

主编 李砚祖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设计艺术学、工艺美术学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并长期从事中国画、陶瓷艺术创作。出版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2003年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主编 张黎

英文版丛书顾问委员会唯一中国学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艺术学理论专业博士。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的教授、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思辨与批判性设计、设计史与设计理论。

著者 安东尼·邓恩 (Anthony Dunne) 和非奥娜·雷比 (Fiona Raby)

现任纽约新学院大学教授和研究员，曾就职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邓恩和雷比以设计为媒，激发关于现有和新兴技术的社会、文化和道德影响的讨论，另著有《思辨一切》和《赫兹故事》。作品曾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巴黎蓬皮杜中心等展出，获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奖。

译者 王晓岚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交互艺术与技术博士，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的讲师。研究主要包括交互设计、社会创新设计、思辨设计，致力于探索设计在社会变革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讨理解设计的新视角。

丛书序

这套丛书专注于日常生活与人造世界以及其他相关的“扩展领域”，然而要实现对于上述领域的深刻理解与本质洞察，关键在于全景式呈现设计与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技术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人类学研究、语言学研究等相关学科之间的互动网络。该丛书的核心立场是将设计阐述为一种跨越并连接不同学科和知识领域的思维方式，因此丛书旨在改变设计以往与思想、理解力、智识等次要的、无关的与弥散的关系或状态。其次，本丛书将为设计理论正名，设计理论能为其他传统的学理式研究提供一种以行动为本、以实践为中心的别样的（alternative）方法论选择。设计学真正的价值蕴含在马克思的智慧当中，即不仅是为了解释这个世界，更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以创建更美好世界为己任的伦理性诉求深植于每一个设计师的脑袋里（暂不论对“更美好世界”的理解可能有偏差），结合其动手实践的行为，设计将为人们理解社会行动与历史发展的发生机制提供新的可能。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设计与其他人类行为几乎无法区分，赫伯特·西蒙曾从改变、行动方案、以未来为导向

等三个方面给出了最广为人知的设计定义，此后设计常与“工具”“制造”“技术”“计算”“算法”“编程/程序”“人工物”“筑造”“建筑”“工艺”“品牌”“项目”“管理”“创新”“创意”等相近概念被混用或叠加使用，再加上各学科之间的深入融合，各种新兴技术如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颠覆性重组，设计问题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呈现出与几乎所有时代议题的相关性。上述语境，一方面虽为人们认识设计及其时代干涉力和影响力提供了正当性和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定位设计的本质属性提出了从未有过的重要挑战。我们既需要以时代之网尽量拓展设计的维度，也需要以学科之锚尽力往深处去扎稳设计的根部。

丛书旨在以较短篇幅、以具有时代意识的问题视角，批判性地探讨当代设计的影响力与行动潜能。既有新作首发，也有旧作新编，作为对多个存在性的新兴危机做出的回应，一方面突出设计与危机的动态关系，一方面尝试提供应对危机的设计思路。这些危机主要包括：社会的伦理与政治危机，经济实践危机，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危机，全球化、去本土化、流散与移民、性别身份等文化危机，以及技术主导的未来危机等。通过探索思想的模式以及行动的路线，将设计立足于行动的智识基础与资源框架，试

图为人们迎接各类挑战提供设计视角的路线图。

时代，可大可小，可远可近，本丛书立意从微择邻，试图以思考的力量回应时代追问，与社会互动，改变人们关于“理论无用”的误解。重估一切价值，是所有时代转向之际面临的首要工作。时代，看似宏大，实则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在这个科技颠覆伴随着轴心叙事缺位、不确定性成为唯一确定性的时代，重估设计的价值，成为设计理论最紧迫的研究命题。

设计理论可以发挥哪些价值？如何建立有趣的设计理论？设计与理论的关系如何嵌入时代性，如何引发与利益相关者的共鸣、对话，甚至辩论，从而以行动导向更善的未来？本丛书旨在对上述问题做出探索与思考。

李砚祖 张 黎

2020年4月

第二版序言

《黑色设计：电子物体的隐秘生活》（*Design Noir: The Secret Life of Electronic Objects*），首次出版于2001年，描绘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流产品可能会畸变成更黑暗、更难对付的另类之物。这一领域充满引发辩论的道具，展示特殊伦理价值观的原型，以及揭示人类行为复杂性和陌生性的虚构场景，后来不断扩张，并被许多人研究，这些人也因市场驱动的设计的局限性和数字技术的确定性叙事而倍感沮丧。在它第一次出版以来的二十年中，随着生活在一个地缘政治动荡、环境危机和数据监测的时代焦虑加剧，“黑色设计”的紧迫性和突出性也随之增强，作为通过设计进行社会政治批判的典范，这些作品不仅经久不衰，而且在事后还获得了新的维度。作为“黑暗时代的设计”（*Designing in Dark Times*）项目的一部分，今年的重新再版很及时，这让我们能够回到这个重要的原始资料中，更好地理解邓恩和雷比工作的理论和概念基础，以及一个全新的类型，这个类型已被普遍称为“批判性思辨设计”（*Critical Speculative Design*），但它更适合被称为“通过设计进行思辨”，或者就黑色设计本身而言，

只作为批判性设计。

处于理解的边缘

20世纪90年代初，安东尼·邓恩和菲奥娜·雷比开始在伦敦一起工作。他们结合了各自在工业设计和建筑方面的专业知识，并受到东京三年生活经验的推动——“一个研究信息技术对物质文化影响的现场实验室”——他们的实践位于建筑、设计和技术的交汇处，并处于学术界和市场之间的边缘空间^[1]。通过跨学科的优势，他们探索了电子产品、消费者的幻想与恐惧，以及围绕它们的无形且不可见的信息和电磁辐射环境之间的三方互动关系产生的可能性。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通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展览中 [尤其是ICA的“盗美” (Stealing Beauty) 和1999年英国文化协会 (British Council) 的“失物招领” (Lost and Found)]，在荷兰的设计学校和像“知觉之门” (Doors of Perception) 这样的会议上他们的演讲，以及作为导师和研究学者在皇家艺术学院 (RCA) 的计算机相关设计 (Computer Related Design) 学系的贡献，邓恩和雷比的作品开始被广泛关注。但直到21世纪20年代后期，特别是

[1] 安东尼·邓恩，“软件决定形式”，蓝图 (Blueprint)，1992年1月，第44页。

当邓恩在2005年接替吉莉恩·克兰普顿·史密斯（Gillian Crampton Smith）和艾琳·麦卡拉麦克威廉（Irene McAra-McWilliam）担任RCA的设计交互（Design Interactions）教授时，就像他们如此专注的电磁场一样，他们的想法开始从这个前卫的圈子扩散到更广泛的设计讨论中。2019年，他们以开创性项目而闻名，如“一号：机器人”（No. 1: Robots, 2007）、“为人口过剩的星球设计：觅食者”（Designs for an Over population Planet: Foragers, 2010）以及在全球双年展上展出的“联合微型王国”（The United Micro Kingdoms, 2013），这些项目被著名博物馆收藏，获得了首届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奖，并且他们的作品，以及相关学派设计师的作品发表在专著《思辨一切》（*Speculative Everything*）上，邓恩和雷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受推崇的设计研究教育伙伴之一。

但早在2001年，当《黑色设计》以4000本不太大的发行量出版时，它就受到了好评，据其出版商尼克·巴利（Nick Barley）说，从轻微的幽默到彻底的困惑，什么评论都有。巴利回忆说，最初的销售“稳定，但并不出色”。主流设计媒体“记者更感兴趣的是‘生活方式’和‘看上去如何’（get the look）而不是想法”，他们不知道用它来

做什么^[2]。首先，这是一本看起来不像设计书的设计书；它是由亚历克斯·里奇（Alex Rich）以一种克制的、似乎故意的反设计美学的方式，使用默认的计算机打印排版，并以简单的ASCII插图、线条画和黑白图像点缀的布局设计。就连贾森·埃文斯（Jason Evans）对使用安慰剂物体的人们拍摄的风格化肖像中的色板使用也很奇怪，因为它们勾勒了在家中被日常生活的杂物所包围的人，因此，似乎更多地来自参与者观察人类学的世界，而不是设计，在那个千禧年时刻，设计更多的是被描绘成理想化的非使用状态的白色立方体。里奇回忆起他对“处于理解的边缘”的新思想和事物的“这种宽阔景象”的兴奋感，这让他有责任与编辑亚历克斯·斯泰特（Alex Stetter）合作，带着一种使命感，将它们转化成一份印刷品^[3]。

印刷的特洛伊通道

最终出版的书并不适合当时存在的任何类型。它既不是一个调查，也不是一本专著，也不是一本工具书；相反，它是一个为陌生三合物而印刷的特洛伊通道，这个三合物是一个挑衅性宣言，是方兴未艾的批判性设计师群体

[2] 尼克·巴利，作者邮件采访，2019年3月1日。

[3] 亚历克斯·里奇，作者邮件采访，2019年3月3日。

的坐标，最重要，也是最独特的，是一个对新设计诗学的方法论原型的记录和案例研究。

这本书的宣言元素批判了电子产品设计的现状，并主张一种更有想象力的、社会心理的参与模式，该元素以邓恩和雷比所创造的关键概念的定义和解释的形式呈现，以便提供能够表达他们工作内容的语言——例如“非物质性感官”“非流行设计”和“复杂的愉悦”等概念。这些个人陈述与报纸上关于黑客、发明家、电敏感者——“beta测试人员反复改装和调整现实”——以及消费者对他们的电视、手机和电脑的强迫行为的虚构逸事和报道交织在一起。邓恩和雷比还列举了他们认为已经在黑色设计领域开展的工作案例，包括建筑师、电影制作人、艺术家和设计师，如纳塔莉·杰里米詹科（Natalie Jeremijenko）、利亚姆·吉利克（Liam Gillick）和梅瓦·登基（Maywa Denki），以及他们在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例如詹姆斯·奥格（James Auger）、吉米·洛伊佐（Jimmy Loizeau）和诺姆·托兰（Noam Toran）。

心理（不）舒适感以及自愿暂时相信

这本书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对邓恩和雷比他们自己的一个项目的详细介绍。为完成2000年V&A的委托，他们制作

了8件家具电器混合体系列——这些物品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熟悉的设计类目，如桌子、椅子和箱子，但经过巧妙的重新配置，使它们变得奇怪和虚构，并且似乎并不完全来自未来，但可能来自和当代稍有出入的时间范围。为了有意地将谈话从它们是如何制作的——转向它们作为个人想象消费行为的道具是如何被使用的，并从参与者用户那里引出不可预测的问题和复杂的情绪——它们是用带有尽可能小的斜接接头的MDF制成的。正如邓恩所说，它们是“有目的的概略”。

对于家中电磁场围绕的不安情绪的一个方面，每一件家具赋予了其物质形态。它们是工具，可以用来大致地测量电动势的存在（或不存在），或者给用户一种“保护”的感觉。“指南针桌”（Compass Table）上镶嵌着25个磁罗盘，当手机或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放在它上面时，磁罗盘会抖动或旋转。“奶头椅”（Nipple Chair）结合了一个传感器，在电磁场存在的情况下，该传感器会引发椅子背部的两个奶头状突起振动，使坐着的人感觉无线电波好像正在进入他或她的躯干。“阁楼”（Loft）由一个梯子组成，梯子顶部有一个铅衬里的箱子，用来存放敏感的磁性唱片。“避电器”（Electro-Draught Excluder）是一个有泡沫衬里的护罩，用户可以将它放在自己和电视或电脑

之间，以创造一种“庇护——一个你只是感觉更好的舒适区”^[4]。这些物体实际上都没有消除或抵消电磁辐射，但作为安慰剂装置，设计师假设，它们能够“提供心理舒适”^[5]。

邓恩和雷比没有把它们直接放在V&A展出，而是先把它们交付用户“认领”，这样他们就可以了解人们在家庭环境中与它们生活和互动一个月会发生什么。2001年春天，利用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Selfridges）在陈列着这批藏品的橱窗里的告示、伦敦一家上市杂志上的广告，以及在V&A举行的一次特别认领活动，邓恩和雷比征集在2001年夏天的几个星期里认领其中一件物体的申请。一旦他们与物体相处的时间到了，雷比和摄影师贾森·埃文斯就会去他们家里进行采访，询问他们与物体相处的经历，并拍摄他们与物体互动的照片。

安慰剂就像小说一样，需要用户信念的跳跃，愿意暂时去相信。从书中发布的问答集来看，大多数认领者似乎已经准备好在这个计划进程当中与设计师进行会谈。他们分享了他们与其中一个家具型电器一起生活的经历细节，

[4] 安东尼·邓恩和菲奥娜·雷比，《黑色设计》（伦敦：奥古斯特·伯克豪斯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5] 同上，第75页。

它如何缓解、恶化或不影响他们对电磁场的焦虑，并在这样做的同时透露了他们世界观、关系和价值观的隐私细节。劳伦·帕克（Lauren Parker）和她的男朋友简（Jan）收到了避电器，劳伦躺在地板上蜷缩在它的后面的画面已经成为整个项目的标志性图像（她仍然使用该图像作为她推荐的个人资料图片，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社交媒体的锐利目光）。劳伦在认领时是策展人，简是音乐家。他们两个在回答问题时的对话读起来就像舞台剧的剧本或者揭示了二人紧张伴侣关系的治疗期记录：

简：你把这个物体给别人看了吗？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劳伦：人们认为它看起来很棒，人们说“哇”。我认为粉红色吸引了人们。

简：我不得不说，每个人都自然地对它的能力持怀疑态度。

劳伦：什么？你的朋友吗？

简：是的，我的朋友们。

劳伦：我的朋友没有，但我的朋友都是博物

馆策展人……^[6]

简是坚定的愤世嫉俗者，而劳伦非常坦白地反思这个物体如何让她对环境更加敏感，对家中电子产品带来的健康风险更加焦虑。她诉说道，认领经历对她来说“在情感上和脑子上都很疲惫”。尽管这个物体表面上是为了给她一种庇护感，她确实也是这样使用的，来保护自己免受简的音乐设备的影响，并在卧室里为自己创造一个单独的空间，最终，也许是因为她策展人的工作，她觉得有责任保护它，她变得越来越担心，甚至梦见它被损坏。事实上，在他们公寓的这一个月里，它确实开始脱落粉色泡沫碎片了^[7]。

在这个项目之后，安慰剂物体有了手指印、凹陷和脱落的泡沫，虽然它们没有被V&A收藏，但即使它们作为物体的光环褪去了，它们作为关键问题的载体角色今天继续

[6] 安东尼·邓恩和菲奥娜·雷比，《黑色设计》（伦敦：奥古斯特·伯克豪斯出版社，2001年），第90页。

[7] 劳伦·帕克，作者电话采访，2019年3月1日。劳伦·帕克现在是伦敦博物馆的高级委托策展人，她认为自己参与安慰剂项目激发了她当时对设计及其思辨性的兴趣，并从那时起影响了她的几个策展项目，这些项目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甚至是对物体的认领），并且延伸到了博物馆之外。她和简结婚了，但现在离婚了。

仍以和世纪之交时同样中肯的方式引起着共鸣。

根茎式批判

随着它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接受和重释，甚至成为实践中的陈词滥调，邓恩和雷比从此放弃了“批判性设计”（critical design）的说法 [1999年，邓恩在《赫兹故事》（*Hertzian Tales*, 1999）中首次创造了这一名称]，但在2001年，他们仍然在探索设计的物体容纳和体现批评的潜力。安慰剂项目以及黑色设计更普遍地表明，即使人们可能很难从一个模糊的物体中觉察出尖锐和细微的批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一个生活很亲密的情况下，与它面对面很可能会很好地引发有关设计和技术在社会、政治、心理和身体等方面的影响的重要问题。只不过引发过程可能会有时间延迟。安慰剂中包含的批判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明显的分布。稍微换个说法，邓恩和雷比模棱两可的家具电器是故意以一种不完整的形式进入这个世界的。他们需要认领者去使用它们，去思考它们，去想象它们，以便把它们的整个形态当作一种挑衅。之后需要向认领者询问，以便从中提取引发的经验、见解和问题。这项工作需要——它引发、迫使、要求——一次反思性的对话。因此，批判性设计，绝不是浓缩在一个物体中，实际上是通

过无数节点以根茎的形式展开的。这些节点包括：委员会及其资金；最初的草图；家具部件的材料形式；它们看不见的电子功能；认领过程；与物体一起生活的实际体验；认领者和他们的物体的舞台化和风格化的照片；问答记录；2002年年初在V&A展出的装置作品以及此后的许多其他展览；《黑色设计》中项目的叙述和图形设计，和后来在讲座、网站、教学中，和此后的文章、书籍和博士论文中对它的各种各样的回应和解释。当然，随着这次再版，另一个自带一系列新问题的节点也即将出现。

异常冲动、焦虑和矛盾情绪

“不完整物体”和“跨时间批判”（根茎状分布的批判事件），这些概念有助于解释安慰剂项目的奇特力量。在21世纪初，设计仍然（大体上）区别于艺术，因为它“解决问题”，具有可感知的效用，可以大规模生产制造并可在市场上购买。安慰剂项目中的物体或作品比起寻求解决方案，它们更具问题性；似乎没有实现任何可识别的功能；并且是作为一次性产品，只能在画廊和博物馆而不是零售商店处获得。然而，“但这难道不是艺术吗？”尽管这个问题在采访中反复出现，邓恩和雷比一直都坚定地认为，即使他们的作品通常只在白色空间环境中被观众

看到，但它是参考了日常的家庭环境为公众的使用而制作的，因此，它是设计而不是艺术，有可能更会“令人不安”。然而，如果你接受了这些物体是设计的事实，正如作者所坚持的那样，那么你就需要面对安慰剂项目在设计领域之间转变的方式，尤其是以往非常独立的家具和电器领域。

在设计当中百舸争流之时，作者感兴趣的是设计谱系的高低两端。一方面，他们热衷于接受技术发明、间谍软件和DIY黑客，从而减少专业和业余设计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在他们的整体作品中显而易见的，也在《黑色设计》中开始萌发的，是他们渴望设计能够达到像前卫电影或文学这样的高级艺术产品的文化和知识地位。他们想看看设计能否更像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而不那么像一个产品，在这个意义上，为观看的用户提供顿悟、超越或至少新想法的可能性，并引发威胁或不祥预感的气氛，使现状变得不稳定甚至被颠覆。

邓恩在1999年发表的项目型研究哲学博士论文《赫兹故事》已经为这种方法奠定了一些基础。在博士论文里，他讨论了历史中的先例〔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安德烈亚·布兰奇（Andrea Branzi）、80年代丹尼尔·韦尔（Daniel Weil）和90年代初埃佐·曼奇尼（Ezio

Manzini) 的作品和思想], 艺术、设计、建筑和文学方面的同行作品 [尤其是波兰出生的工业设计师和麻省理工学院质询性设计组 (Interrogative Design Group) 的主任克日什托夫·沃迪茨科 (Krzysztof Wodiczko) 的仪器、设想和工具], 以及哲学家的思想 [尤其是让·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邓恩认为, 就技术性能而言, 大多数产品类别都达到了一个分水岭。相反, 他关注一种能激发他所谓的“社会心理叙事”的产品潜力, 并探索了“后优化的” (post-optimal) 产品的 (有时是违反常理的) 作用, 如“情感窃贼” (Thief Affections), 这种产品可以用来偷偷“抚摸” (grope) 受害者的心脏——通过他们的心脏起搏器。当启动时, 隐藏在一个类似马鞭或警棍的肉色假体中的无线电扫描仪会搜索附近的起搏器频率, 锁定一个接近的信号, 并将频率转换成隐约的色情声音。奇怪的物体被认为是一种道具, 通过这些道具, 负面价值观 (例如间谍、偷窃、藏匿) 可以被引导为在电磁辐射越来越多的环境当中的生存手段。

《黑色设计》延续了这种气质, 但处于一个新的探索层面。这本书的标题让人联想到一种电影类型,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 它那被雨水冲刷的夜间城市景观和夹杂着香烟烟雾、暗讽和亦正亦邪的室内环境, 体现了它对传统好

莱坞大片的那些令人安心的故事类型的反击。同样，本书中提出的新的设计方法为设计勾勒出了另一种叙事方式，为异常冲动、焦虑和矛盾情绪创造空间，这些情绪被认为是潜伏在主流消费主义文化的花里胡哨、闪亮表面和欢快的“浪漫喜剧”套路之下。正如邓恩和雷比所指出的，“几乎所有其他文化领域都接受人是复杂的、矛盾的，甚至是神经质的，但设计却不这样认为；在设计领域，我们将人们视为顺从且可预测的用户和消费者”^[8]。相反，他们希望设计能够去超越通常由消费者需求和市场定价为设计划定的界限，并进入一个心理维度，在那里，被消费文化所规避的情绪和行为，如恐惧、孤独、变态和迷恋等，都可以得到自由展现。

文学魔法

在《赫兹故事》和《黑色设计》中，实现这一目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讲故事。事实上，语言在这两次尝试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两本书中所探讨的“设计师即作者”（designer as author）的概念很快被其他地方的创业型设计实践的企业家变体所取代，但在这里邓恩

[8] 批判性设计问与答，<http://dunneandraby.co.uk/content/bydandr/13/0>。

和雷比的意思是字面上的。他们把自己虚构的产品写成了现实存在，充满了“隐秘生活”和意想不到的能力，比如想象的能力或非理性的能力。这种魔法在文学作品中并不罕见，在文学作品中，物体通常具有感知能力，并对指派给它们的用途进行反击，但在设计中，它们是——或者曾经是——罕见的。邓恩和雷比将创造出他们的物体可能存在的场景（背景、布景和情境）的工作称为“价值虚构”（value fictions），他们认为，“如果在科幻虚构中，技术是未来主义的，而社会价值是保守的……在价值虚构中，技术是现实的，但社会和文化价值往往是虚构的，或者至少是高度不确定的”^[9]。通过识别和开创出一种可以探索这些价值的新的黑色物体类别——通常在视觉上可以被识别出是家用产品，但以精确的方式重新进行了调整，以允许发出令人不安的信息以及复杂和不可预测的反应——黑色设计将设计带入了想象的领域，这通常是文学作品的专有领域，正如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说，“这一领域是对至今未知的存在部分的发现”^[10]。

[9] 邓恩和雷比，《黑色设计》，第63页。

[10]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the Novel*）（纽约：哈珀和罗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批判性和想象力的高度参与

如果说这本书在新千年到来之际没有立即引起轰动，那么它的论述——以及邓恩和雷比在接下来十八年中的后续项目——对设计教育、实践、理论和研究的影响则是缓慢而深刻的。虽然最初对赫兹空间的关注——电子产品发出的不可见电磁频谱——并没有持续下去，但自第一次出版以来的这些年里，这本书无疑预见到了我们与机器的紧张关系会以何种方式发展。它所指向的新的设计思考方式使我们能够对自那以后出现的问题进行高度的批判性参与，例如数据监控和反监控、加密货币、合成生物学、区块链、无人机、智能和互联技术、数字污染和人工智能。这本书对设计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所列举和尝试的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现在被广泛使用——例如共创、黑客行为以及对探针和原型的使用。最显著的，也许是这本书预示了一系列新的、相互关联的、反确定的设计类别的出现——批判性设计、思辨设计、话语性设计、设计未来、设计虚构等等。但如今我们或许仍可以体会到《黑色设计》作为一种文本和设计写作的实例本身的独特和力量。正如“设计中的激进思想家”（Radical Thinkers in Design）系列中的另一部作品——约翰·克里斯·琼斯

(John Chris Jones) 的《设计设计》(*designing designing*) 所言,《黑色设计》这本书“不仅是关于设计,而且是设计本身”。激进的著作需要激进呈现——声明和文件的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开始把握所提出的项目的“范畴和创意”。反过来,这些呈现和记录的模式提供了“新”的体验,这种体验改变人们的看法,包括对新事物的看法,并回顾了新事物产生的传统和规范以及过去。

在《黑色设计》中,这种情况以两种方式发生——菲奥娜·雷比进行的长时间采访和贾森·埃文斯拍摄的照片——这些也远不止是作品的简单记录。雷比坚持认为书中的照片自身就很重要;作为展示和延伸项目的图片,它们通过将他们创造的物品和与它们一起生活的人的外部 and 内部生活联系起来。正如她所说,埃文斯

设法从我们的每一个认领者那里捕捉并呈现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维度。他是这样做的:在他们的家里,他们自己的表达方式,通过实现他们的愿望和想法,使其物质化。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如何坐下或摆姿势;他让他们足够舒适地向他展示

他们自己想象中的构想和场景。^[11]

雷比继续说，埃文斯通过他的照片揭示的人类品质——“他意识到人是脆弱的、各异的、有内在缺陷的，但又是温柔的，我们是人，而不是我们应是什么样的”——与创造物体作为进一步想象的起点或触发因素的概念一样，这都是安慰剂项目的一部分。这些照片是这两个志向的结合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实。因此，这个项目不能脱离照片，也不能脱离框住它们和将项目复杂的基本精神转化为印刷和视觉形式的书籍设计。再有，正如雷比所描述的，“我们让亚历克斯带我们去一个我们自己通常去不了的地方。他消化了这个项目，带着一种态度和冒险精神回来了。我们有一些无法说明的研究或没有很好的图像来说明，所以他要求他的创意团体以他们想象的方式来描绘出它们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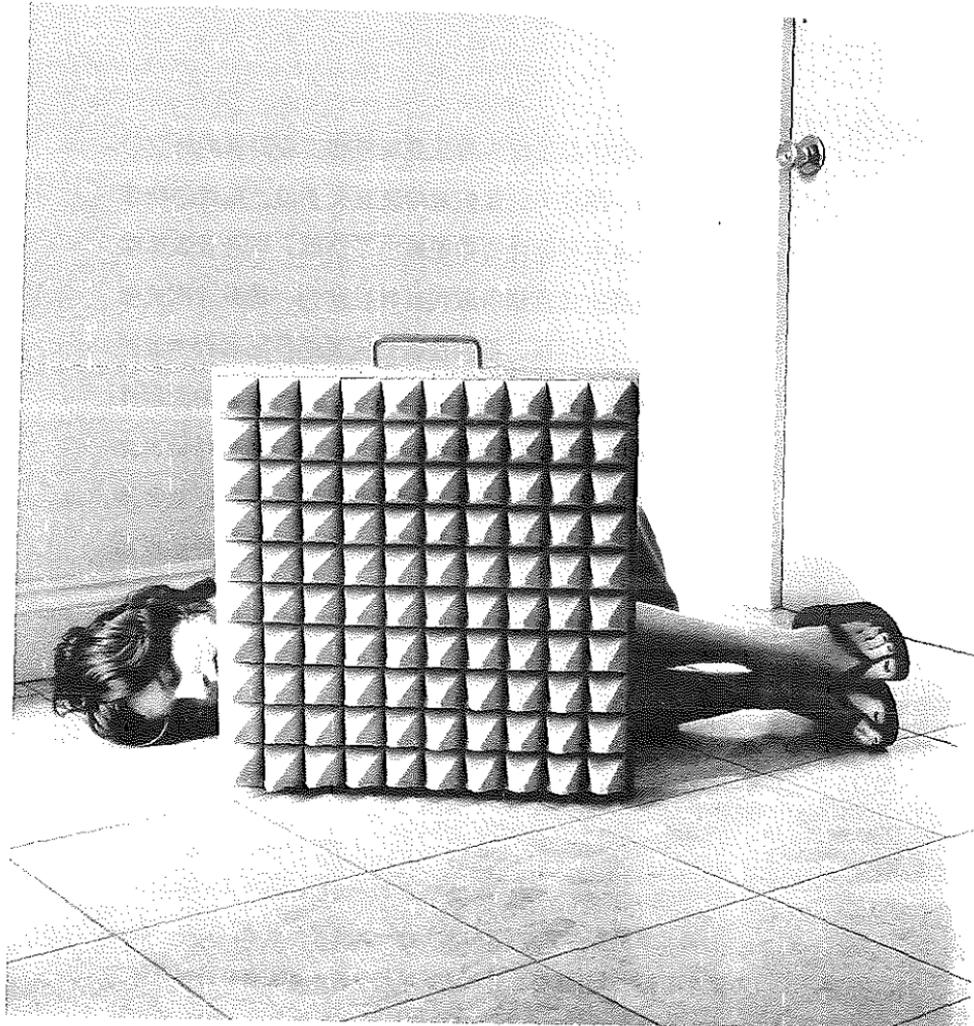
邓恩和雷比通过设计一个开放式的框架（在这个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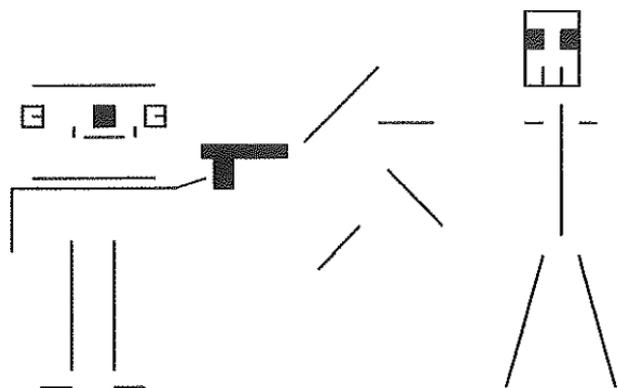
[11] 菲奥娜·雷比，与作者的交流。邓恩和雷比已经和贾森·埃文斯合作过五个项目。除了“安慰剂”（2001），还包括“这是你的未来吗？”（2004）、“为焦虑时代的脆弱人格设计”（2004/5）、“为人口过剩的星球设计：觅食者”（2010）和“UmK”（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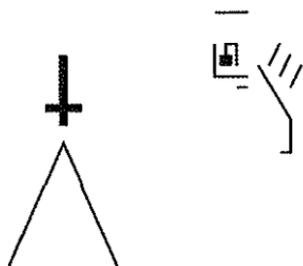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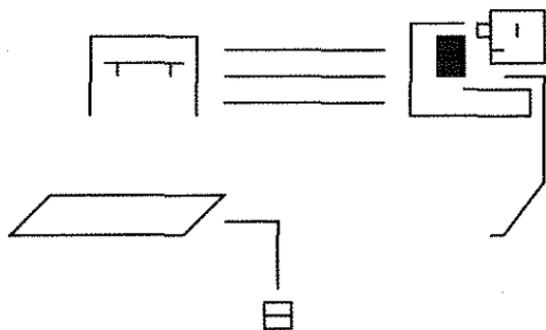
中，被设计的产品是作为对社会规范和工业需求的时空分布的质疑的一部分），他们对传统意义上设计批评的持续颠覆和对其未来可能性的重塑做出了贡献。当设计媒体似乎已经被生活方式营销所取代，并且作为一种批评模式变得越来越沉默的时候，批判性设计流派的产品混合体变得更加有声有色、有文学性并充满诗意。黑色设计的原创性和持续影响之一是它敢于探索沉默与发声、物体与语言之间的每一个极端，并创新了一种在两者之间振荡的复合形式。黑色设计的未来影响可能就在这里：给设计评论以新型多模式和变化的结构，在意图、制作、放置、使用、呈现和解释之间来回延伸；存在于物体、文字和图像中；并拥抱问题、欲望、恐惧和梦想的复杂性。

爱丽丝·特姆洛（Alice Twemlow）

海牙皇家艺术学院（KABK）的一名研究型教授，主持“设计与深度未来”设计课程，她也是莱顿大学艺术博士项目的副教授。她曾是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设计研究、写作和评论硕士项目的创始人，也是埃因霍温设计学院的设计策划和写作艺术硕士的负责人。她也是《筛选垃圾：设计批评史》（*Sifting the Trash: A History of Design Criticism*）（2017）的作者。







目 录

丛书序

第二版序言

001 1. DIY现实

001 “无托邦”（Notopia）

003 业余者颠覆和beta测试者

004 消费者即反英雄：一些警示故事

007 当物体做梦的时候……

013 2. 赫兹空间

013 无处可藏

019 频谱地理

022 电子烟雾

025 辐射物体

032 非物质性的感官

046 鉴赏家

049 电过敏

056 3. 黑色设计

056 电子产品作为被忽视的媒介

057 产品类型

058 黑色设计

075 4. 设计师即作者

075 设计是意识形态

076 批判性设计

077 (非)流行设计

086 复杂的愉悦

102 5. 电子物体的隐秘生活

102 安慰剂项目

107 物体

118 访谈

1. DIY现实

“无托邦” (Notopia)

在官方设计的光鲜外表下，隐藏着一个由真实人类需求驱动的黑暗又陌生的世界。在这个地方，电子物体联合主演了一部黑色惊悚片，与志趣相投的人一起逃离常态，并确定即使是一个完全人造的环境也有危险、冒险和犯罪的空间。我们认为设计不能完全预料到这个非官方世界的丰富多彩，它也不应如此。但它可以从中汲取灵感并发展新的设计方法和角色，以便随着我们新环境的演变，为人类丰富又复杂的愉悦仍留有空间。

企业未来学家强迫我们接受一种“从此永远幸福”的生活写照，在这种生活中，技术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他们的技术乌托邦愿景中，不允许有怀疑或复杂性。每个人都是刻板印象，并且社会和文化角色保持不变。尽管技术在不断发展，但出现在他们的幻想中的那些想象的产品让我们放心，那就是重要的东西不会改变，一切都将保持不变。这些未来预测者扮演着保守的角色，预测与技术发展相关的行为模式。他们从我们已经知道的关于人的情

况当中汲取营养，并将新的想法编织到存在的现实中。由此产生的方案将预先存在的现实延伸到未来，从而巩固了现状，而不是去挑战现状。他们油滑的表面让我们从他们希望的反乌托邦式的生活愿景中分心。通过设计道具并制作视频，向我们展示未来可能的样子，设计的作用是巩固官方的价值观。

偶尔浏览一下几乎所有的报纸，就会发现对日常生活的不同观点，通过对电子产品和系统的误用与滥用，在日常生活中，上演着复杂的情感、欲望和需求。一位母亲在与儿子为看哪个电视频道而争吵后射杀了她的儿子；一位家长被中国制造的会说话的娃娃激怒了，因为它听起来像在说脏话；警方为用信号扫描器非法收听紧急无线电频率的窃听者设下了陷阱，通过广播一则说有不明飞行物降落在当地的森林里的信息，几分钟后几辆车就到了，他们的扫描仪就被没收了。这些故事中显示了通过使用和滥用简单电子产品所进入的叙事空间，以及与日常电子技术的互动如何能够产生丰富的叙事，通过短路我们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来挑战日常生活的循规蹈矩。这些故事将场所的物理现实与电子媒介体验和心理效应相融合。它们是物质文化病态的一部分，包括畸形、犯罪和妄想，这些都是滥用物品及其故障的后果和动机。它们让我们看见了隐藏在电子

消费主义光鲜外表下的另一个更为复杂的现实。

业余者颠覆和 beta 测试者

当一件物品的使用被颠覆时，就好像主角在欺骗系统并获得超出他或她应得的乐趣。功能的颠覆涉及秩序的崩溃；其他的一些东西变得可见，难以名状，无法在物质世界中找到一个相似对应。这种功能的颠覆与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有关，这导致了新词的创造，这些新词扭曲了语言以适应新的事物。欲望导致了对环境的颠覆，创造了一个重新配置它的机会，以适应我们的“非法”需求，建立新的和非官方的叙事。

有些人已经利用了这个平行世界潜在的颠覆可能性，即从商品化体验中窃取的非非法乐趣。他们寻找对滥用者友好的产品，为突破电子产品所显示的组合限制提供富有想象力的可能性。这从恐怖分子用日常物品制造炸弹和武器 [其中许多都从无政府主义者的配方 (Anarchist Cookbook) 中列出]，到御宅族 (Otaku) 杂志向日本小工具爱好者展示如何改装标准电子产品，使其具备额外的功能。这里没有未来学家。这个世界的主要玩家是 beta 测试者，他们每天都在对现实做出适当的调整。他们对现有的现实不太满意，但他们并未逃避或脱离，而是调整这个世

界以迎合自己。他们关注的是软件而不是硬件，他们为现有技术发明新用途，并促使与颠覆其预期用途的“设计”物体的互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挑战那些使产品或系统的设计中所体现的概念模型正规化的机制，并展示对技术的行为，邀请他人效仿。

Beta测试者已经学会了如何从电子物质性，从拒绝现有的物质现实和构建自己的物质现实当中获得乐趣。他们在定制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乐趣，目前仅限于家庭DIY和汽车定制爱好者。现在已经有很多专业杂志和书籍向读者展示如何改造或调整日常电子产品。它们中的大多数都略带技术性，但这只是因为电子知识仍然不像其他形式的实用知识那样普遍。毕竟，越来越多的家居装修杂志和电视节目都是基于人们从自己改变环境中获得乐趣——定制现实。可能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流行的电子杂志，向我们展示如何用三个简单的步骤将我们的移动电话变成窃听设备。

消费者即反英雄：一些警示故事

报纸上报道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证明，尽管电子物品对日常生活施加了限制，但人类建立新环境的潜力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对这些人感兴趣，他们已经把电子技

术完全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以至于愿意做一些别人认为几乎过于神圣或对技术要求过高的事情。这些人可被认为是可悲的，基于这样的观点：比起更为传统的媒体，通过技术物体来演绎深刻的人类叙事是有失体面和低劣的。或许他们可被视为尝鲜者，能够发现并认识到新技术的意义和潜力，以支持复杂的人类情感和欲望。

青少年现在用手机互相恐吓。自1999年圣诞节，当英国大量的青少年收到了预付费手机作为礼物以来，一种新的霸凌形式出现了。年初时候，一名15岁的女孩在半小时内接到多达20个无声电话后被迫自杀。去世前一晚，女孩在她的手机上留下一条自杀短信。她的遗书以短信而不是手写信件呈现的这一事实，对一些人来说会显得更悲惨一些，但对于这个女孩，短信比信件在她生命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我们正在努力向青少年界定和传播新媒体的安全使用。就像我们已经为街道和汽车上应对陌生人所建立的安全行为规范一样，我们也必须为手机和电脑建立安全行为规范。并非这些技术自身有害，而是对它们的使用和滥用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另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是，一名16岁的女学生被和她通过手机短信聊天的男子强奸。在她同意在停车场与这个陌生人见面之前，他

们已经用手机短信交流了几周。对许多青少年来说，手机是通往浪漫的大门，新式混合型服务将征友专栏和短信结合在一起。纯粹基于文本的浪漫主义变成一种流派，只是时间问题。

一个更滑稽的例子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男人娶了他的电视。在婚礼上，他把一枚金婚戒放在电视机上，另一枚戴在他的手指上。他甚至承诺“爱、尊重、顺从”（love, honour and obey）这个产品。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他的电视是他有过的最好的伴侣——他一天看电视长达10个小时。批评看太多电视的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在很多方面，这种形式的快乐表明，随着社会变得更加电子化，我们其他人可能会面临什么。虽然这未必是一件好事，但有些人显然觉得电子产品的陪伴比人的陪伴更令人满意。这些人并不是因为科技而排斥他人；相反，他们只是在科技中找到了快乐。在电视和网络出现之前，他们可能是孤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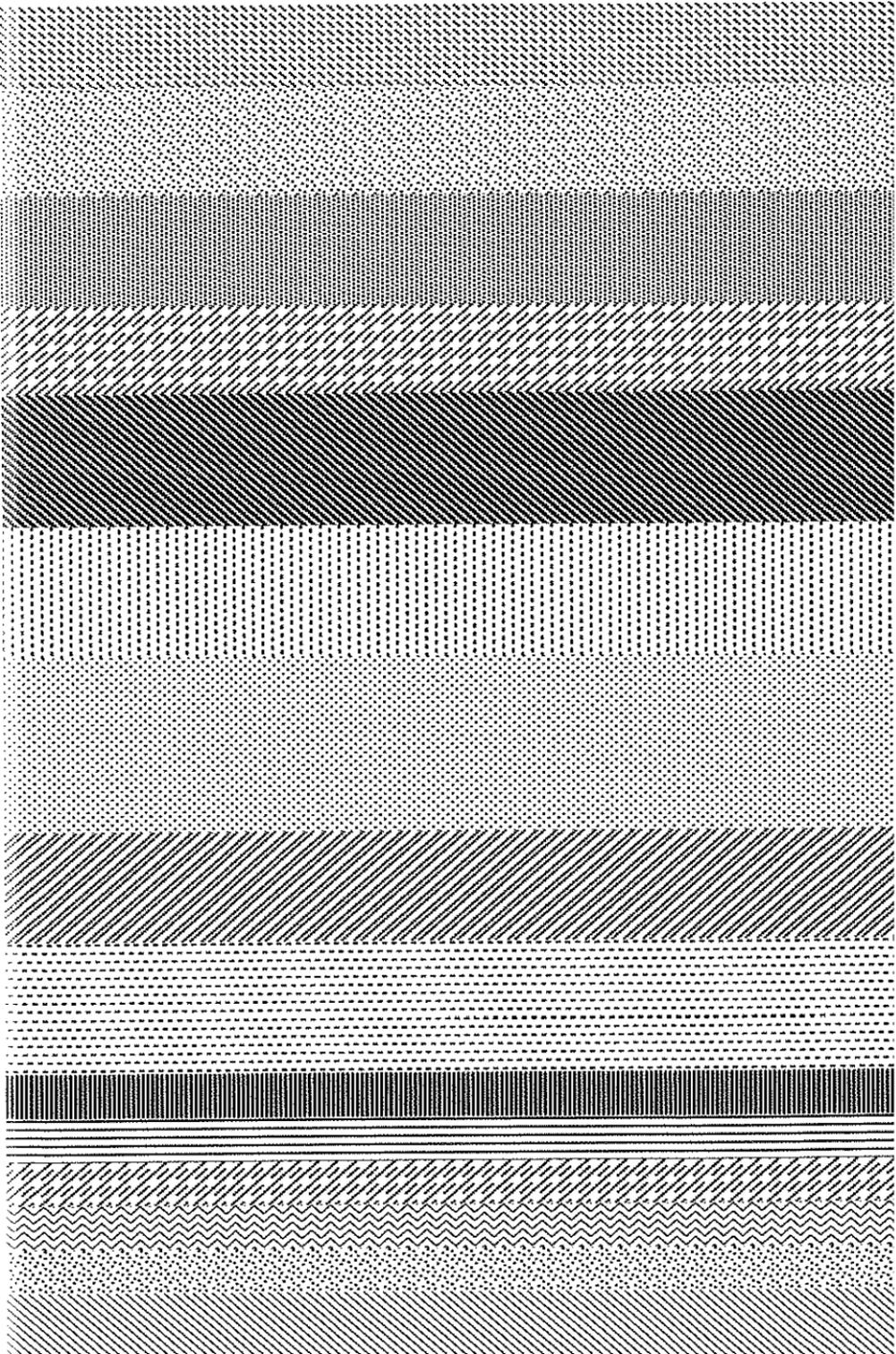
也许这些过分的行为可以让我们窥见一种未来，在那里电子产品完全融入了日常文化和我们的精神。它们是警世故事；它们将我们与电子技术媒介的关系推向了极端。尽管产品的设计如此：事实上，许多电子产品的平庸设计和它们所遭受的极端滥用之间存在着反差。产品可以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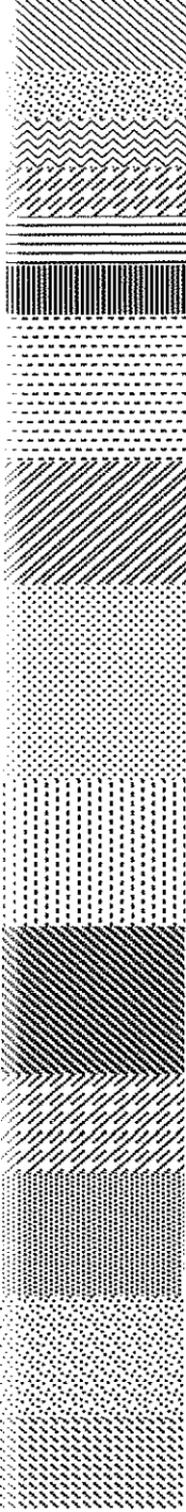
更复杂更苛刻的审美体验，如果设计师参考这个“非同寻常”的奇异世界，在其中，故事表明的真相确实比虚构的更加奇怪，证明了我们通过传统电子产品而得来的日常生活体验在审美上的匮乏。

当物体做梦的时候……

从手机到洗衣机，电子物体经常被描述为“智能”。但是用这个词来描述具有增强电子功能的物体，会让人们对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产生一种乏味的理解。电子物体不仅是“智能”的，它们会“做梦”——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向空间和周围的物体释放辐射，包括向我们的身体。尽管通过智能和聪明的米色视觉语言传递出一种控制和效率的形象，但可以想象，电子物体是非理性的——或者至少它们允许自己的思绪四处游荡。从梦想而不是智能的角度来思考它们，可以为它们提供更有趣的解释。

电子物体的梦想是由电磁辐射构成的。这些梦想从物体向外辐射，创造了一个新的，不可见的，但又是有形的环境，我们称之为赫兹空间。在这里，电子物体的隐秘生活被演绎出来，隐秘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很少瞥见它，而且还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去了解它。电磁频谱覆盖了巨大的频率范围，从电线发出的磁场（50赫兹），通过不同的无





宇宙射线

伽马射线

X射线

紫外线

可见光红外线

无线电波

300 GHz极高频率

地球与空间探索

30 GHz超高频

交通雷达

无线电导航

3000 MHz 超高频

蓝牙

民用全球定位卫星

微波炉

移动电话

英国电视

300 MHz甚高频

无线电控制飞机模型

非法窃听设备

婴儿对讲机

30 MHz 高频率

短波广播

CB无线电

车辆警报 (无线电钥匙)

3000 KHz中频

中波收音机

300 KHz低频

长波电台

射电天文学

30 KHz甚低频

自然无线电 (哨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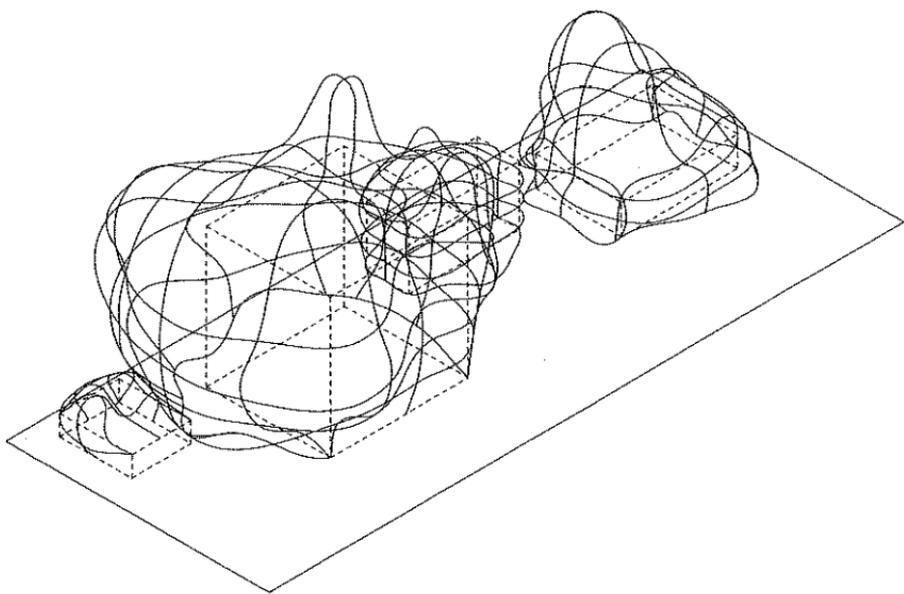
线电频率（长波、中波、短波），进入电视（超高频、甚高频）、雷达、移动电话、微波炉和卫星使用的区域，到达红外线（电视遥控器），接着进入可见光，最后是X射线和以上的区域。我们的感觉器官就像转换器，将环境能量转换成神经信号，但它们不能转换无线电波或可见光和红外线能量的狭窄带宽之外的其他波长，这些能量通过皮肤被感知为热量。

当我们看电视或电脑时，我们只感知以可见光频率辐射的东西，即我们能看见东西。事实上，每个电子物体都分布在电磁波谱的许多频率上，有些是可见的，有些是不可见的。如果我们的眼睛能看到（或调谐到）较低频率的能量，这些物体不仅会看起来不同，而且它们的边界会延伸到更远的空间，与其他在光的频率下被认为是分离的物体相互穿透。所有电子物体都是无线电的一种形式，是辐射与物质的混合物。为应对微型化和被服务的取代，物体不仅在比喻性的“去物质化”（dematerialise），而且在字面上去物质化为辐射。

电磁场的超感官特性常常导致电磁波谱被当作是抽象的东西。但是，虽然网络空间是将世界各地的计算机中发生的事情进行空间化的一个隐喻，但赫兹空间是真实存在的。网络空间指的是超越屏幕（或电子物体）以外的东

西，是通过电子设备访问的一个虚拟世界，在那里人们玩电脑游戏以及上网冲浪。赫兹空间描述的是在屏幕前发生的事情，在物体的外部，它是我们身体所栖居的空间之中的一部分，尽管我们的感官只能感知到它的微小部分。

赫兹空间被认为是一种传播信息的媒介，是电线和电缆的隐形替代品。人们通常只有在使用手机、听收音机或看电视时才会注意到这一点。但事实上，它就在我们身边：像光一样，电磁辐射被一些物体发射，被另一些反射，又再被另一些吸收。赫兹空间是三维的、空间的。如果要使它适合居住，就需要充分去了解它的环境。随着对频谱的更好的理解，它将开始塑造建筑和其他物体。建筑将不断演变，以提供庇护、过滤、提供视野并允许隐私。正如不同的建筑类型会随着特定的气候条件而变化，新的建筑类型也会随着不同的电气气候（electro-climatic）条件而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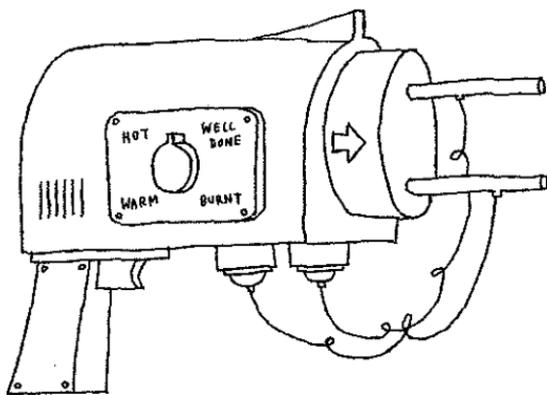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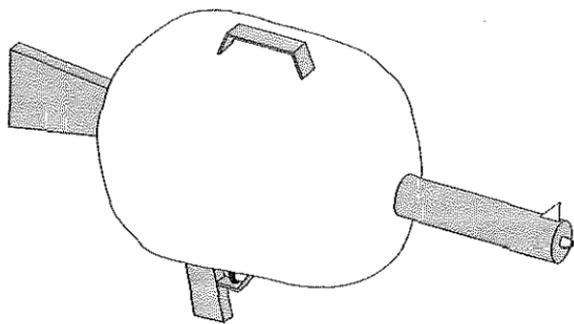
从电话、电脑、打印机和传真机发出的电磁波，第10页

2. 赫兹空间

无处可藏

作为设计师，我们对设备、赫兹空间和想象力之间的互动感兴趣。我们更愿意把电磁波谱视为一种可栖居的景观，有着它自己的电气候和电地理（electrogeography）。但就像其他“自然”环境一样，电磁波谱不断受到商业过度开发的威胁。不出所料，产业界只是把赫兹空间视为用于广播和远程通信的可买卖和商业开发的东西。频谱受到国家的严格监管，几乎所有对它的使用都需要许可证——未经许可的使用被视为非法入侵。电磁不动产的高价值促进了政府去探索激进的计划，从频谱的部分私有化中就筹集了数十亿美元。如果这些计划得以通过，它将彻底改变媒体、电信和公共部门的频谱分配。非营利组织和社区组织将发现越来越难以和气势汹汹的商业公司争夺使用权。

电磁频谱在20世纪经历了极度的军事化。它的很大一部分被保留用于军事通信，大规模的研究导致了电磁武器的出现，比如备受争议的非致命“镭射枪”，它让受害者感觉皮肤在燃烧，尽管实际上并没有。然而，最令



泡沫枪（上），乔恩·黑尔斯（Jon Hares）绘制，
镕射枪（下），汤姆·高尔德（Tom Gauld）绘制，第13页

人不安的是正在进行的使电磁光谱完全透明的尝试。对于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窃听普通公民的电子通信，目前仍有一些争论。例如，欧盟正在认真考虑将所有电子通信都储存7年以协助警务工作，但可能最令人震惊的是政府对频谱的使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滥用，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1948年建立的一个全球间谍系统埃施朗（Echelon）。该项目的其他合作伙伴包括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 Quarters, GCHQ）、加拿大通信安全机构（Communications Security Establishment of Canada, CSE）、澳大利亚国防安全局（Australian Defence Security Directorate, DSD）和新西兰通信安全局（General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Bureau, GCSB）。埃施朗由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监听站组成，这些监听站实际上可以监测和分析世界任何地方发出的传真、电子邮件或电话。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NSA庞大的计算机系统会对信息进行处理，任何与特殊的埃施朗字典相匹配的词都会被标记出来。当发现一个关键词时，信息就会被转录并保存起来供将来查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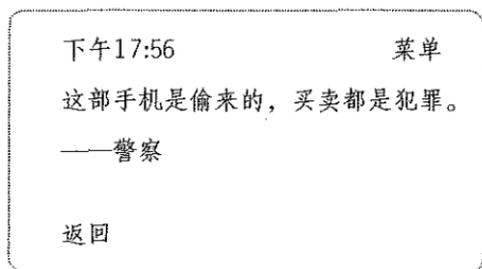
在克雷格·鲍德温（Craig Baldwin）的邪典电影《光谱的幽灵》（*Spectres of the Spectrum*）（1999）中，电磁光谱的政府垄断被推向了极端。这部对媒体考古进行独特

诠释的电影，取用电磁想象作为素材。它将通灵术、催眠术、心灵感应术和时间旅行与利用电磁的通信、武器和医学的一段历史结合在一起，并以特斯拉（Tesla）、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和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等人物作为主要角色。时间背景设立在2007年，这部电影从20世纪50年代一个叫作“科学在行动”（Science in Action）的教育电视节目中混剪了声音、现场表演和片段，讲述布布（Booboo）的故事。布布是一个有心灵感应的女人，她通过无线电空间穿越回去寻找一段插入在她祖母的电波中的编码信息。这段信息含有推翻电磁新秩序（NEO）的关键，也是推翻他们通过滥用HAARP对想象力进行完全的企业殖民化的关键。HAARP是高频活跃极光研究计划，由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在1993年设立，为了“理解、模拟和控制可能改变通信和监视系统性能的电离层过程”。

现实不会如此戏剧化。现在，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通过移动电话与频谱相连，它正成为国家与公民沟通的一种方便媒介，有时还会监控他们。英国政府曾一度计划向失业人员的手机和寻呼机发送短信，以测试他们基本的数学和英语技能。如果分数不够高，他们就会被要求学习一门课程，否则就会缩减他们的福利。不过，这不全是单

向的：在英国，许多第一次投票的选民表示希望用手机投票，许多在上次大选中没有投票的人表示，如果可以用手机，他们是会投票的。据广泛报道，投票淘汰电视真人秀节目《老大哥》（*Big Brother*）中选手的人要比在上次选举中投票给执政的工党的人还多。

从阿姆斯特丹警察局借鉴来的另一个更有想象力的用途，是向被偷的手机发送“短信炸弹”，让它们无法使用。在一个手机主人报告他们的GMS手机被盗后，警察开始每分钟发送短信：



下午17:56 菜单
这部手机是偷来的，买卖都是犯罪。
——警察
返回

这些信息是由专门为警察设计的计算机系统发送的。即使手机的用户身份识别模块（简称SIM）卡被取出，系统仍然可以工作，因为它使用的是手机的国际移动设备识别号码，来追踪目前正在被使用的手机号码。

英国工党对移动技术和电磁频谱的迷恋，从早期的

政客们在公文递送箱前进行议会交流时使用寻呼机接收信息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一二。在位于伦敦米尔班克总部的工党“反驳”（rebuttal）部门工作的一组研究人员，会搜索反对派政客语录和报告的数据库，以获取与具体问题有关的信息。所以当研究人员发现一位提问首相关于保险行业问题的保守党后座议员是保险经纪人协会的付费顾问的时候，这个事实就通过传呼机传递给了另一位工党议员。比起对寻呼机的使用，保守党议员们似乎更不高兴的是这位政客直接在屏幕上进行阅读的这一方式。这是频谱被当作某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例子，控制着政党的不同肢体。

洛克·马诺研究实验室（Roke Manor Research Laboratories）的科学家们最近发现了将频谱用作神经系统的另一种方式，虽然规模更大。他们已经开发出一种方法，利用移动电话发射塔网络来探测隐形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原本被设计成不会出现在雷达屏幕上。移动电话网络只有在实际使用时才存在：它就像覆盖国家的一层敏感皮肤，由连接呼叫者和基站以及彼此之间的信号编织而成。通过测量因异物吸收而造成的信号强度损失，这种计算机化的神经系统可以检测到哪里被触碰了。专门开发的设备和软件可以通过网络迅速检测到因在英国上空飞行的轰炸机而造成的电信网络扭曲和偏转。与雷达相比，这个系统的优势在于必须摧毁整个

网络才能使其失效，这意味着要把整个国家夷为平地。

频谱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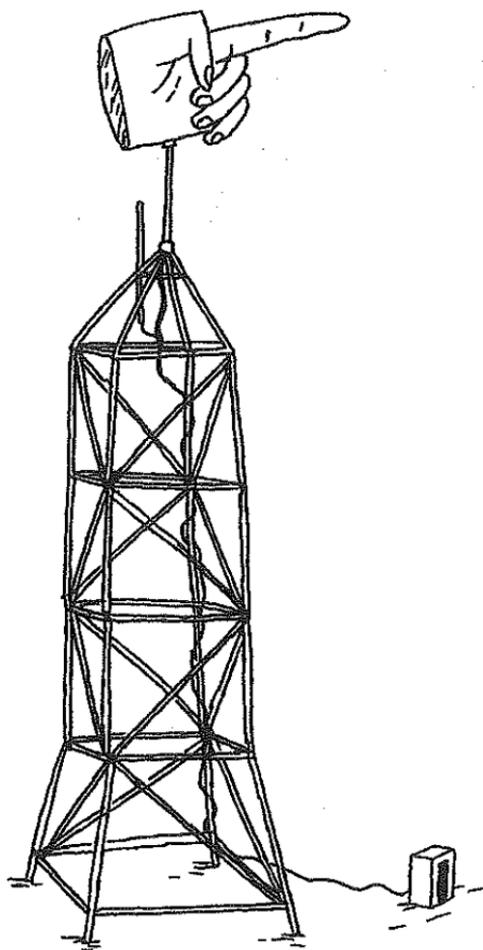
虽然我们无法感知到电磁辐射，但它是存在并且非常真实的，并与物理世界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新的介于阴影区和聚光区之间的景观，我们称之为电地理。这种混合景观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连接乡村和城市景观。由电信研究实验室制作的计算机模型显示了无线电波如何与城市环境相互作用，并清楚地展示了赫兹空间如何存在于物质世界中。

不同的地区现在被认为具有不同的电地理特征。例如，在三个不同的地点进行了测试电子标签对罪犯的跟踪效果的实验：曼彻斯特被选是因为它是拥有众多高层建筑的内陆城市地区；诺福克被选是因为它是人口分散、地势平坦的地区；雷丁被选是由于它是低建筑城市，拥有高度发达的技术基础设施。实验的假设是高层建筑会阻挡信号并产生阴影，平坦的地形会让信号自由地长距离传播，密集的技术基础设施可能会产生电子干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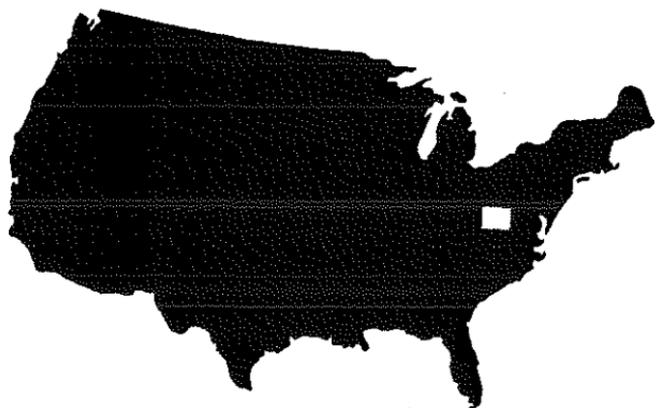
为可视化光谱而开发的工具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为真实景观的赫兹空间。鲍多克无线电台（Baldock Radio Station）位于伦敦以北60公里的一个无电地区，一年365

天，每天24小时运行，监测着频谱。虽然它的主要目的是追踪干扰源，但它也有助于无线电通信管理局识别“无赖”广播。该站可以监测任一无线电频段的活动，并将结果输出为“瀑布图”。在这些由一段时期内拍摄的偏移分层快照组成的图像中，频谱被描绘成一种景观。无线电台在景观中作为常规的、永久的特征出现，而无赖电台则在频谱中曲折穿行，试图避免被发现。

赫兹景观甚至有它自己的自然保护区。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利用无线电天文学分区法创建了一个国家级无线电静默区。这个1.3万平方英里的区域被设计成电磁避难所，相对来说没有电磁污染。该地区位于弗吉尼亚和西弗吉尼亚这两个州边界的附近，山脉使其避开了最近的城市，附近没有大功率电台或电视台，只有几条输电线路穿过这片土地。商业航空公司不会从上空飞过，因此没有雷达信号，重型卡车和公共汽车只能从山的另一边通过。联邦通信委员会在1958年设立了这个国家级无线电静默区，为了将位于绿岸的国家无线电天文台的干扰风险降到最低。该地区也是美国海军在糖树林（Sugar Grove）设立监听站的所在地，该监听站曾计划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窃听器所在地。时至今日，该地区仍处于保密状态。



隐形轰炸机探测器，汤姆·高尔德绘制，第20页



美国国家无线电静默区

电子烟雾

电子物体是非实体的机器，带有延伸的无形皮肤。它们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我们的身体结合或分离。许多电磁场干扰身体的细胞结构，在微观层面运作，这通常是致病的。妄想症与这样的赫兹机器打交道。它们怎么触碰我们？它们是否只是在我们的皮肤上反射，还是在内脏表面？换句话说，它们只是“看到”（see）我们，还是能“看透”（read）我们，提取到我们的身份、状态和健康方面的个人信息？

梵蒂冈广播电台通过林立在罗马附近的圣玛丽亚教堂

的58个天线，用40种语言向世界最远的角落广播教皇的讲话和活动。

2001年3月，意大利环境部长关注到对生活在发射站点附近的儿童白血病发病率过高的事实后，指控该电台的三名高级官员违反了意大利关于电磁辐射的法律。梵蒂冈否认造成健康危害，只是在政府威胁要切断其广播电台的电力供应后，同意出于善意减少广播次数。由于梵蒂冈享有独立城邦的法律地位，其律师在这个案件中也声称不受意大利法律的约束，并辩称，该电台的辐射水平确实符合相对不严格的国际标准。这种宗教内容、电磁空间、健康问题和政府监管的融合，是发达国家的大公司、政府和日益担忧的公民之间发生斗争的生动案例。

电磁频谱使用的迅速扩张导致了一种新的污染形式或电子烟雾。许多不同的组织都在提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从像FEB瑞典电敏感协会这样的官方组织到像EMF Guru网站这样的草根组织。还有一些专门的中心，如英格兰的布雷克斯皮（Breakspear）医院，专门治疗环境疾病，包括对电磁场的过敏反应。但是，有关电磁污染影响的许多现有资料都是有相当技术性的，晦涩难懂。《电力线》（*Powerlines*, 1997）是海伦·霍尔（Helen Hall）创作的一部充满诗意的纪录片，它用舞蹈和音乐来探索电磁场奥

秘、新能源前景以及电磁污染的危险。它是对科学领域的一种艺术诠释，并将这一主题介绍给那些可能会被技术主题所疏远的观众。电影定位在全球电子文化的前沿，探讨了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开始发生的转变，尤其是当我们不得不超越我们的感官时：

“当环境被电磁辐射淹没时，我们所有的感官都被能量和信息吞没了。当整个世界都被电气化，我们因这个巨大的充斥着电子图像、光和声音的世界而负载过重，因为大量的信息以光速在世界各地传播，并与我们身体中每个活细胞中的数百万个电过程相互作用。”

海伦·霍尔，摘自《电力线》剧本。

电污染影响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大量生产和销售防护设备的公司，其中有许多项目似乎非常不科学。一家名为“减少电磁场”（LessEMF）的公司生产并通过互联网销售个人防护设备类别下的防护内衣：

“控制你的内部环境——一件轻薄舒适的内衣，你可以穿在普通内衣外面，保护自己免受电

线、电脑磁场、微波、雷达和电视辐射的影响。这种镀银、可伸缩、可清洗的尼龙网是导电的。它反射辐射。另外在干燥的天气里，你不会像以前那样受到静电的冲击，你的衣服也不会粘在你身上！织物在100兆赫时提供高达35分贝的屏蔽。美国制造。包住你想要保护的东西！”

<http://www.lessemf.com>

“减少电磁场”还出售测量不同种类辐射的科学仪表，但这款内衣特别有趣，因为它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舒适理念。它们可能在物理感受上并不舒服，但显然为穿戴者提供了心理保护。这些产品的制造商和买家似乎意识到，我们需要开始开发新产品，重新定义我们与新环境的关系。然而，现在许多产品并没有那么令人信服，而且显得有点妄想症。

辐射物体

基于妄想和反常的病态产品往往比传统的物体更能揭示这个新空间的审美可能性。许多旨在将私人情况和信息公布于众的设备都依赖于电子物体的“泄露”，这就变成了辐射产品的梦想。监控技术集团（Surveillance Technology

Group) 出售的“计算机拦截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不进入场所的情况下，从未屏蔽的电脑屏幕和辅助设备发出的电磁辐射可从远处拦截。计算机拦截系统 (Computer Intercept System) 的高灵敏度接收器将所有辐射信号记录到它的100个信道内存器中。然后，在内置监控器上，这些辐射被稳压、加工和重编，以使拦截数据得到清晰再现。”

《监控技术组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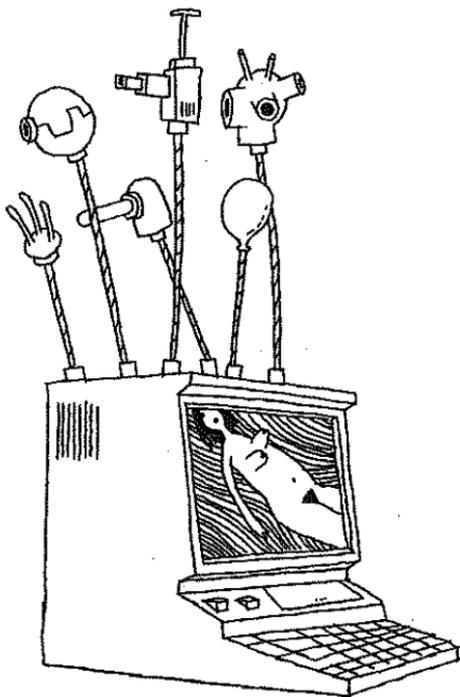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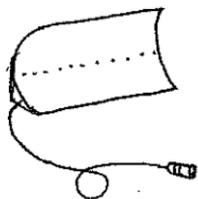
对计算机泄露的觉察，导致了人们对电子产品的思考方式相比非电子物体有了根本的不同。1985年，荷兰科学家威姆·范·埃克 (Wim van Eck) 发表了一篇论文，在美国政府内部引起了恐慌，并立即将之列为机密。威姆·范·埃克证明，计算机显示器发出的电磁辐射与无线电波类似，可以被拦截。这种监控技术被称为Tempest监视。Tempest是瞬变电磁脉冲标准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Pulse Standard) 的缩写。它是美国政府衡量计算机电磁辐射的标准，并详细说明了什么是安全的监控 (允许泄漏)。它有时也被称为范·埃克监测 (van Eck monitoring) 或

范·埃克窃密（van Eck phreaking）。

这种电磁泄露引发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涉及隐私、领土和个人身份、空间和物体的边缘或边界。这方面最有趣的辩论许多都发生在法律领域。1992年，加州警方使用热成像设备扫描了一栋房子。扫描仪显示房子散发过多的热量，并且根据这个信息、房客的电记录和一名举报者的证词，警方获得了搜查令。在房子里，他们发现100多棵在高强光照下生长的大麻植物。

在法庭上，被告的律师声称，通过使用热成像设备，警方“进入”了他的家，因此应该事先申请搜查令，就像他们真的要进入那所房子一样。控方反驳说，“被告的房子是‘泄露’到了街道上，并没有违反隐私法。”该问题被一位学者概括提出：“这个（扫描仪）是从（家）外面，把人带到了家里，还是从家里面获取信息，然后把信息拿到了外面？”

美国政府将这种扫描比作从外面监视一所房子，这种监视不需要搜查令。美国副司法部部长办公室（The US Solicitor General's Office）写道：“热成像仪并不能字面地或比喻地穿透住宅，揭露住宅内的私人活动……不像假想的智能X射线设备或麦克风，可以穿过固体墙壁观察感知活动，这将相当于搜查，一台热成像设备只能被动地检测外



Tempest电脑监控及拦截系统，由寺尾玲（Rei Terao）（上）
及汤姆·高尔德（下）绘制，第27页

部表面的热量梯度。”另一个试图从法律上定义赫兹空间内模糊的私人 and 公共界限的例子是一名男子因邻居在他的无线电话中收集的资料而被判监禁的事件。法院裁定，没有人侵犯他的隐私，因为使用无绳电话意味着他“没有合理的隐私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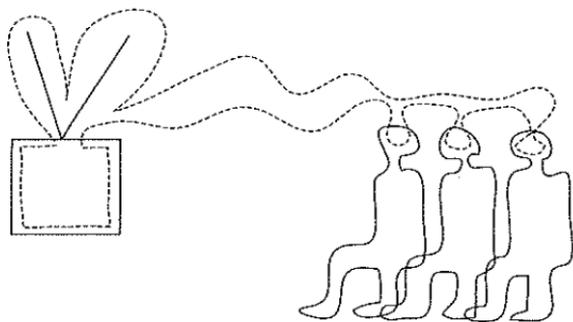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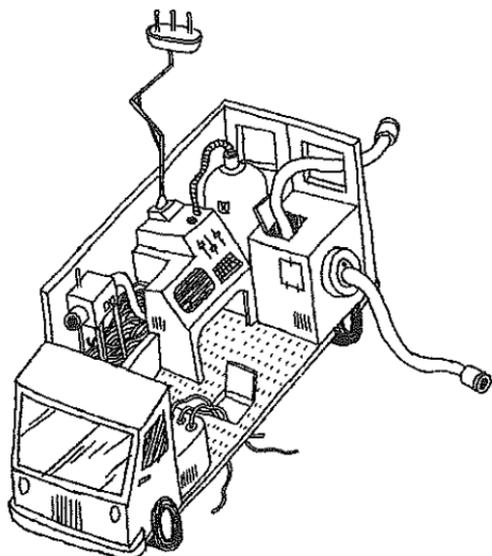
在英国，电视执照管理部门利用了电视检测车的半神话 (semi mythic) 状态，因为未经你的允许，执照检查员不能亲身进入你的房子以查看你是否拥有电视机。似乎没有人知道这些车辆是如何工作的，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否存在。这些车辆据说在城市中游荡，对照检查电视信号、地址和电视牌照的数据。当我们开始从法律上重新定义与存在泄露的产品和设备所相关的内部和外部时，这些设备实际如何工作的问题可能变得非常重要。它们会“进入”我们的家吗？或者我们家里的电子物体会“泄露”到街上吗？这些例子表明，当我们开始谈论居住在赫兹空间时，甚至像内部和外部这样的基础概念都会变成是多余的。

造成困难的不只是内部与外部、私人与公共之间的区分。界定一段数码信息成为你的确切时刻，也是难以把握的。加拿大警方反色情部门声称，当一张图像保存在电脑硬盘或软盘上时，持有电脑色情制品的情况就发生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在他们的硬盘上保存了什么东西：当一个

人只是出于好奇而偷看了一张非法图片，但没有打算下载它的时候，电脑可以复制一张非法图片并保存到磁盘上。如果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慎将非法色情制品保存到其硬盘上，是否构成持有非法色情制品罪，目前仍未确定。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电脑会产生辐射，这也开始影响我们对电脑与身体关系的看法。一次讲座结束后，一位女士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她父亲死后，她决定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清理掉。她为所有东西找到了新家，除了他的电脑。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坐在它面前工作，那让她觉得他以某种方式与这台电脑交换了能量，她觉得好像他的一些能量或辐射已经与电脑的辐射交融在了一起。她无法使自己摆脱他的电脑，结果出现了一个她不知道如何解决的有点吓人的局面。房子里空无一人，除了一个房间，电脑就放在角落的地板上。

随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电磁场的存在，我们对“闹鬼”的概念也可能开始发展出新的方向。在中田秀夫（Hideo Nakata）的电影《午夜凶铃》（*The Ring*, 1998）中，一盒神秘的录像带会将一种精神病毒传染给任何一个观看它的人。在电影结束的十分钟内，电话响了，除非把录像带传给其他人，否则这个人会在七天内死去。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闹鬼的房子已经被闹鬼的产品取代了。



电视执照探测心灵感应训练（他们三人一组工作以避免纠纷）

电视检测车，汤姆·高尔德（上）和安东尼·邓恩（下）绘制，第30页

幽灵穿梭于录像带、视频播放器、电视和电话系统的磁场和电子作用中，而不是走廊和地窖。一个存在于磁性媒介中的幽灵的想法有一些诗意，它通过塑造和改造相同媒介的产品闯入日常生活。

律师、罪犯和迷信人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设计师和建筑师也需要探索这些问题。不仅要找到利用电磁波谱作为媒介的新方式，而且要在文化背景下，就内部与外部、公共与私人、我的与你的之间的新界限，给出定义以及有形的表达。

非物质性的感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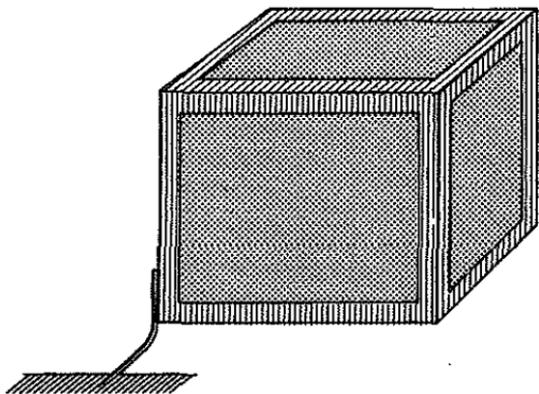
由于这些不断变化的概念和移动的边界，一大批的技术、设备和材料被开发出来，以提供保护或庇护，免受频谱的影响。这些物体和材料可以被定义为“放射性的”，也就是说它们直接与电磁波相互作用，要么反射能量，要么转换或转移能量。放射性物质和材料作为电磁的抽象空间和日常生活的物质文化之间的不可察觉的接口，揭示了它们之间意想不到的接触点。这种非物质性和感官的融合可以产生一些耐人寻味的情况、物体和审美的可能性。

现今的挑战不是创造电子空间，而是无电子的空间。赫兹空间的范围反映在了寻找地球上未受电磁污染的地

区作为情报收集“天线场”（antenna farms）的选址困难上，以及为了隔离敏感设备而使用法拉第笼来创造“空”（empty）零场空间的困难上。在现代战争中，最善于利用电磁频谱的一方赢得胜利，剥夺敌方的有效使用，并保护友军的电磁系统免受电子攻击。为了防止电子窃听，许多办公楼现在被设计成具有像法拉第笼的功能，在整个结构中使用电磁屏蔽材料。陶瓷导电涂层或精细的黑色铜丝网层被锻压在玻璃中，以创建“数据安全”（datasafe）的窗户。同样的技术也用于保护建筑物内的敏感设备免受外部辐射的冲击。

当电子产品逃出笼子泄露到它们周围的空间时，我们可能有必要在特殊建造的无辐射或负辐射空间中寻求庇护。例如，在法拉第椅（1998）中，我们使用了导电陶瓷涂层来保护使用者。这最小尺寸和最低舒适度的实用主义庇护所，甚至可能是一个退路，一个新的梦想之地，远离电信辐射的持续轰炸。我们只是不知道建好的新空间的真正效果会是什么，但完全遮蔽起我们的家，是一种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

天线测试场地和其他特殊设计的技术环境，例如电波室，被用来测量一个物体的“泄露”，以预测它对其他物体的影响。这些空间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表明，创建完全



法拉第笼，第33页

屏蔽的环境是多么的困难。大多数保护性环境只专注于阻挡特定的波长。在城市外观（City of Facades, 2001）项目中，建筑师奥利弗·米歇尔（Oliver Michell）开发了一系列运用了这种屏蔽技术的法拉第窗帘（Faraday Curtains）模型。

他的项目提出了一个新的定居点，那里居住着无线电爱好者，他们从柏林一个非常密集的地点传播观点和（虚假）信息。城市的结构包含一层保护皮肤或外观，保护广播者们免受产生的电磁波之害。在无线电爱好者的真正精神中，城市是居民通过使用精选的设计部件和一套建设指南，由他们自己组装而成的。

米歇尔选择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家居表面装饰中常见的元素，例如墙纸和网帘，这些材料经过改良可以过滤掉电磁场。他的法拉第窗帘由现成的家用网帘组成，用透明树脂浸泡，然后用铜真空金属喷镀。虽然是一个设计方案，但这个项目的计划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例如，窗帘上的蕾丝经过检查，以确保孔的尺寸大小合适，可以屏蔽短波无线电波。最终的结果体现了一种赫兹家庭生活，承认对隐私和简朴的需要，同时提供心理和物理保护，免受电磁场的干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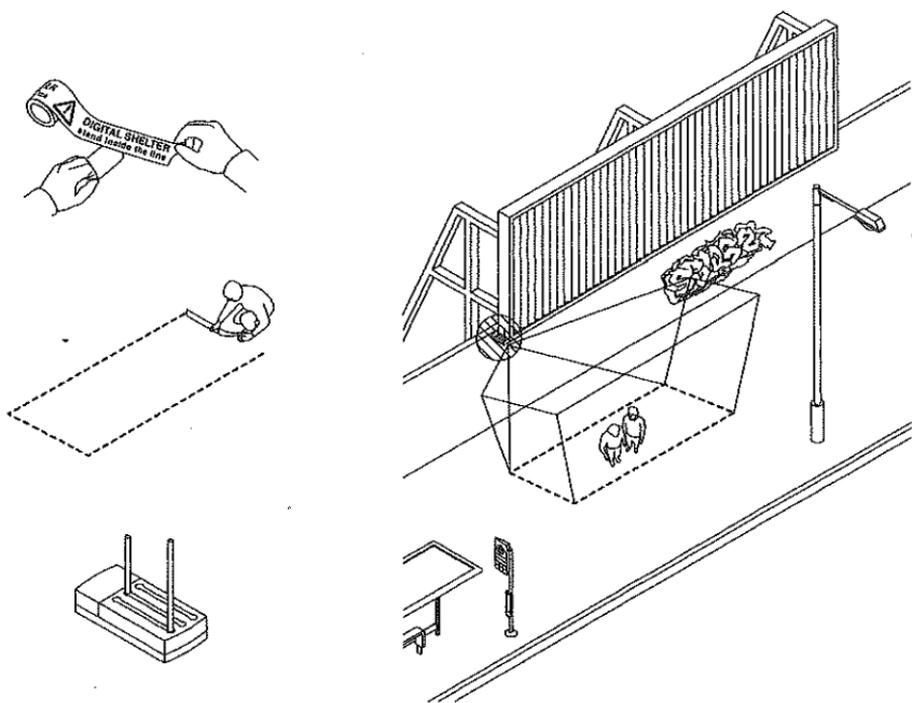
另一位建筑师佩德罗·塞普尔维达-桑多瓦尔（Pedro Sepulveda-Sandoval）探索了一种不同的庇护所方法，这是他正在进行的数字景观庇护所研究的一部分。他制作的临时隐私区域的工具包括印有“数字庇护所”（digital shelter）字样的特制胶带和一个波盾手机干扰器。当电磁庇护所设置好后，它存在的唯一可见迹象是一个标明电话干扰功能限制的矩形胶带。这个项目非常清楚地展示了电磁场的环境特性：当有人踏进被贴胶带的边界时，他们的手机就会停止工作。他们仿佛跨进了一个看不见的避难所，电话信号不能透过墙传进来。

目前，影院和餐馆都在使用波盾装置，以尽量减少“社交污染”（social pollution）；它们的工作原理是发射

无线电信号，该信号会阻止电话与基站通信，从而失去与网络的连接。这些设备的英国分销商在出售前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使用人为干扰发射机会构成一种非法侵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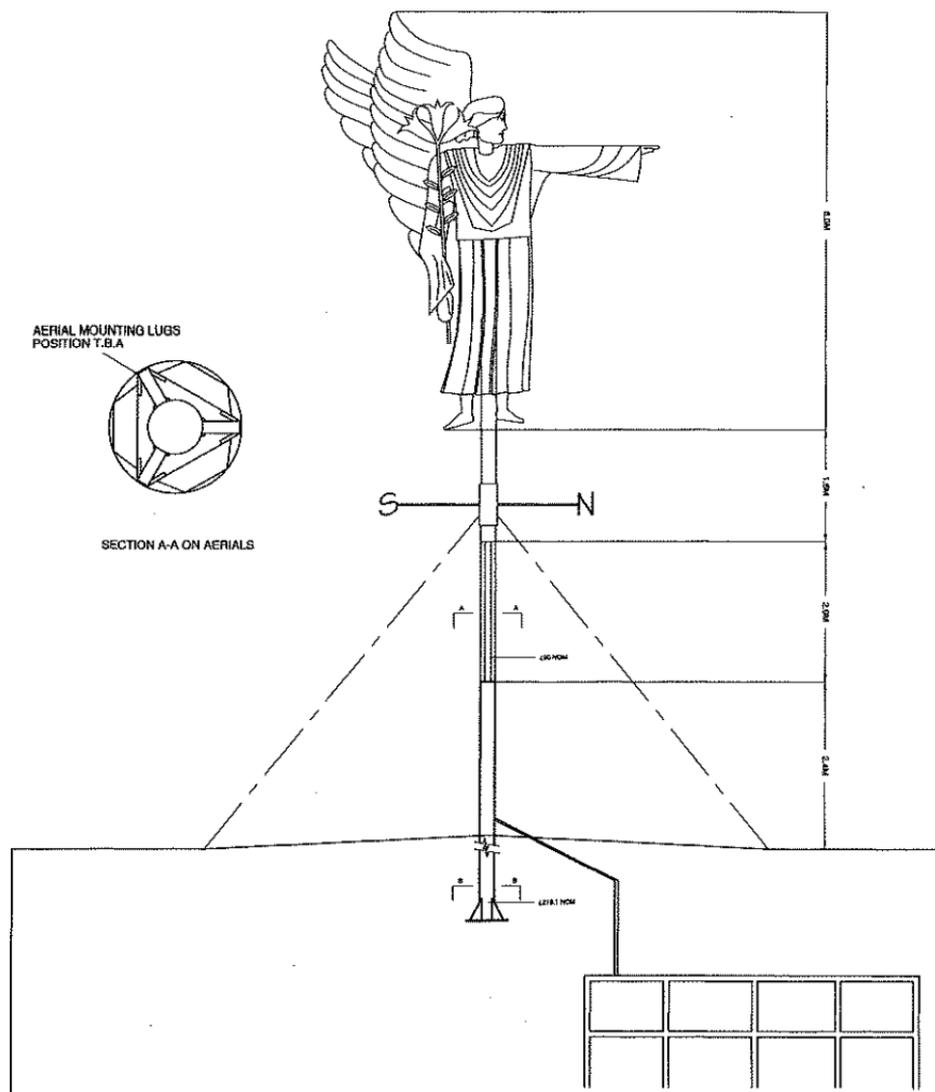
就像所有所谓的非物质媒介一样，赫兹空间也有它的物质支柱。就移动电话网络而言，它是遍布乡村和所有大城镇建筑物上的不雅观的信号塔。据说，英国有超过2万根这样的桅杆，估计在未来十年还需要10万根。包括新泽西州的ARCNET、亚利桑那州的拉森公司（Larson Company）、内布拉斯加州的瓦尔蒙特工业公司（Valmont Industries）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内的几家美国公司，正在联合制造伪装成树木的天线，看起来就像40米高的白松一样。这些桅杆被环氧树脂树皮覆盖，天线隐藏在树枝中。皇家棕榈和仙人掌设计也可用，以适应不同的环境。

数以百计的教堂尖顶已经配备了某种形式的通信设备，作为回报，教堂每年可以得到3千至3万英镑的租金。最有趣的隐形天线之一位于萨里郡的吉尔福德（Guildford）大教堂。一比一（One-to-One）电信公司提出，如果被允许在大教堂的5米天使风向标上安装无线电桅杆，电信公司将花费2万英镑为其重新镀金。叶片旋转的杆子已经被一种新的钢结构所取代，其中隐藏着三个发



佩德罗·塞普尔维达-桑多瓦尔 (Pedro Sepulveda-Sandoval) 的数字庇护所, 第35页

撕掉数字庇护所胶带的背面, 粘在选定的空间的地板上。将手机干扰器安装在墙上。站在线内以使用该庇护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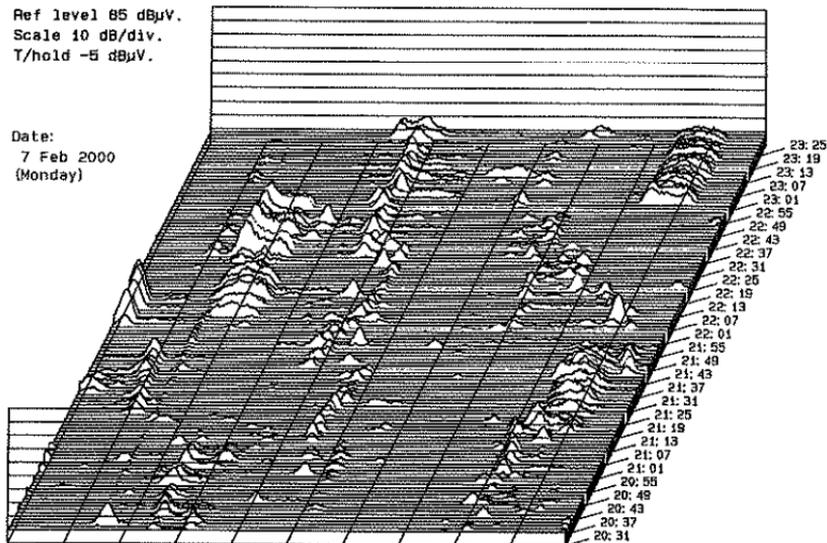
吉尔福德大教堂的伪装天线，第36页



伪装天线，美国，第36页

Ref level 85 dB μ V.
Scale 10 dB/div.
T/hold -5 dB μ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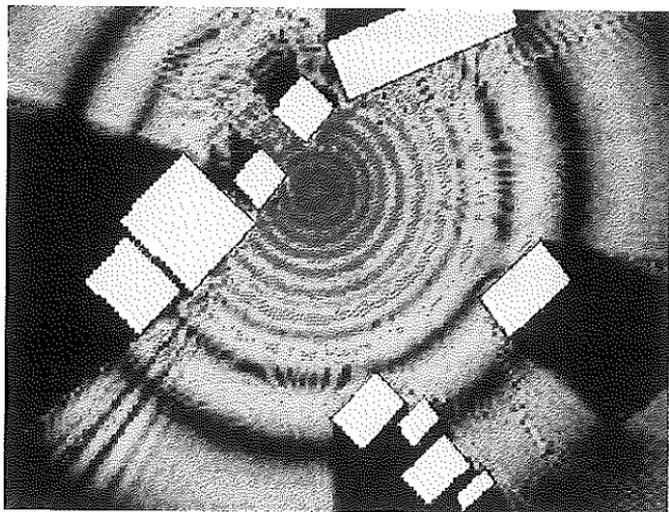
Date:
7 Feb 2000
(Mon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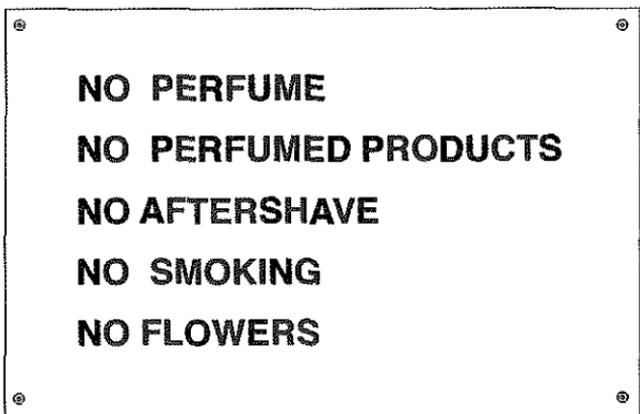
开始

停止时间

“瀑布图”，由鲍多克电台制作，第20页



无线电波与建筑物相互作用的计算机模型，第19页



禁止香水
禁止香味的产品
禁止须后水
禁止吸烟
禁止鲜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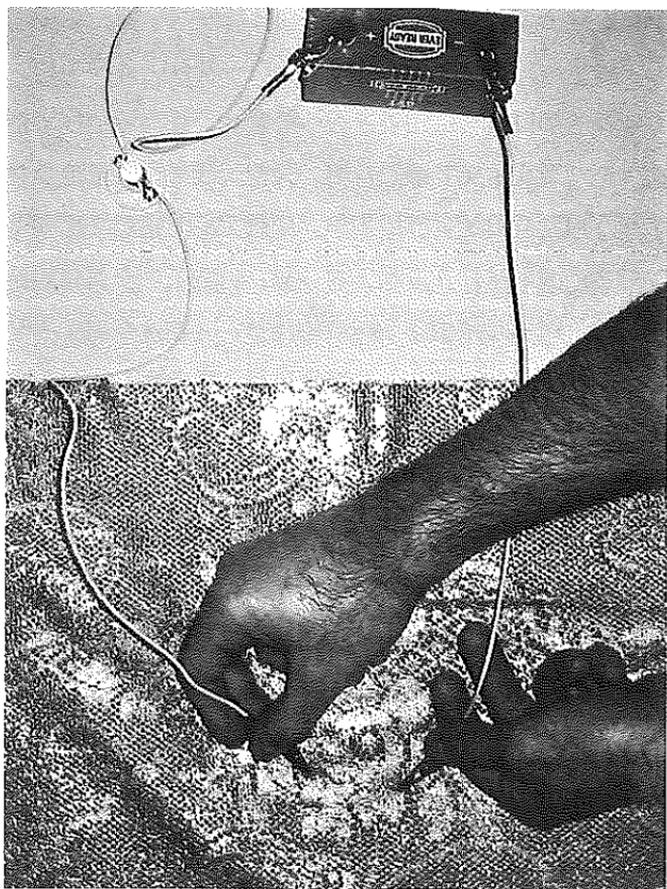
入口标志，布雷克斯皮尔医院，赫梅尔亨普斯特德镇第23页



“减少电磁场”的个人保护装置，第24页



法拉第椅，邓恩&雷比，第33页



法拉第窗帘，奥利弗·米歇尔，第34页

射机。

像这样的解决方案是在传统的设计情境之外产生的。专业设计师可能会试图表达天线的意义，或为容纳技术创造一个“现代主义”雕塑声明，天使天线只是简单地合并了两个通常分离的世界的需求。宗教用品的视觉文化和电磁频谱的效率驱动开发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偶然的诗意地标。电子技术赋予了现有的物体——在这个例子中是一个风向标——全新的、几乎不可思议的特性。吉尔福德天使优美地表达了计算无处不在的诗意潜能，即相信计算机将不再作为分离的物体存在，而将像之前的电机一样，被吸收到已有的物品和环境之中。不是强迫物质文化来表达这种融合，天使天线是一个例子，说明了合并是如何能让物质文化和电子文化的相遇，在理性的前提下，更加愉快。

鉴赏家

有些人已经对新的电磁景观的审美潜力发展出了一种重新定义的鉴赏力，并比我们其他人先懂得如何去享受它。这些电子鉴赏家预示了当这些意想不到的乐趣进入日常生活中时可能会是什么样。无线电通信爱好者（Radio Hams）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喜欢频谱，但最近的发展方向是

无线电定向越野。发射机猎人，或者也被称为“猎狐者”（foxhunters），将频谱视为真实的环境和游乐场，从中获得乐趣。五个低功率发射机（狐狸）被设置为在同一频率上自动发射，每一个都精准地发射一分钟，一个接一个。参赛者要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定位到尽可能多的狐狸，携带着一张卡片，用在每只狐狸上独特的冲孔做标记。分数主要由发现的发射机数量决定，其次由所耗费的时间决定。参赛选手将以个人为单位计时，每五分钟为间隔出发一次，与狐狸一号的发射开始时间一致。放置发射机的人是真正的无线电景观的鉴赏家并且有特殊的能力：他们已经将新环境的特点内化到了一定程度，以至于他们可以知道无线电波将如何被景观中的不同材料和主要特征所反射或吸收。无线电定向越野不仅是一项运动，而且是一个由专业知识和对新环境的敏锐欣赏所结合的社区。

另一群对无线电景观有高度且更加浪漫的欣赏的人是“哨声猎人”（whistler hunters），他们是自然无线电爱好者，能够调谐大气事件产生的无线电传输。他们搜索甚低频无线电波或者“天电”（sferics），即“天电干扰”（atmospherics）的缩写：电离层中的天然无线电频率发射，由闪电辐射的电磁能量引起。这些信号——科学家称之为“微调”（tweaks）和“碰撞”（bonks）的共振

咔嚓声和砰砰声——发生在可听范围内，并且可能会被天线接收并放大来听。天电偶尔会被地球周围的磁流感线捕获并传播很长一段距离，产生“哨声”，它是向下滑音的信号，并且可能持续长达三秒钟。这些声音在远离电线和电磁污染的夜晚接收效果最好。哨声猎人要长途跋涉到未受污染的地方，有时会在那里露营好几天，等待聆听那难以捕捉的天然射线的声音。虽然这声音是转瞬的美丽，脱离了环境，它们会失去很多魅力；它们的美是与经受的努力和接受它们的象征意义交织在一起的，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准神秘主义，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针对人们对于自然漫不经心的态度的蔑视。

电塔爱好者，电磁空间物质文化的鉴赏家，把猜火车的乐趣延伸到电子世界，记录数据以及体会那些稀有和不寻常。一个网站收集了世界各地的电塔信息，甚至有一个叫作“电塔论战”（pylon polemic）栏目，每月会更新一次。

“这个地方是献给那些谦逊的电塔的，不幸的是，它的美丽仍未被发现。虽然遭到了被误导的环保主义者的指责，但这些迷人的建造物增强并美化了周围的环境，提供令人欣慰的提醒，即人类对自然力量的驾驭。他们也为儿童和成人

提供了参与有趣又有意义的爱好电塔号码收集的机会。”

<http://users.tinyonline.co.uk/bigh/bigh/pylonof.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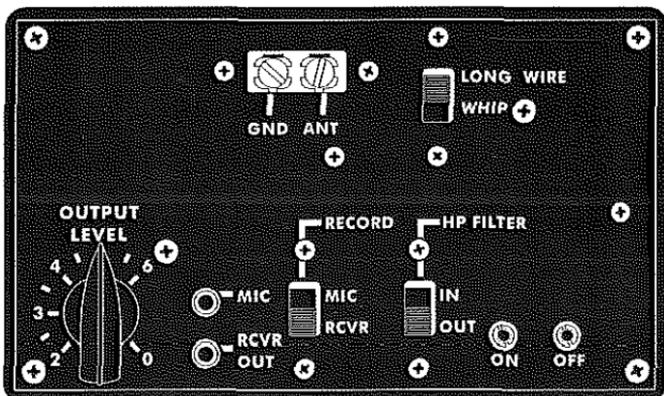
例如，第17期的电塔论战强烈支持“电塔旅游”（*pylon tourism*）的想法，以及它将给当地社区带来的好处。显然，罗奇代尔郊区的一个地点是电塔爱好者的圣地。就在下了A680公路往小镇的西北方向，有一个电塔——国家电网公司的ZP226——绰号“粉色电塔”（*The Pink Pylon*），它是为了在一部英国电影《在巨人中间》（*Among Giants*）中亮相而涂成那种颜色的。论战的作者认为这个电塔是该镇潜在的收入来源。

电过敏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们对电磁场“过敏”，患上电敏感症。伦敦附近的布雷克斯皮尔医院专门治疗包括电敏感症在内的环境疾病。它的主任琼·芒罗（*Jean Munro*）医生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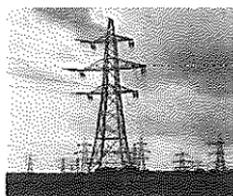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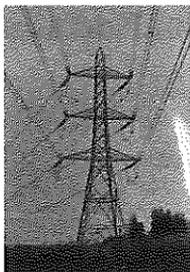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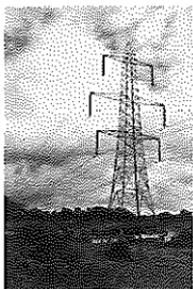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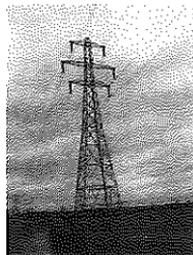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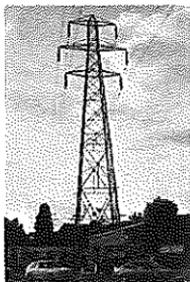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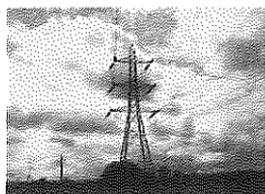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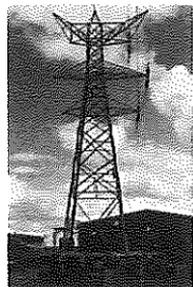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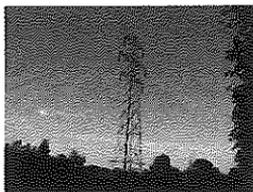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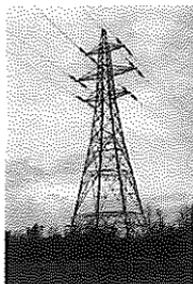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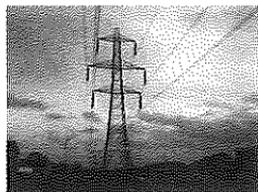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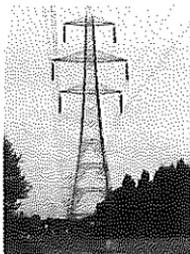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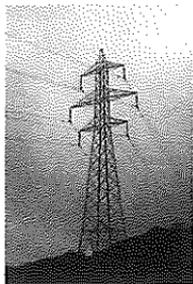
“就像可以检测异常食物和化学物过敏一

样，电子敏感性也可以检测。这个过程很简单，就是和一个电子振荡器待在一个房间里，大约是看电视的距离。然后测试者来调节振荡器，从头到尾检查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频率。这通常是从低于心率频率1赫兹（周期每秒）到超过1 GHz（10亿周期每秒）。病人报告自己感受到的症状。这些症状通常与食品和化学物测试中引发的症状相同。那些触发和消除症状的频率会被记录下来。通常有一个或多个频率可以消除所有症状。此外，病人常常在意识到他们多年来所遭受的症状可以由一个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的电振荡器随意开启或关闭时，得到极大的缓解。”



许多患者都开发了DIY疗法来缓解自己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使用电话时出现的恶心和头痛。马库斯·特罗尔（Marcus Trower）在《红色》（Red）杂志中描写并发症状时描述了一种最常见的方法：“当保利娜（Pauline）睡不着的时候，就把自己插到电源上，让身体的电流耗尽。她向我展示了她使用的花线（flex）。一端是一个裸露的线圈，她把它套在手指或大脚趾上；另一端是一个带有单接地针的插头。生病时她会戴一顶锡纸做的头盔。做饭时，她会打开微波炉，然后跑到另一个房间，直到微波炉完成烹饪。”另一个爱尔兰女人住在一个所谓斯堪的纳维亚家庭的带有两间卧室的小木屋里。她在那里没有电，用油取暖和照明，做饭用煤气，她有两个在火上加热的老式熨斗。她试过用一台靠电池供电的电视，但还是受到了影响。如果她必须使用电话的话，她会先去她丈夫住的主屋，并会先把主保险丝取出来。

为这些对电敏感的人设计的环境和护理体现了关于幸福和舒适的知识 and 想法，这种幸福和舒适可能最终会进入主流。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中更多的人可能会感受到对电磁频谱不可避免的使用增加的影响。高度敏感的人是这种变化环境的开拓者，“人类金丝雀”（human canaries）提醒我们注意危险和担忧，随着越来越多的技术变得无线



“月度最佳电塔”网站上的电塔，第48页



发射机猎人，第47页



电敏感的DIY治疗，第51页

3. 黑色设计

电子产品作为被忽视的媒介

令人惊讶的是，消费电子产品独特的叙事潜力并没有得到艺术家和设计师的重视。尽管工业设计在极度痛苦（例如武器）和快乐（例如性辅助）的设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通过大多数电子产品所提供的情感范围却狭窄得可怜。

当索尼随身听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引入时，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和城市空间的新关系。它允许佩戴者去创造他们专属的便携式微环境，并为他们穿梭于城市中提供音乐，鼓励人们对熟悉的环境进行别样的解读。它起到一种城市界面的作用。近二十年来，原版随身听有数百种变化，但它与城市的关系依然如故。这种情境反映出产品设计师是如何应对电子技术的审美挑战的。他们接受了作为符号学家、包装设计师和营销人员的伙伴角色，为难以理解的技术创造符号化的外壳。因此，电子产品在物质文化的世界中占据了一个奇怪的位置，比起家具和建筑，电子产品更接近于洗衣粉和止咳药水。通过对形式和材质的巧

妙处理唤起一个幻想和虚构的世界，同时模糊了日常生活与广告和品牌的超现实之间的区别。

产品类型

这只是产品设计的一种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类型，它提供的体验非常有限。就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强调的是轻松愉快和循规蹈矩的价值观。这一类型强化现状而非挑战它。那些给我们选择错觉和支持顺从的产品包围着我们。但工业设计在消费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毕竟它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推动的）可以被颠覆，以达到更有益于社会的目的，提供一种独特的审美媒介，以电影的方式激发用户的想象力，而不是乌托邦式的或规定事物应该如何发展。

电子产品和服务能够丰富和扩大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而非封闭它；它们可以成为体验复杂审美情境的一种媒介。为了实现这一点，设计师必须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思考产品和服务。在平平无奇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电影：艺术电影、色情片、浪漫片、黑色恐怖片，甚至那些利用了电子技术独特又令人兴奋的功能和审美潜力的电影。尽管许多产品已经被归类——阿莱西（Alessi）的产品试图以喜剧的形式设计，武器和医疗设备的设计可以令人震惊和恐惧，性辅助产品显然是一种设计

色情的形式，白色家电则表达稳定家庭生活的健康且浪漫的理念——它们在审美上没有挑战或干扰。

黑色设计

如果说当前产品设计的情况类似于好莱坞大片，那么一个可以去进一步探索的有趣地方可能就是它的反面：黑色设计。作为一种类型，它将专注于通过电子产品所提供的体验在心理维度上如何能够得以扩展。通过提及充斥着产品误用和滥用的世界，在那里欲望超越了它的物质极限，颠覆了日常物品的功能，这种产品类型将提出通常仅限于电影和文学中的那些更加黑暗、概念性的需求模型。

黑色产品将是概念性产品，是一种将复杂叙事与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的媒介。这与概念设计非常不同，概念设计是将设计方案作为探索产品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媒介。概念设计可以令人舒适地以书籍或视频的形式存在，它是关于生活的，而概念性产品是生活的一部分。通过这种设计形式，“产品”将是心理和外部“现实”的融合，用户将成为叙事体验的主角和共同制作人，而不是产品意义的被动消费者。个人和产品之间的心理界面正是“体验”之所在。电子技术使这次会合更加流畅、更加复杂，以及更加有趣。

就像在黑色电影中，强调的是存在主义。想象产生“存在时刻”的物体——例如，一个困境——它们将会上演或戏剧化。这些物体不会帮助人们去适应现有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相反，产品会迫使用户做出决定，揭示了有限的选择通常是如何被硬塞进产品的。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简单地享受这些产品和服务所蕴含的罪恶价值观。它们的存在足以创造愉悦。

许多有趣的黑色产品例子已经存在，但它们不是由设计师创造的。有关设计如何回应电子产品的心理和行为维度的最佳案例，可以在匿名设计的边缘找到。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审美原则与传统产品截然不同：创造愉悦是它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它们的外观和感觉。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越界的兴奋感。即使我们不使用它们，只要想象使用这些物品，就会创造出一种强烈且反常的愉快体验。它们展示了设计产品和服务如何能够作为一种媒介来引发复杂的心理体验。

反间谍（Counter Spy）商店生产的真实产品“真相电话”（The Truth Phone）是黑色产品可能发挥作用的一个例子。它将声音应力分析仪和电话结合起来，展示了电子产品如何有可能生成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一个故事。如果你以这种方式思考产品，那么设计的重点就

会从关注物理交互（被动按键）转移到产品内在的潜在心理体验。想象一下，当你和母亲或爱人通话时，真相电话显示他们在说谎。用户成为主角，设计师成为体验的共同作者，产品创造了困境，而非解决困境。通过使用这个电话，拥有者探索了他自己和这个产品所唤起的多疑用户之间的边界，进入了一场心理冒险。

真相电话以及类似的电子物体创造了一个概念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交互性可以挑战和扩大现有方案，通过这些方案我们来理解使用日常电子物体的体验和它们所传递的社会经验。其影响不仅局限于产品：正如其名所示，Ace-Alibi.com是一个创建虚假不在场证明的服务。当你订阅时，你可能会选择一个选项，它包括收到一封邀请你参加会议的信件。这封信会盖上正确区号的邮戳，你也可以安排留下一个联系电话，接电话方会用相应的地区口音应答。这项服务的特许经营权是有效的，尽管这个方案背后的人对在美国提供这项服务感到不安，比如万一他们因参与帮助员工旷工而被起诉。我们觉得这项服务很有趣，因为它满足了一种真正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满足。你可能不赞同它或不会选择使用它，但很多人使用这个服务。这种服务的存在所带来的乐趣在于解决它所展示的困境。看起来互联网反映了人性的所有不完

美之处，而消费品的物质世界只反映了理想化的正确行为概念。

与Ace-Alibi.com相似的是德国沉默酒店（Silenzio）制作的AlibiCD。它包含街道声音、不同国家的机场广播、火车站、酒吧和海滩的录音。这张CD专为那些“恋人间的白色小谎言”而设计，当你在一个不应该在的地方打电话时，这张CD可以作为背景音乐播放。这张原音CD允许你剪切和粘贴现实。它的存在触发了想象中的一连串思考和叙事。

条款、条件和免责声明

快速跟踪服务（Fast Track Services）向客户发放文件，为的是证明客户的不在场，以确保一种关系保持稳定，它不与纳税申报单、增值税用途或任何其他财务获利相关。所有文件本质上均属虚构，因此，不能与任何犯罪行为一起使用。快速跟踪服务将不承担任何关系的破裂或任何法庭诉讼责任。快速跟踪服务提供一种服务来帮助保护家庭单位或关系，使其免受情感或任何其他混乱所造成的不幸，这些混乱可能是由于发生在

正常关系之外的行动被暴露所造成的。快速跟踪服务不宽恕或赞同上述行为。虽然采取了所有可能的保障和措施，但并不能向会员保证能够确保他们的伴侣不会意识到“其他”关系。任何情况都不退款。

在日本，他们把这个想法更进了一步。其中一家情侣酒店允许你选择多种背景声音，来让你觉得自己是在火车站、街道、酒吧等地打电话，而实际上你是在酒店房间里打电话。就像Ace-Alibi.com，这项服务可能不适合所有人的口味，但它利用技术来满足未被承认但却真实的需求，而非制造出的需求。在另一个层面上，这家情侣酒店与未来学家的设计预测中常见的“智能家居”形成了有趣对比，“智能家居”中的冰箱在当你的牛奶快用完时，会自动订购更多物资。这家情侣酒店才是一个真正智能家居的例子：它会帮助我们说谎。

制作AlibiCD的公司还制作了《不再孤单》（*Alone No More*），这是一张记录日常家务中熟悉的声音的CD，它成为一种流行音乐。伯恩德·克罗斯特费尔德（Bernd Klosterfelde）在发现自己离婚后的独自生活状态之后不久产生了制作这个产品的想法。他让一个朋友邀请他的女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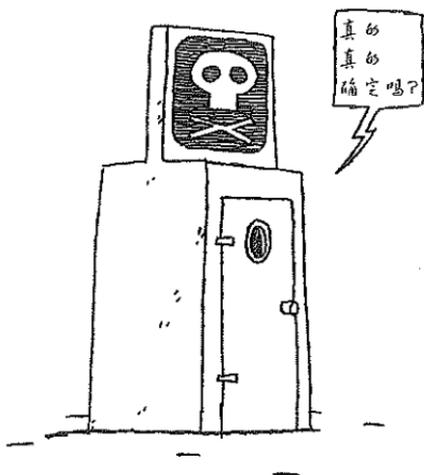
来家里做客，然后开始记录她所做的一切，从洗碗、洗衣服到看报纸。想象一下如果这是你可以收听的众多电台中的一个。制作人声称这张CD是为单身人士准备的宣言。这款产品不仅承认孤单，而且庆祝孤单。

不再孤单

- 1.冰箱终于又满了
- 2.卡布奇诺休息时间
- 3.看报纸
- 4.该洗碗了
- 5.衬衫很快熨好了
- 6.为心爱的人烤蛋糕
- 7.洗澡是件美好的事
- 8.然后直接进入日光浴场
- 9.拿出吹风机
- 10.上厕所
- 11.忘了打扫卫生
- 12.只是在电脑上打出了那封信
- 13.电视上又没节目了，至少薯片还不错
- 14.不如看书和吸烟
- 15.把烤肉丢进烤箱

许多类似的产品都有一个存在的主题。它们使人困惑而不是舒适，甚至只是思考它们就会引发许多重要的议题。物体也可以以其他方式存在，例如以计算机辅助存在主义的形式。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菲利普·尼奇克（Philip Nitschke）医生发明了一台帮助病人结束痛苦的安乐死机器。20世纪90年代，安乐死在那里有过短暂合法化时期。这个机器主要由一台电脑组成，它会问病人三次他们是否真的想死。如果病人每次都同意，则100毫升的耐波他液会通过针头注入病人的手臂。他们会入睡接着几分钟后死亡。1996年这台机器首次用于达尔文市，并于2001年被伦敦科学博物馆购买。

即使我们自己选择不与这种黑色风格进行互动，它的存在也证实了一种远比正统物质文化更为复杂和现实的人类动机、欲望和价值观。孤独、欺骗、妄想、绝望和欲望只是这些物体和服务所反映的一小部分情况。这不仅是一个黑色产品的问题，环境也可以被设计以迎合复杂和特定的需求。在荷兰鹿特丹的郊区，当地市政为妓女和吸毒者创建了一个特殊的汽车影院，被称为afwerkplek，大致意思是“整理场所”（finishing place）。妓女们坐在沿着一条灯光明亮的车道而排列的庇护所里，向慢慢驶过的潜在顾客做展示。一旦司机做出选择，妓女和嫖客就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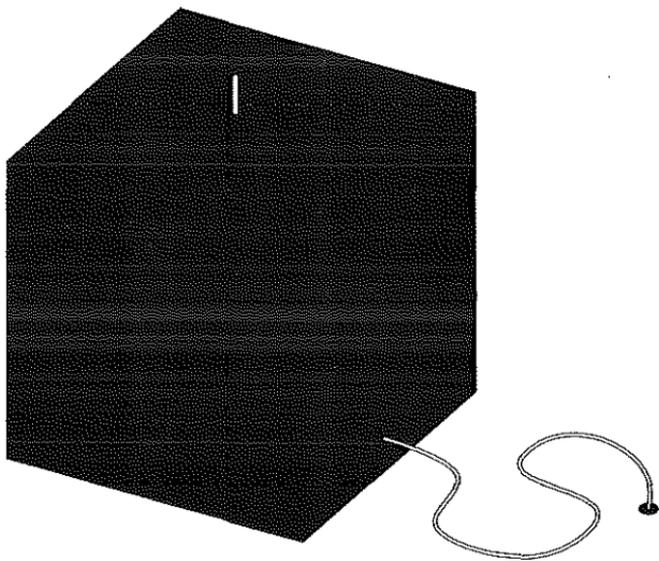


注射部件绑在手
臂上，声音从喇
叭发出，用按钮
回答问题



当病人回答3次“是”之后，
针头会注射耐彼他

安乐死机器，由汤姆·高尔德（上）和寺尾玲（下）绘制，第64页



高潮植入器

这个物体的大小和洗衣机差不多

高潮植入器，由乔恩·黑尔斯（Jon Hares）绘制，第68页

绕过街角，进入一个有编号的隔间，小心地与其他隔间隔开。这个场所提供垃圾箱，甚至有一个无菌注射针头。这是一个典型的荷兰式处理争议性社会问题的方式，既坦率又实际。它也暗示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再次对人们的需求采取了现实的方法。2001年，艺术家丹尼斯·亚当斯（Dennis Adams）为鹿特丹魏特德维茨（Witte de With）中心的“封闭的花园”（Hortus Conclusus）展览重现了这些地方的一个比例模型。这件作品看起来像一个儿童游乐区：当父母们在画廊里闲逛时，他们的孩子们坐在迷你版的妓女庇护所里，或把微型汽车开到路边。

甚至玩具世界也有自己的类似的黑暗物质文化。解剖学上正确的娃娃将有趣、抽象的儿童玩具世界与成人欲望的肮脏世界结合起来。虽然这些玩偶是为了服务那些遭受性虐待的孩子们的咨询师设计的，但它们的解剖真实性，通过一种我们联想到的儿童般的抽象语言表达出来，确实使它们变得非常令人不安。同样，物体的存在本身就承认了一切都不太好。对我们来说，它们比艺术品更有力量。

不过，并不是所有关于黑色的东西都令人不安。这个类型也包括幽默，尽管有点暗黑。一家研究公司最近设计了一种名为A3P3的原型非致命手枪 [A3代表气溶胶捕捉剂（Aerosol Arresting Agent），P3代表脉冲投射羽流（Pulse

Projected Plume)]，供警方在控制人群情况下使用。该枪有一个传感器，可以测量一个人和它的距离，并相应地调整辣椒喷雾的水平。它还内置了一个记录事件并将录像无线传输回警察总部的微型摄像机。我们喜欢这样的想法：在某个地方，会存储某把枪的受害者的数小时的数字图像。当然，这是出于法律原因，但它几乎有形而上学的含义：这是一把有记忆的枪，有一段通过指手画脚的受害者的视频剪辑来表达的个人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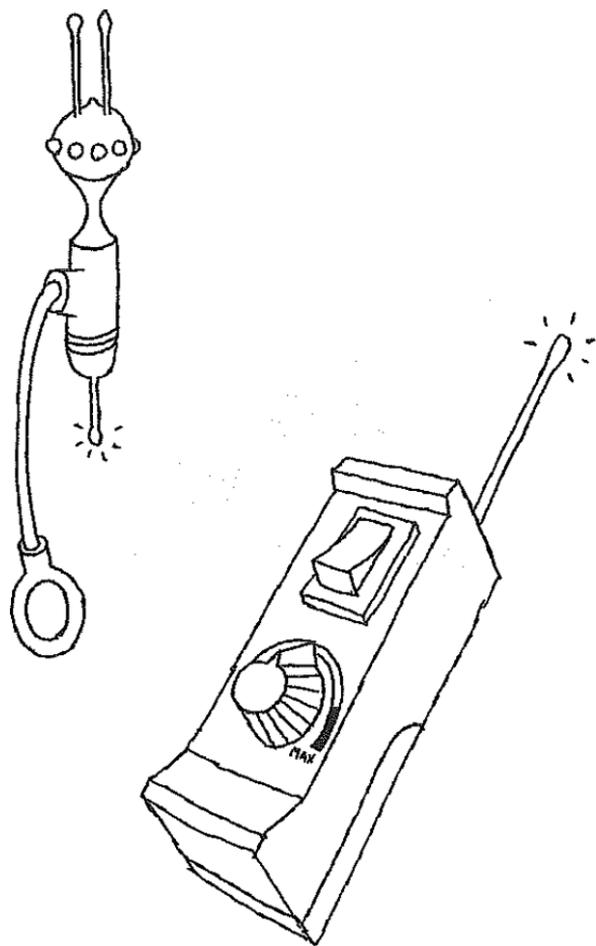
黑色也有情色的一面。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医生最近制造了一种植入物并申请了专利，这种植入物通过电刺激脊髓在女性体内产生高潮。当他治疗的一名慢性背痛患者在测试植入脊柱的电极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他随之就有了对于这个装置的想法。通过操控无线遥控器，高潮功能障碍设备开启了各种有趣的可能性：通过接近它来激活它的物体存在；放弃控制权并将遥控器交给伴侣；设备意外开启时的故障。像这样旨在缓解真实的医疗状况的设备，将会对滥用者高度友好，并可以使自己有许多功能上的变体。

虽然是偶然发现的，但高潮发生器几乎是秘密的快乐发明史的一部分。它们中很少有能进入市场的，但是浏览专利记录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和奇怪的想法，这些想法

再次告诉我们关于愉悦概念的多样性，而不是其他什么。美国专利局以过去150年中收集的性辅助专利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技术愉悦的历史。该清单包括避孕设备、反手淫设备、防梦遗设备、阳痿辅助设备、仿生阴茎、防强奸技术、机械刺激器、性家具、训练/锻炼设备和安全性发明（包括性机器人）。专利图纸中记录的有关愉悦的奇怪叙事提供了对人类沮丧、幻想、恐惧和愉悦的技术思考。这些物体不是科幻小说或艺术，它们被记录下来是因为它们要么解决了一个问题，要么提供了特殊的乐趣。它们的发明者受到经济利益这一硬性现实的驱使。他们认为这些设备每个都有潜在的市场，例如艾滋病时代需要安全性行为的方法。专利局的内容再现了欲望的物质文化史。

如今，大公司知道，当我们的许多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时，我们希望满足更抽象的需求，但他们不确定这些需求会是什么。目前的重点是健康和福祉。我们认为有必要超越这一点，去拥抱危险、兴奋和越界。在寻找新内容的过程中，设计师需要变得像作者一样，从物质文化的边缘汲取灵感，产品和服务要满足困难和特殊的需求。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参与，但这些东西存在的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的物质文化更准确地反映了人类欲望和需求的范围和复杂性，而且我们最终可能会面临真正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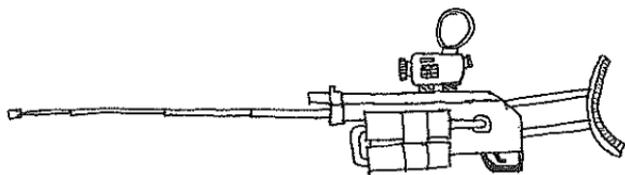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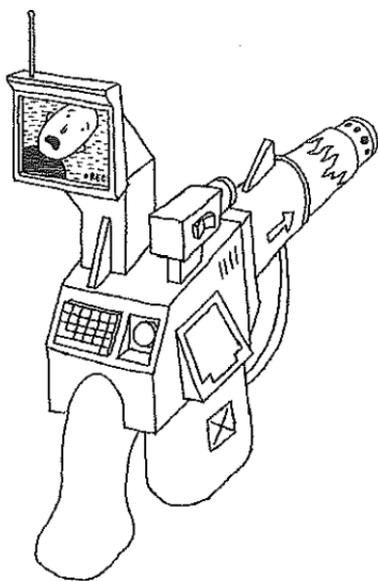
我们提出的这类黑色产品并不是真正为大众消费而设计的，它们可能很贵，通常只作为原型或少量存在。虽然随着熟悉程度的提高，它们的效力最终会逐渐消失，但与它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仍然是有价值的。如果它们可以出租呢？不像视频或图书馆的书——虽然功能相似——但可以像如今的乐器，甚至绘画。我们相信，提供日常生活中复杂的审美和心理体验的新的物体类别是有可能的。它们可以有多种类型，黑色只是其中之一。



植入性高潮，汤姆·高尔德绘制，第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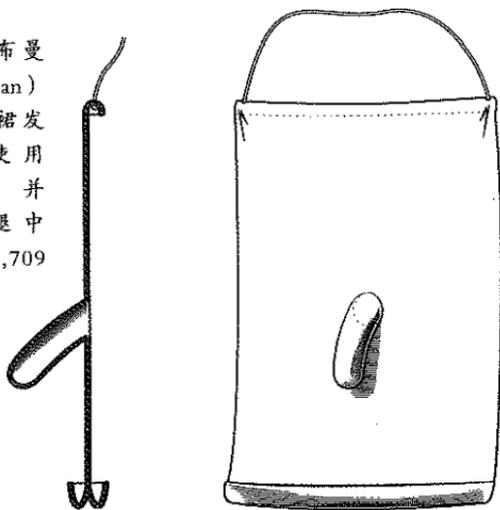
解剖学正确的娃娃，第67页



汤姆·高尔德(上)和亚历克斯·里奇(Alex Rich)(下)绘制的
A3 P3枪, 第67页

艾滋病时代的安全性行为的发明

马克·格鲁布曼
(Mark Grubman)
的避孕套围裙发
明，系在使用
者的腰部，并
延伸到大腿中
部。No.4,781,709
(1988年)



避孕套围裙，第69页

4. 设计师即作者

设计是意识形态

当技术像如今这般迅速发展时，反思和批判就尤为重要了。我们需要在行业所提出的愿景之外，考虑其他选择。设计，作为易被接受的、当代的和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完美地做好了履行这一任务的准备。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先有一些重大转变才行。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相应的设计行动，来质疑和挑战工业的议程。

大多数设计师，特别是工业设计师，认为设计是中性的、干净的和纯粹的。但所有的设计都是意识形态，设计过程是由基于特定世界观的价值标准，或是由看待和理解现实的方式所决定的。设计可以分为两大类：确认性设计和批判性设计。前者强化了现在的情况，它符合文化、社会、技术和经济的期望。大多数设计都属于这一类。后者拒绝接受现在情况是唯一的可能性，它通过能够体现其他可能的社会、文化、技术或经济价值的设计，给予对当前状况的批判。

批判性设计

批判性设计，或提出精心推敲的问题并让我们思考的设计，与解决问题或找到答案的设计同样困难和重要。积极主动并具挑战性似乎是艺术的一个明显作用，但艺术与大众消费和电子消费产品的世界相距甚远，尽管它的确是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可是无法在这种背景下发挥其作用。一种将电子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和审美潜力及作用推到极限的设计形式是有其存在意义的。必须要提出关于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的问题，关于诗意时刻如何能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而非与之分离的问题。目前，这类型的设计是被忽视或被认为是次要的。现今，设计的主要目的仍然是提供新产品——更小、更快、与众不同、更好。

批判性设计涉及高端时尚、概念汽车、设计宣传和未来展望，但它的目的并不是呈现工业梦想，吸引新业务，预测新趋势或者市场检验；而是激发设计师、工业和公众之间有关我们通过电子媒介存在的审美质量的讨论和辩论。它也不同于实验性设计，实验性设计寻求的是以进步和审美创新的名义扩展媒介。批判性设计以社会、心理、文化、技术和经济的价值观作为它的媒介，努力想要挑战生活体验的极限，而不是媒介的极限。在建筑学中一向如

此，但设计正努力达到这种成熟度的智识水平。

（非）流行设计

设计界，尤其是产品设计师，认为他们工作的社会价值与市场密不可分，这使得在设计中产生批判性观点十分困难。这个舞台之外的设计被怀疑是逃避现实或者幻想。目前，唯一不同于好莱坞类型的公司设计是设计咨询公司向客户推销那些华而不实并不打算进一步开发的产品。这些产品纯粹是为了公关，它们是为了推销咨询公司在创新和创意设计思维方面的潜力。

想要在市场上被人们认为是成功的，设计必须有大量的市场销量，因此它需受大众的欢迎。批判性设计永远不可能真正流行，这是它的根本问题。对工业议程持批判态度的物体不太可能受到工业的资助。因此，它们往往是一次性的。也许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分类来换掉前卫派：
（非）流行设计。

设计行业需要成熟起来，找到在产业服务的紧箍咒之外的运作方式。从坏处想，产品设计仅仅是加强了全球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它有助于创造和维持人们对新产品的渴望，确保产品被淘汰，鼓励人们对现有的不满并且仅仅是将品牌价值转化为实物。设计需要看到这只是一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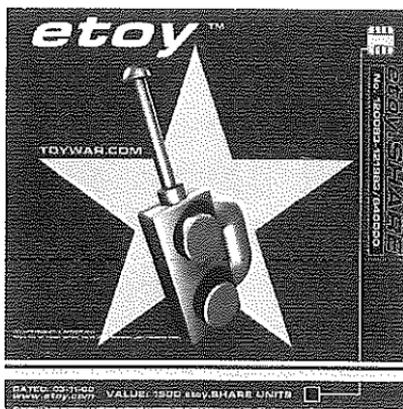
能性，并发展自己的其他角色。它需要建立自己的智识立场，否则设计行业注定会失去所有的智识可信度，并被完全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代理。

我们并不反对工业，尽管它本可将更多的利润用于正经的设计研究，而不是随意的公关活动。工业毕竟是在为它的股东赚钱。更令人不安的是，设计行业不愿意在社会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积极角色，在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此之前，设计师必须重新定义他们的角色，就像影视或图书所做的那样，采纳和开发既动人又具挑战的新方式或新办法。从艺术中我们可以学到更多，艺术中有一段通过物体来提出问题和以吸引人的方式来激发辩论的批判性行动的历史。

工业设计师可以制定挑战常规价值观的设计方案，而不是考虑外观、用户友好性或企业形象。但批判性设计必须制定联系日常生活并充分吸引观众的战略，以避免20世纪70年代的错误。今天的情况比30年前复杂得多。仅仅提供一种替代方案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制定全新的战略，既要批判又要乐观，结合并挑战工业的技术议程。

跨国公司正变得比国家更强大。诺瑞娜·赫兹（Noreena Hertz）在《当企业购并国家》（*The Silent Takeover*, 2001）中指出——六大跨国公司每一家的年度销

etoy第124号股份证明，
持股人理查德·扎克
(Richard Zach)，持有
1900股 etoy股票(2001
年8月10日价值：6593美
元，当前价值：[www.
etoy.com/value](http://www.etoy.com/value))



售值都介于1110亿美元和1260亿美元之间，现在GDP超过该数据的只有21个国家，可见政府和政客们正失去权力。公司比政府对现实有更大影响，并且购买力比投票权力更重要。一个购物比投票更具政治影响力的世界是对民主的一种威胁。

随着流行文化、市场和批判性观点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智识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市场被视为唯一现实，或者正如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在《上帝之下的一个市场》(One Market Under God, 2001)中所写的那样，“市场大众主义”(market populism)形式已经确立，人们的真实愿望通过市场得到表达和满足。市场之外的一切都被认为是可疑的和不真实的。这种情况使得批判性立场几

乎不可能，它们会被认为是精英主义。对于一个工业设计师来说，抵制市场需求几乎是一种禁忌。

作为消费者和公司之间的媒介，设计行业处在一个完美的位置，以设计方案的形式举办一场关于技术、消费主义和文化价值的辩论。但首先，设计师需要发展新的交流策略，从生产叙事转向消费叙事，或者说使用审美。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将重点从物体和证明其可行性转到它所能提供的体验上。

设计师可以从艺术家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创建的方法中学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当时艺术、设计和商业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例如，艺术家团体范·利斯豪特工作室（Atelier Van Lieshout）设计了一艘荷兰堕胎船，这艘船停泊于爱尔兰和其他堕胎违法的天主教国家的海岸。利亚姆·吉利克（Liam Gillick）探索了企业文化中的决策机制及其对历史的影响，还设计了展览、内饰，并正在建造一座建筑。

其他艺术家则专注于利用商业世界的组织结构来创作融合了虚构和真实、法律、经济和文化体系的作品。或许最著名的例子就是etoy，这是由一群建筑师、律师、程序员、艺术家和设计师于1994年成立的一家公司、艺术组织和品牌。他们最初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纯粹的数字身份以打

破狭隘的艺术世界限制。所有参与的艺术学家都同意将其个人身份出售给etoy公司来换取股份，并以etoy代理的身份过一种隐姓埋名的生活。购买etoy产品是不可能的，它的艺术只以股票的形式存在。etoy的股份单位价值等同于etoy公司的文化价值，而其文化价值又由电子品牌etoy构成。

不过，etoy不仅仅采用企业界的说法，而且它把做大生意作为自己的计划。1999年，etoy通过实验性投资策略筹集资金，发起了一项名为Toywar的运动。这场运动针对的是跨国公司eToys。eToys是一家在线玩具商店（www.etoys.com），它试图利用其雄厚的规模和财力迫使etoy放弃其域名，尽管此艺术家网站在零售商网站之前很久就已经建立起来了。由于担心潜在客户可能会混淆这两个名称相似的网站，eToys最初试图收购etoy品牌，但他们50万美元的报价被拒绝了。该玩具公司随后起诉了etoy，指控这些网络艺术家存在不正当竞争和商标欺诈行为。在1800名志愿者的帮助下，etoy代理和积极分子通过在网络和新闻媒体上公布此案，提起反诉并建立联盟，etoy成功地让eToys放弃了诉讼。在Toywar运动期间，在线玩具店的股票价值从每股67美元跌至15美元。

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会选择向企业界开战。露西·金贝尔（Lucy Kimbell）更愿意把她的一个项目作为一

个商业提案来展示并寻找投资者，而不是寻求艺术资助。她的提案是使用与振动手机相同的技术制造内部振动式寻呼机（vibrating internal pager, VIP）。如果你喜欢某个人，你可以把你的内部振动式寻呼机号码给他们，当他们稍后呼叫你时，你会收到一个温柔的蜂鸣声。该产品的生产从未被实现，其实连它长什么样的图片都没有。内部振动式寻呼机以一种产品描述、商业提案和在线申请表的形式存在。

艺术家把自己描绘成想象中的组织或公司的雇员也会产生一些有趣的结果。纳塔莉·杰里米詹科（Natalie Jeremijenko）出身于工程专业，她现在自称是在反向技术局（Bureau of Inverse Technology, BIT）工作的一名工程师。她将艺术家个体的想法抛至脑后，去一个虚构的组织中工作，在这个组织中她只是一个雇员。在1996年的“自杀箱”项目中，反向技术局在旧金山金门大桥附近安装了一个运动探测器和摄像机，以统计跳下桥的人数。随后，产出了一份报告（工程师报告SB03：1997年1月23日），提出如何使用反向技术局自杀箱数据来计算出一种“强大且符合市场需求的生命价值”的建议。一个组织而不是一个人来进行这样的颠覆性工作，使得这一想法更加险恶。

艺术与企业文化做到最全面融合的是一个由两名日

本兄弟土佐信道（Nobumichi）和土佐正道（Masamichi Tosa）于1993年成立的艺术群体“明和电机”（Maywa Denki）。他们自称是“平行世界的电工”，其核心活动是生产各种设备。他们甚至制作了一份明和电机公司简介，向潜在的求职者解释公司的所有活动。在他们的表演（他们喜欢叫作产品促销）期间，他们会穿设计得像典型日本中小企业的服装。明和电机生产三种物品：原型（NAKI），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产品并且是非卖品；复刻品（GM-NAKI），这是原型产品的复制品并可出售；以及工业产品（TOY-NAKI），它在工厂大量生产，并在主流市场被销售。他们还生产CD、录像带、书籍、制服以及文具。

他们的鱼器系列是一组以鱼为灵感的荒谬机器。鱼器系列中的许多产品都有黑色幽默的一面。电话鱼笼（Uke Tel）是个底部有水箱的笼子，里面有两三条鱼在游动。这个笼子连着一个会报时的时钟。当某个数字被报出时，一根刺就会被释放出来，落到下面的鱼身上。它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杀死一条鱼。圣鱼（Sei Gyo）是一个安装在机器人车上并装满水的十字形容容器。机器人车的前进方向取决于容器内的鱼游向哪边。墨迹鱼（Grafish）由一张被盒子包围的纸张组成，盒子里面放着一条浸在墨水里的活鱼。潜游

的鱼在纸上留下了一个图案：“每条鱼都有独特的生命，也有独特的死亡。”明和电机的工业产品（TOY NAKI）非常受欢迎，以至于一些日本百货商店设有专门的明和电机区。这些产品中的大多数都与用来推销一部新电影的商品没什么两样——虚拟人物的塑料微缩版。

虽然他们的作品近乎娱乐，但明和电机提供了另一种与艺术和产品市场都相关的设计思路，跨越了多种活动体裁种类。他们最初签约于索尼音乐娱乐公司，作为音乐人发行CD和进行演出，后来转入吉本工业株式会社（Yoshimoto Kogyo）有限公司的娱乐部门，这是一个著名的电视名人和喜剧演员经纪公司。在2000年，他们荣获日本工业设计推广组织颁发的“最佳主题设计奖”。明和电机将设计作为一种娱乐形式，是对宣称“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阿莱西（Alessi）产品世界的一次黑暗反击。

同样具有颠覆性的，是由马特·洛克（Matt Locke）和蒂姆·埃切尔斯（Tim Etchells）设计的《交出控制》（*Surrender Control*），这是一项通过参与者的手机来提供他们的诗意服务。《交出控制》是一款以短信形式呈现的实验性叙事游戏，通过诸如“打破某物并假装这是一场意外”或“打电话给某人并告诉他们你已经告诉过他们的的事情。别解释。”等指示，来吸引用户进入一个持续发展

的文本建议、挑衅和冒险的游戏中。这个想法是邀请人们在与远方其他人的奇怪对话中生活，并交出一些控制权。

颠覆电视这一媒介的时机已经成熟。电视有数百万观众观看，几乎触及了每个人的生活，但受到了严格监管，尤其是在美国。由于担心受到极右派抵制，害怕疏远赞助商和招致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愤怒，主要的商业电视频道很少讨论严肃的问题。改变这种情况的一次尝试是渗透到美国肥皂剧《飞跃情海》（*Melrose Place*）中的一个项目，这部剧的背景是洛杉矶的一处公寓大楼。艺术家梅尔·钦（Mel Chin）有一个主意是用电视作为“公共艺术”的媒介，提出关于性别、暴力和传染病等重要问题。他找到《飞跃情海》的布景设计师，并提出提供免费的艺术作品放在布景中。在他们达成一致后，梅尔·钦成立了GALA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来自佐治亚大学和加州艺术学院的学生和教师组成，共同来设计被他们称为非商业产品植入展示（PIMs）的电视剧道具。

仔细观察，挂在《飞跃情海》公寓里的许多GALA画作原来都描绘了洛杉矶那些发生过恐怖暴力和死亡事件的声名狼藉的地点——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去世当天的小屋、罗德尼·金（Rodney King）被殴打并录像所在的公寓、妮可·布劳瓦·辛普（Nicole Brown Simpson）的

房子。GALA注意到剧中的角色有很多性行为，但从未显示使用避孕套，于是为一个卧室场景制作了床单，床单上布满了展开的避孕套的图像。虽然不清楚有多少人真正注意到了这些微妙的干预，但这是一种新鲜有趣的布景设计与艺术的结合。

复杂的愉悦

我们认为，为了使概念性设计能够有效，它必须提供愉悦，或者更具体地说，提供一种马丁·埃米斯（Martin Amis）称之为“复杂的愉悦”的体验。在设计中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发展价值虚构。如果说在科幻虚构中，技术往往是未来主义的，而社会价值观是保守的，那么在价值虚构中则恰恰相反。在价值虚构的场景中，技术是现实的，但社会和文化价值往往是虚构的，或者至少是非常模糊的。这样做的目的是鼓励观众反问自己为什么方案中所体现的价值观看起来是“虚构的”或“不真实的”，并对定义真实或虚构的那些社会和文化机制质疑。这个想法不是要令人消极，而是要激发设计师、产业界以及大众对于电子技术和日常生活的讨论和辩论。这是通过开发另类和略带挑衅性的人造物来实现的，这些物品通过幽默、洞察力、惊喜和好奇来吸引人们。

暂停怀疑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些人工制品太奇怪，它们会被不予理会，它们必须以人们的真实行为为基础。该方法是基于将价值视为原材料并将其塑造成为物体。将独特的价值观念物质化于产品中，是设计能够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社会批判形式的方式之一。价值虚构中描绘的设计方案通过其潜在的功能和用途产生兴趣。使用价值虚构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它们是如何传达的：我们需要看到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但是是以一种给观众留有想象空间的方式。我们自己实际上不需要使用这些概念产品，而是通过想象它们被使用，从而对我们产生影响。价值虚构不能太清晰，否则它们就会融入我们已知的东西。轻微的陌生感是关键所在——太奇怪就会立刻被无视，而不够奇怪就会被纳入日常现实中。

下面来自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最近研究项目的案例，展示了这样的设计方案是如何奏效的。这些项目探索了在心理层面和行为层面我们与物体和服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消费型科技在技术、形式或结构上的可能性。重点从生产审美转向了消费审美，即一种想象的使用审美。像之前描述的艺术界的例子一样，这些项目融合了虚构和现实，借用了商业结构并结合不同的媒介，试图吸引并挑战观众。

松本逸平（Ipppei Matsumoto）利用产品设计来探索在

全球文化背景下对个人身份和意义的强大需求。使用“生命计数器”（Life Counter, 2001），你可以选择想要或期望活多少年，并启动计数器。一旦启动，它就会以四种不同的速度倒数你所选择的时间跨度：年数、天数、小时数或秒数会显示在不同的面上。根据你选择展示哪一面，当岁月在你眼前延伸，你可能会感到非常放松，或者当看到生命在你眼前飞逝时，你会开始恐慌。这个计数器的设计在视觉上很低调并且可以很容易地融入当下略带复古感的未来主义风格。这是一个经典的黑色产品，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其精确的功能和对令人不安的信息的低调显示。

在《来世》（*After Life*, 2001）中，吉米·洛伊佐（Jimmy Loizeau）采用设计来使一个禁忌的主题戏剧化。虽然洛伊佐是一位无神论者，但当他的亲人和宠物相继去世时，他感到需要用一种其他想法来替代宗教上的来世。他想象了一个经长期文化转变后的结果，当人们完全接受一种以电子为媒介的文化时，电子文化会呈现出一些更传统的文化才有的庄重。电池会和骨灰盒同等重要吗？洛伊佐的价值探索造就了一种维持来世的装置。它由一个高架床/小车、身体袋、锌/铜湿电池、萃取管、电压表、1.5伏电池和盛放器组成。当有人去世，他们胃里的东西会被排出以提供酸来为一块特别的“来世”电池充电，这块电池

就像一块墓碑一样有刻字在上面。作为一个物体，它让无神论者也会悲伤。一旦电池充好电，它可以被用来为各种现有的和特别设计的设备供电，如夜灯、手电筒、马达。

在诺姆·托兰（Noam Toran）的短片《给孤独男人的物件》（*Object for Lonely Men*, 2001）当中，主人公渴望与1959年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电影《筋疲力尽》（*A bout de souffle*）一致。托兰解释说：“在这部电影中，整个布景都是这个角色正在为他的外出之夜做准备，这并不比我们平常的外出之夜更荒谬。他待在家里，然后以另一种方式出去。”该项目不仅探索我们与电子物体的关系，还探索这些物体如何传达幻想。实体设计包括一个可延长的电视餐盘，其中包括一个儿童方向盘、一个女性的头部和一把切割枪。它可以作为你租录像带时借用的工具包，也可以作为一个在特殊餐厅里为孤独男人准备的餐位，在那里你可以选择你的食物，并与之互动。

诺姆·托兰的另一个项目，“给孤独男人的配饰”（*Accessories for Lonely Men*, 2001），是由八个产品组成的一个系列，设计这些产品旨在为那些独自生活的人提供一些共同生活时的附带乐趣。当设计师开始思考我们是否错过了一个人或他们留下的一般性痕迹时，就产生了设计这些产品的想法。在夜里，“被单小偷”（*Sheet Stealer*）

会把床单卷进附在床边的管子里。一旦被冻醒，睡觉的人就可以把床单再拉出来并夺回它。在另一个产品中，一个女性轮廓的纸板被放置在一束光前来投出阴影。这盏灯甚至还有一个小抽屉来存放纸板。其他的设计考虑到了更为亲密的时刻：“卷胸毛器”（Chest Hair Curler）一旦被放在使用者的身体上，它的钢指就会轻轻开始旋转，摆弄使用者的胸毛。而在自慰性行为之后，“共享香烟”（Shared Cigarette）就会就位。该装置有两个孔，一个用于放置香烟，另一个用于呼出烟雾。另一方面，“速射抛盘机”（Plate Thrower）则是被用于激情澎湃的时刻。此系列还包括一对像冰冷的脚一样的物体，放置在床的尾端，一个从你脸上抚过一缕头发来叫醒你的闹钟，以及一个当你睡着以后放在枕头上的可以呼出温暖气息的设备。

这些物品显然不是为了量产而设计的，而是为了提供精神愉悦以及激发反思。它们是为思想设计的产品。它们的通用形式提出了关于在概念设计中形式使用的问题。如果它们过于现实——也就是说，如果它们看起来像是真的应该被使用——那么像这样的物体就会立刻变得荒谬可笑。它们的抽象形式表明它们是要被用于想象的。

不同于设计模仿人类行为的物体，詹姆斯·奥格（James Auger）从心理层面探索技术增强我们的身体，以

及利用价值虚构提示人们未来可能出现的价值，尽管它们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非常不同。他感兴趣的是，在我们寻找新乐趣的过程中，新的技术可能将如何影响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并要求我们思考他的设想成为现实的可取性。

奥格的装置可以让人去到他们不在场的地方。戴上头戴式显示器，用户可以从另一个人那里接收信息，那个人的头戴式显示器上装有摄像机和双声道麦克风。那么比如，一个人可能会被雇佣代替他人去花时间偷看节目，参加会议、相亲，甚至是购物，通过头盔上的扬声器，口头指令会从用户传送到宿主。宿主也能够享受这个体验吗，还是他们只是把自己的身体租了出去？其中一个版本的装置蒙住了宿主的耳朵和眼睛，使他们失去人性，并清楚地提醒他们，他们只是一个租来的身体。在另一种情景中，狗被用作宿主，将乡村的图像和声音传送给客户。一种更高级的服务可能允许客户调频到一系列不同的宿主，就像它们是电视频道一样。当然，这个装置也可以有社会效益，例如，为足不出户的人提供一种与他们的环境相连接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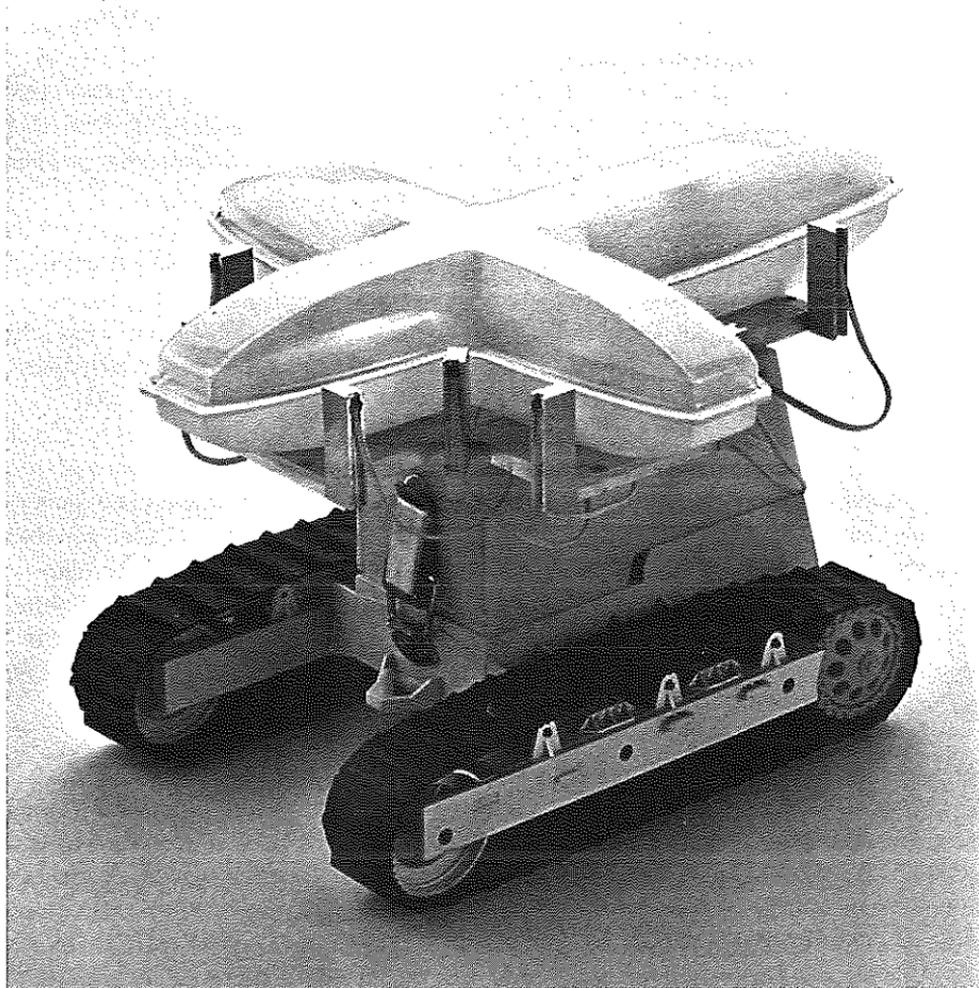
像这样的设计提案只能存在于市场之外，作为一种“概念设计”的形式——并非一个设计项目的概念阶段，

而是一个设计提案，该提案旨在挑战那些与电子设备如何塑造我们生活相关的先入之见。这些概念甚至可以通过电影和图书的形式来表达，而不是产品形式。设计师需要探索这样的设计思考如何以保持设计方案的批判完整性和有效性的方式重新进入日常生活，同时面对逃避主义、乌托邦主义或幻想主义的谴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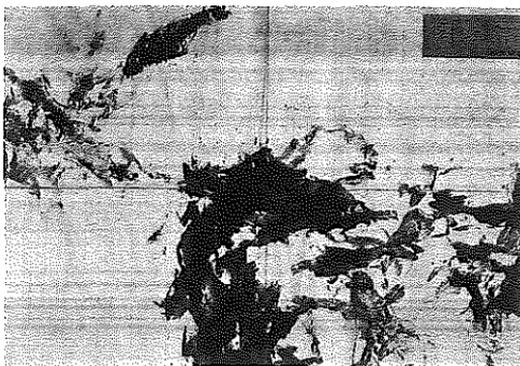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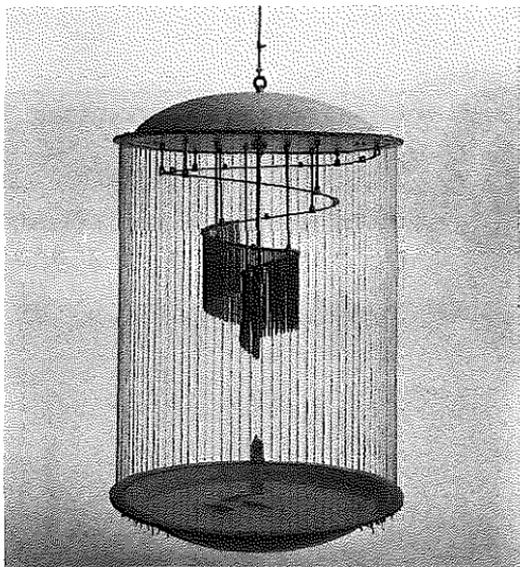
使这成为可能的一种方式设计行业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建立自身独有的愿景，与公众一起向产业提出多于眼下其所能提供的更多需求。这不仅需要改变设计师看待自身立场的方式，还需要改变专业的设计组织和协会对他们的自身角色的定位。也许他们可以效仿一些建筑机构的做法，通过为执业设计师举办竞赛和研讨会，以及通过更具挑战性的展览和出版物来吸引公众，重点关注支持鼓励多样化愿景的需要。

或者说这是一个“学术”设计师的角色？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探索设计作为社会批判的颠覆性角色，而不是写论文和寻求传统学术界认可。不受商业限制，并立足于教育环境，他们可以提出具有挑衅性的设计方案，挑战消费电子行业简单的好莱坞式愿景。设计方案可以作为一种媒介，来激发公众、设计师与产业之间的辩论和讨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模糊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

限，以使概念性的东西变得更加真实，而这真实仅被视作众多有限的可能性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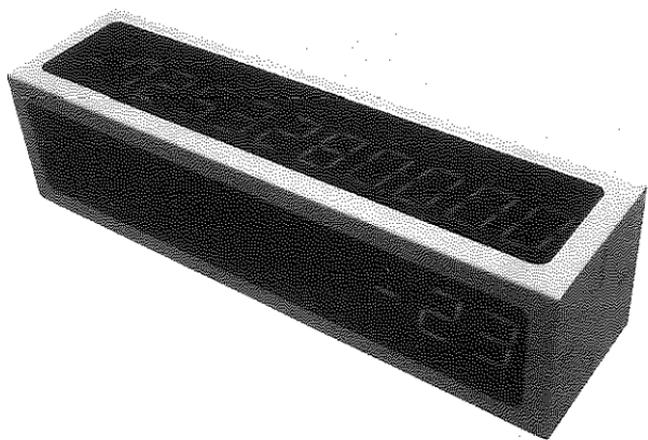


明和电机的三种产品：圣鱼、电话鱼笼和墨迹鱼，第8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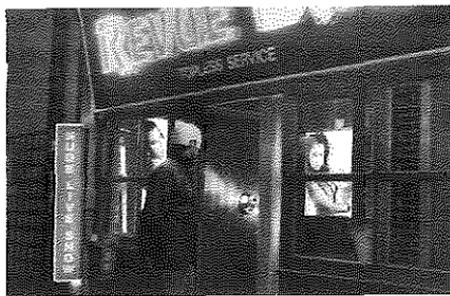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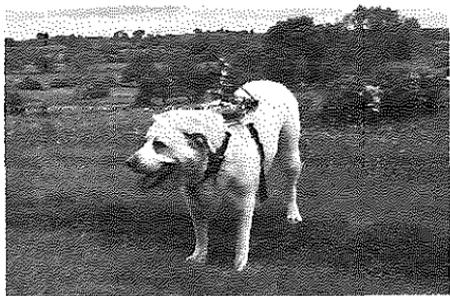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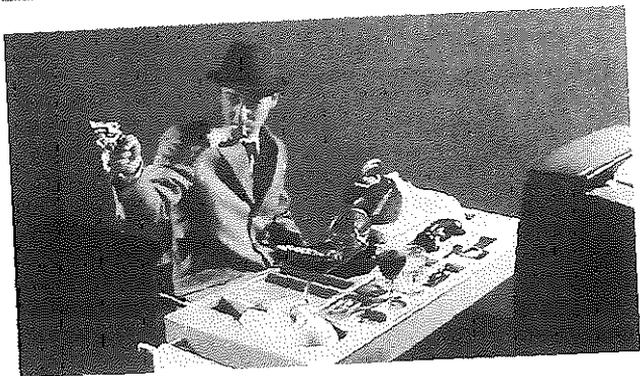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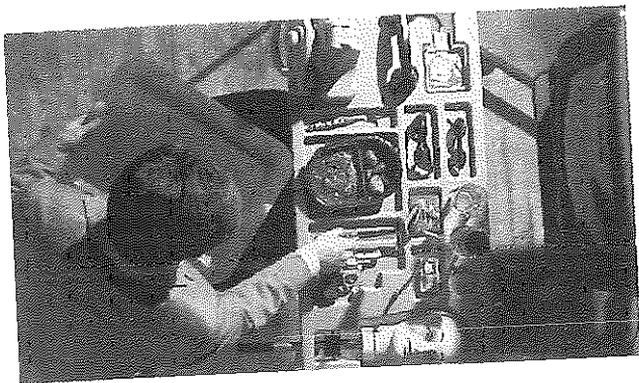
来世，吉米·洛伊佐，第8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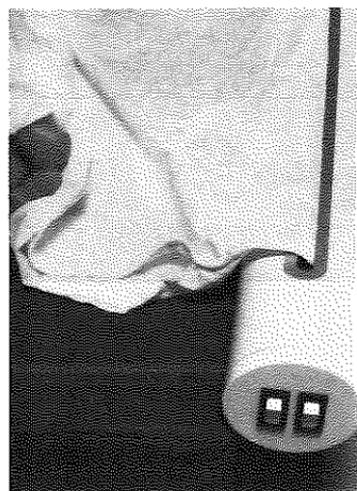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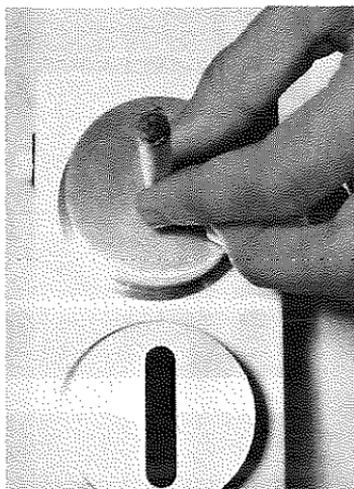
生命计数器，松本逸平，第8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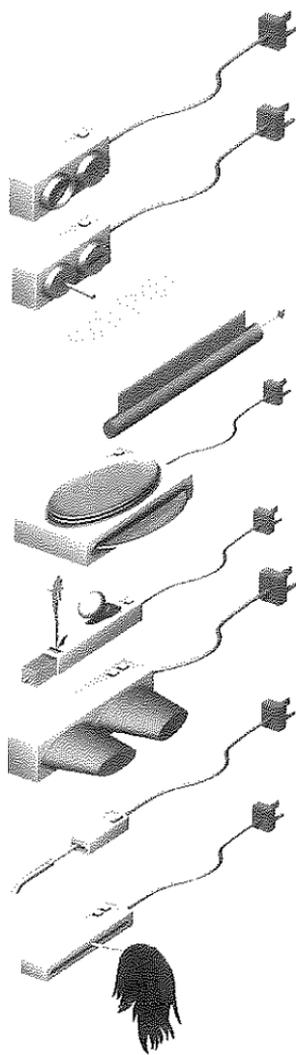
社交远程呈现，詹姆斯·奥格，第91页



给孤独男人的物件，诺姆·托兰，第89页



给孤独男人的配饰，诺姆·托兰，第90页



5. 电子物体的隐秘生活

安慰剂项目

安慰剂项目（Placebo）是一个将概念设计从美术馆带入日常生活的实验。我们设计并制作了8个原型物体，以调查人们对家中电磁场的态度和体验，并将它们安置在志愿者那里。这些物体由中密度纤维板（MDF）和另一种特殊材料制成，故意简单概略并让人隐约感到熟悉。它们的开放性足以促使故事发生，但又不至于太过开放而让人不知所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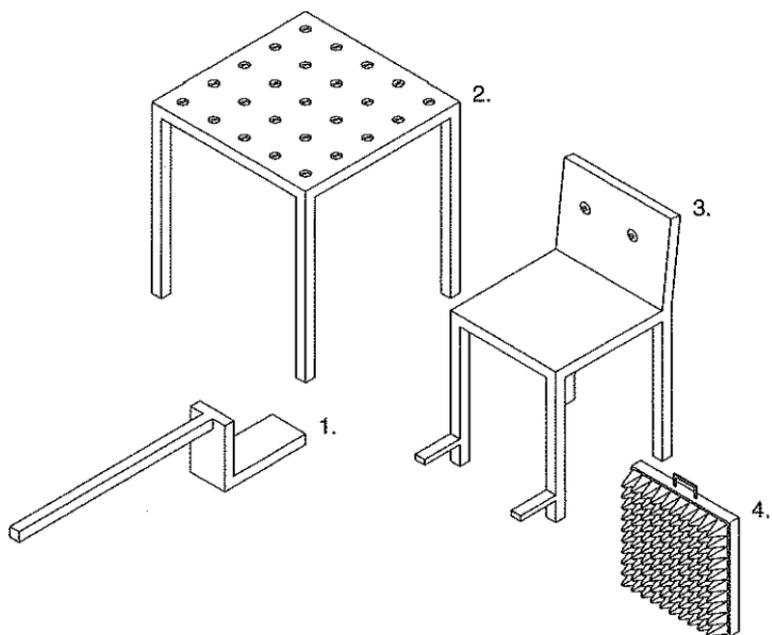
一旦电子物体进入人们的家中，它们就会发展出私有的生活，或者至少是人类视觉看不到的私有生活。当物体相互干涉或发生故障时，我们偶尔会瞥见这种生活。许多人认为，手机会使耳朵发热，或当他们坐在电视机旁边时，会感到皮肤发麻。几乎每个人都听说过有人通过他们的身体收听无线电广播的故事。我们对这些故事是否真实或科学并不感兴趣，但我们对人们为解释电子技术并与之发生联系而形成的叙事感兴趣，尤其是他们的电子物体发出的那些看不见的电磁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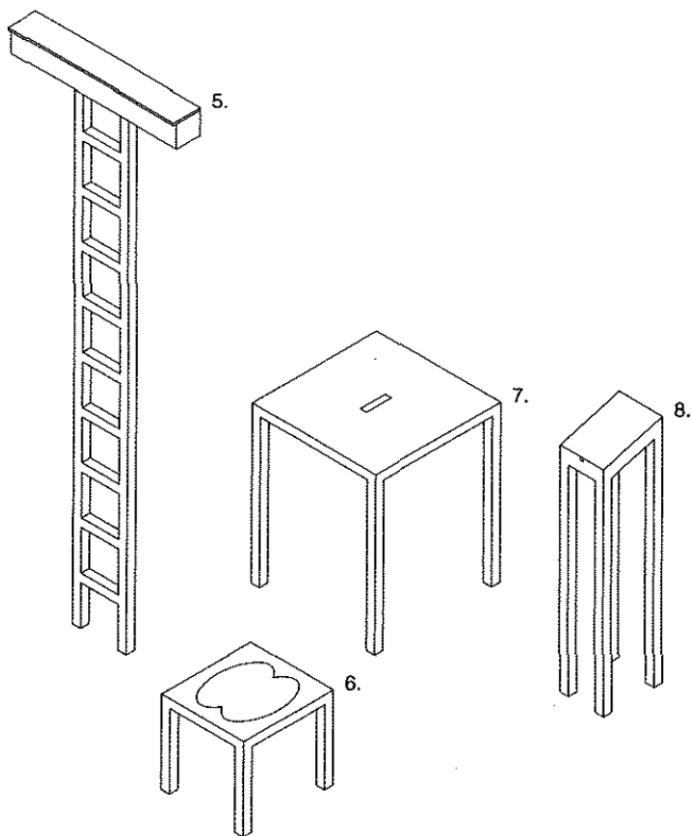
设计安慰剂物体是为了引出关于电子物体隐秘生活的故事——既有真实的，也有想象的。安置这些物体的家庭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找到的，包括一份伦敦上市杂志上的广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Victoria & Albert）博物馆的工作坊、牛津街上的塞尔福里奇（Selfridges）百货商店的橱窗展示，以及一份全国性报纸上的文章。潜在的用户填写申请表，详细描述任何使用电子产品的不寻常经历、他们对电磁波的态度，以及选择某一个物体的原因。当他们与认领的物体的分配时间到期，我们采访了参与该项目的人，并与摄影师贾森·埃文斯合作创建图像，捕捉并放大在采访中透露的细节。

设计师不是总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们关不掉我们周围巨大的电磁网络。虽然我们不能改变现实，但我们可以改变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就像一种医疗安慰剂，这个项目中的物体实际上并不能消除或抵消人们的担忧，但它们可以提供心理安慰。安慰剂项目绝不是科学的：尽管我们知道民族志和人类学的方法，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选择了一种更加非正式的过程。我们想知道人们是否比产业界认为的那样更容易接受激进的思想，并测试我们对于审美意义和电子技术的想法。我们承认这组物体使用者是自主选择的。我们也承认他们可能是特殊的人。但他们都是真实的

人，并且我们的任何发现都是基于现实而非虚构的。

任何安慰剂的原型都不太可能成为“现实”，至少不能通过商业市场实现。作为一次性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会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即使它们是可负担得起的，或者可以大规模生产，它们高度特定的审美功能会意味着它们可能只会在有限的时间内有用，就像一本书或一个视频一样。我们喜欢可以出租这些产品的想法，以反思体验的形式提供一种服务。与他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些产品可能会鼓励租借人以不同的方式审视他们的环境，尤其是在电磁场方面。





物体

1. 寄生灯

这盏灯是一个“有需求的物体”（needy object）——它只有在靠近电子产品时才会工作。它的形状提供了一个放置电子产品如收音机的地方，并允许灯集成到一摞书中，以达到合适的高度。寄生灯并不依赖于电磁场，实际上它是由电池供电的。像奶头椅一样，它使用电场传感器将其功能强度——在这种情况下是20个LED发出的光量——与它所感知的电场强度联系起来。

2. 指南针桌

这个桌子提醒你，电子物体超出了它们的可见范围。当有像手机或笔记本电脑这样的物体放在它上面时，它表面的25根指南针就会抖动和旋转。根据观众的心理状态，抖动的针可以被解读为邪恶的或迷人的。当我们设计指南针桌时，我们想知道是否有洁癖者会试图让所有的针都排成一排，忽略房间的建筑空间，而选择地球的磁场。

3. 奶头椅

在椅子下方安装了电场传感器和天线。当椅子被放置于电磁场中时，椅背上的两个奶头就会开始振动，坐着的人就会意识到无线电波穿透了他们的躯干。他们自己决定

是留下来享受柔和的嗡嗡声，还是搬到一个“更安静”的地方。由于磁场也可以从地板下面的电线流向入座者的身体，椅子有脚踏板，这样你就可以将你的脚与地面隔离。我们喜欢它有点拟人化，就好像你坐在它的腿上。

4. 避电器

这个物体是个典型的安慰剂。虽然避电器是由导电泡沫制成的，但它不接地，因此并不会真正吸收辐射。我们感兴趣的是它是否会让主人感到更舒服。例如，如果你在靠近电视的地方工作，你可以把这个物体放在你和电视之间，创造一个庇护所——一个让你感觉更好的舒适区。

5. 阁楼

这个铅封的箱子位于梯子的顶部，用来存放珍贵的磁性纪念品，如电话留言、录音带、软盘等，让它们远离潜在的有害电磁场。这是为住在公寓里的人而设计的阁楼。这个物体向来访者表明，您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存放着特殊的物品，但它是禁止取用的。进入阁楼可能成为一种仪式的一部分。

6. 排电椅

有些对电高度过敏的人会从身体中排放多余的电来缓解症状。他们将一根电线缠在手指上，然后连接到一个只有接地针的插头上。通过使电流从身体排出进入系统，这

样做确实使人接地。这款凳子的工作原理与此相同：把凳子插上电源，光着身子坐在椅子上的不锈钢板上。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人们会把这件物体放在哪里：是在浴室？卧室？客厅？它是卫生用品、冥想用品还是功能性椅子？

7. GPS（全球定位系统）桌

这个桌子里面有一个全球定位传感器。只有当它能清楚地连接到卫星时，它才能显示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其余时间它会迷失并显示这一事实。其理想的主人需要有一个暖房或大窗户，或一个花园，这样他们至少可以不时地把这张桌子带到户外，从而它可以与卫星相连，发挥它的潜力。人们可能会觉得把它关在室内有点残忍，我们喜欢这样的想法。

8. 移动电话桌

这张桌子是对驯化移动电话的一个尝试，移动电话的合成又紧急的吵闹声很难抵抗。回到家，移动电话被放进桌子里面，铃声被关掉。只要有人打电话，桌面就会微微发光。这个桌子显示了电子物体如何使用更温和的语言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或调和与人体的接触。当它发光时，它比铃声更容易抵御。如果预计会有电话，电话桌可以放在电视后面，如果你不想被打扰，可以把它放在视线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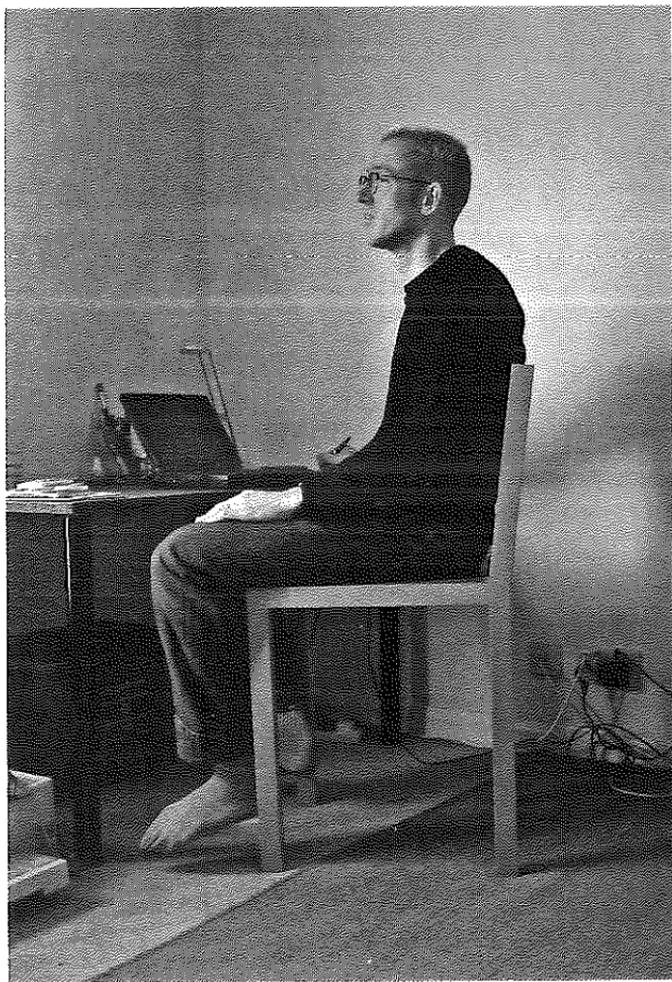
黛安娜 (Diane) 和阿拉贝拉 (Arabella)

2001年6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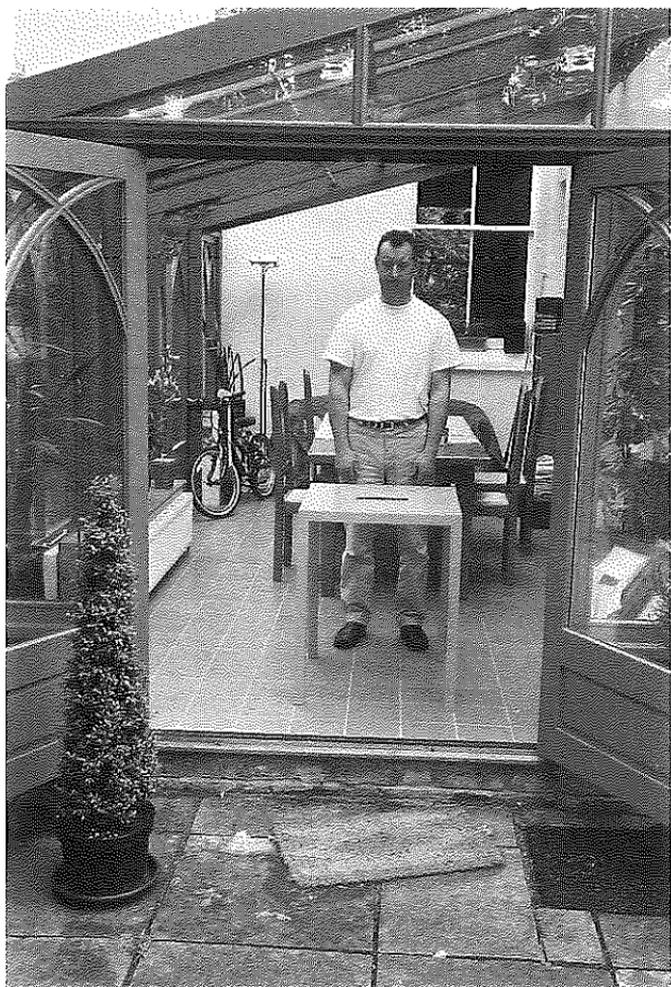
埃玛 (Emma) 和康斯坦斯 (Constance)

2001年6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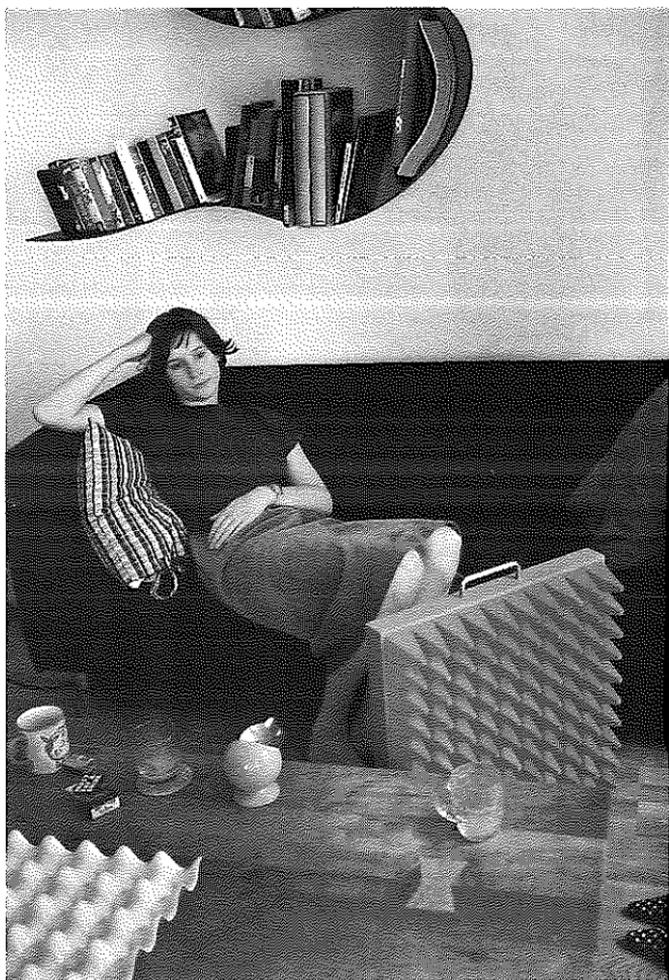
尼尔 (Neil)

2001年6月11日



迪克 (Dick)

2001年6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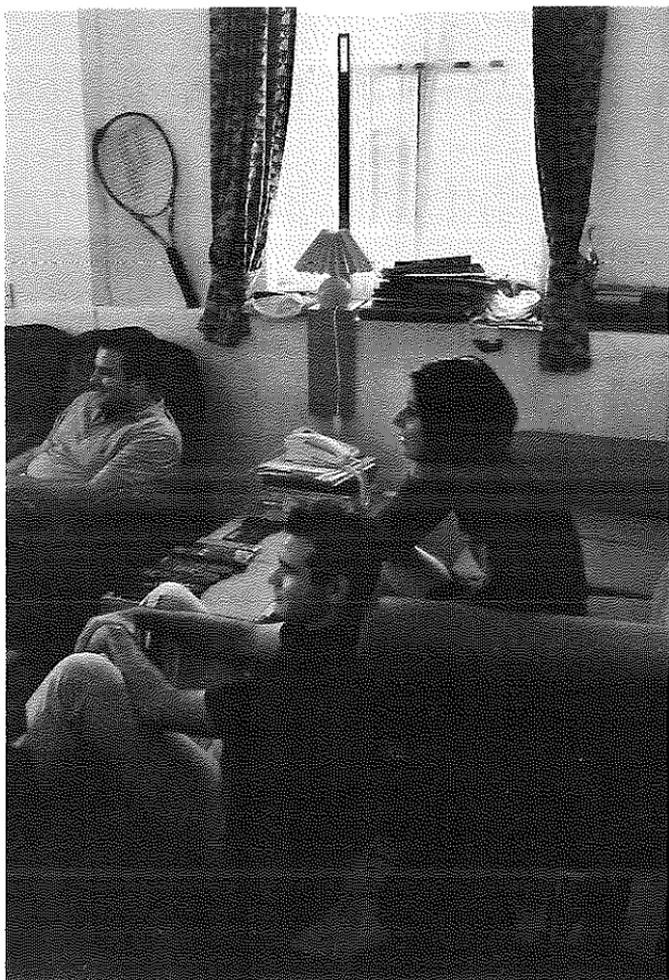
劳伦 (Lauren)

2001年7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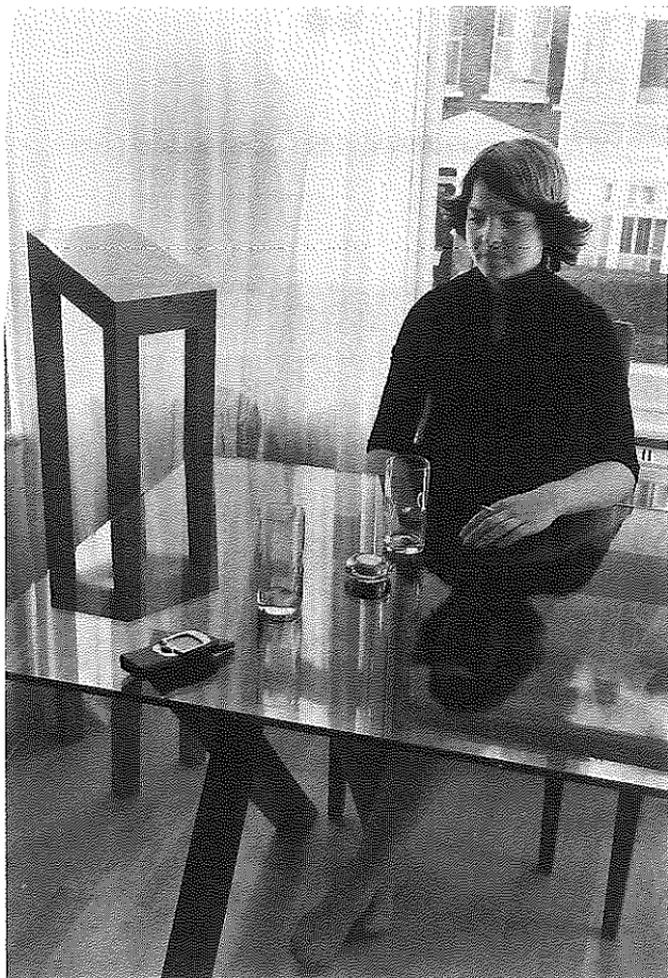


索菲 (Sophie)

2001年7月7日



丹尼斯 (Denis)、哈里 (Harry) 和丽达 (Lida) 2001年7月9日



特蕾西 (Tracey)

2001年7月5日

访谈

排电椅

埃玛 (Emma) 和康斯坦斯 (Constance) (3岁)



当你和你的朋友交谈时，你是如何描述这个物体的？

这张桌子应该能排掉房间里额外的噼啪电波和辐射。我个人对静电很敏感。很多时候，尤其是在这个房间里，有很多无线电波嗖嗖而过。这就是我对它的描述：我希望它能对那些四处飞舞的潜在有害的无形东西有一定作用。

物体现在在哪里？它最终停留在了你家里的什么地方？

它就在我们客厅中央的电视机旁，真的是活动的中心。我90%的时间都待在这里。

为什么你不考虑把它放在卧室、浴室或房子里的任何其他地方呢？

我想是因为在卧室里我只使用电灯，但在这里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电器。

你实际用它来做什么？

它除了在那里，我女儿有时会玩它，她会玩玩具放在上面，诸如此类。它被用作一种传递物品的地方，把房子里物品转移到其他地方，例如报纸之类的东西。

你会把它当椅子坐吗？

是的，有时候确实坐了。

你做过什么实验吗？

当我用手机的时候，我有时会把手放在它上面，看看它是否会使我身体的疼痛停止。

那样做有用吗？

它确实有点作用。我想我可以多打一会儿电话，身体也不会疼。当我熨衣服的时候，我当然用它来防静电，尼龙的东西会噼啪作响，我就把它放在上面。静电肯定被排出了。给我女儿梳头的时候，我尝试让她坐在上面，但她不感兴趣。

电视机受到磁场的影响——顶部的画面时不时地会消失，显然这和磁场有关。所以我们希望会有魔法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把它放在电视机旁边。但恐怕这并没有发生。我还在上面加上了天线，因为我们很难获得足够好的图像。

这有帮助吗？

有时我觉得它有帮助，没错。

照看这个物体的经历对你看待电磁波的方式有何影响？

它确实让我意识到我们的房子里需要有多少东西，因为它让我意识到有多少东西是开启着的。我们在这里有许多奇怪的经历。灯泡，它们不只是会熄灭，还会爆炸。有大约六个月时间，我们的顶灯根本不工作。我不得不说，不管是不是和桌子有关，它们现在在工作了，它们似乎自己好了。

还有其他关于电子产品的经历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很容易受到静电的影响。大约六周前，我和我的女儿在肯辛顿高街（High Street Kensington）的西夫韦（Safeway），我一走进来就电了她一次。之后我一直电她，电了她五次后，她开始不高兴，我亲吻了她，但又电了她一次，她就开始哭了。我在擦她的眼泪，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还在电她，到最后我不得不让别人把她从手推车里抱出来，把她放下，因为我们在商店里的时候我不敢碰她。这非常非常奇怪。只有我和某些商店——当我走进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点奇怪。如果我接触到东西或者我的孩子，我就会电到他们。

你把这件物体给别人展示过吗？

当他们进来的时候，我把这件物体展示给了每个人，正如我所预料的，有些人很着迷，有些人嗤之以鼻。有些人很担心，我不得不解释说，插头只是一个出口，而不是一个进口，然后他们似乎就放心了。但也有很多人很担心它到底是什么。我很难解释它应该做什么，因为我不确定是否是自己在做这件事。

你认为它真的会插电吗？

是的，我想是的。像我所说的那样，我打电话的时候身体很疼。这当然起了作用。它尤其能让我平静和安宁。

它能被描述成一个小工具吗？

不，我确实把它当作一张桌子。它更像是一张特殊的桌子，而不是一个看起来像桌子的小工具。

你觉得把椅子之类的东西，像熨斗或炊具一样插进去怎么样？

这很奇怪。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不是你通常会做的事情。它是一个有点古怪的角色，我喜欢。我喜欢它是熨烫机的连接线，像一个家用电器。如果全是塑料涂层，我不

会这么喜欢的。

你认为什么样的人 would 想拥有这样的物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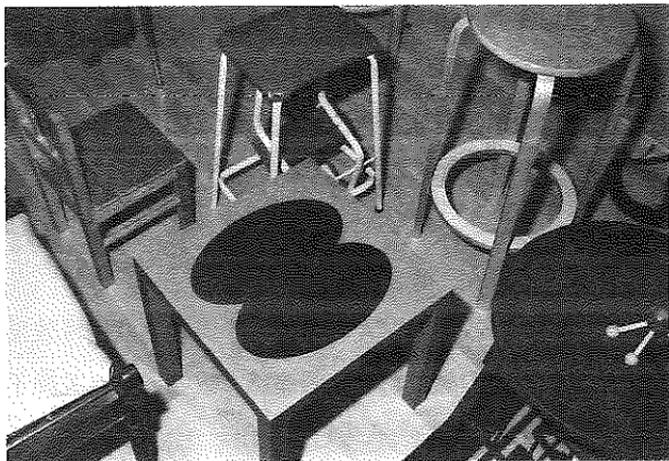
我想说任何身边有很多电子产品的人，他们担心这些产品可能会带来的影响，但他们很乐意拥有一些简单、现代、少要求的东西。让它在没有任何输入的情况下，就在那里工作，真是太完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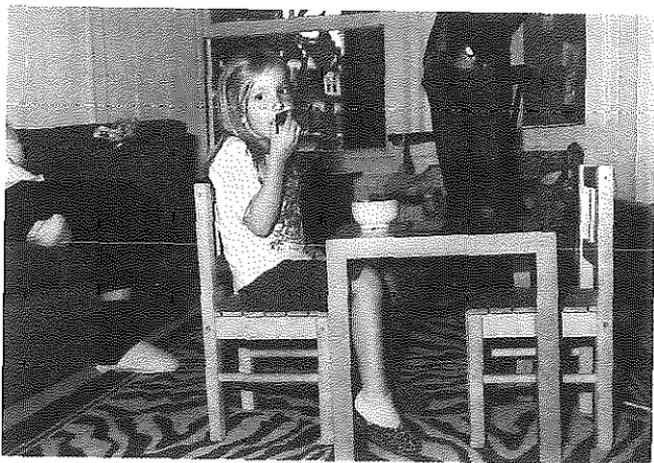
你认为很多人会相信它真的在工作吗？

可能不会。我能明白人们想要一个有相当戏剧性效果的东西，如果他们触摸它时有刺痛感，或者如果它关掉了他们的手机，那么他们会认为它在工作。

所以你把它看成是不断地在环境中工作——你把它插上插头，房间里的一切都被吸收了。是这样吗？

是的，我想象它像一束花一样静静地工作着。你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些非常有益、非常温和的事情，但你不一定需要知道。这就是我如何想象它的。





如果我们要做另一个像这样的物体，你会怎么重新设计它？

如果有一种仪表能告诉你什么时候物体在工作……我想这就是它所需要的。

你们对它的用意是否有过讨论或分歧？

当然，和我儿子，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它是否有用，它怎么工作，等等。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它是被动的，并且你不能用它做任何事情，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人们没有更多地与它互动。

如果更多的物体具有电子功能，你会做何感想？

哦，是的，我喜欢这个主意。如果能有一个像早餐吧台这样的东西就好了，它是整个房子的中心。早上按下按钮，让你的腿暖和一下，那该多好啊。你可以在那下面放手机电池充电器，你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进那里面。

所以你很乐意和越来越多的科技生活在一起。你似乎在欢迎它进入你周围的环境。

其中一些太复杂了，难以使用。我受不了50页的说明书……我想它们应该要很简单。就像一架钢琴，你只要打

开它就能弹奏一些东西，然后当你变得更聪明时，你就能学会如何用它来做更复杂的事情。

当你得到一个像这样的功能，非常深奥难懂，你会喜欢它吗？

它的作用不那么明显，不是吗？我总是很乐意尝试一些东西，如果它们的效果很小或很短暂，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我认为这会使它更有趣。

如果可以的话，你会租家具吗？

我很乐意，那太好了。我喜欢改变。我喜欢把家具摆来摆去，因为如果你不打算一直搬家，这会给你一种新鲜的感觉。

你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安慰剂物体吗？

当然，尽管我不确定它是否在工作，但我还是很乐意坐在那里，一边打电话一边把我的手放在上面，因为它可能在工作或有一些效果。熨烫衣服后，我把熨斗放在上面：“它现在很特别，它已经去静电了。”所以我确实发现它有种有益影响，即使非常小。

指南针桌

黛安娜 (Diane) 和阿拉贝拉 (Arabella)



物体现在在哪里？

阿拉贝拉：在客厅里。这是我们家里的公共区域，也是我们的社交区域。我们带朋友来这里，当我描述这张桌子时，每个人都对它很感兴趣，都会过来看一看。

你用它做什么？你在上面放东西了吗？

黛安娜：因为它所处的位置，它就只是放报纸或你正在看的书的地方。

阿拉贝拉：是的，但是我们没有在它上边存放任何东西。我觉得很难过，因为它有所有的指针盘。能看到它们真好。

如果它有一个可以清洗的表面，你会把它放在厨房里吗？

黛安娜：那太酷了。我想厨房里有很多电器。但我们并没有发现它真的对这些物品有反应，它在房间里移动更有趣。

你做了什么实验？

阿拉贝拉：我不知道，比如……我们对着它挥舞着东西。

黛安娜：我们试过用吹风机，使它动了一点，但是我们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空气流通。还有移动电话……

阿拉贝拉：随身听、CD播放机。

黛安娜：我们试着把它放在灯旁边、电子钢琴旁边和电视旁边。

在那些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

阿拉贝拉：反应不是很大。但这有点难说，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使用的大多数东西里面都有磁铁……我的小随身听耳机里实际上有磁铁。

跟我们说说这些画。

黛安娜：这是在房间里画的桌子。

阿拉贝拉：它似乎对散热器有点着迷，但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

黛安娜：太奇怪了。这背后是有计划的……（迅速地翻页）这是房间，还有电器设备。我们有电话、电灯、电子钢琴、电灯开关、另一个小台灯、电视、立体音箱，以及这个收音机和另一个电灯开关。

告诉我们你们的发现。

黛安娜：基本上房间的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举着图），都指向一个方向，都挺正常。但在散热器周围，它做了很奇怪的事情。就像这是它现在的位置，它们都指向那个电灯开关，但最后一排有点偏离散热器。然后我们把它放在散热器旁边，它就像这样向上（参照图表），所以散热器在这里，这些指针的反应在远离它，而这些是正常指向的。

阿拉贝拉：外面有一条我们不用的卫星天线连接线，我们想知道这是不是和那有关。

黛安娜：所以我们进行了测试。我们把它拿出来，它们都很正常。似乎是散热器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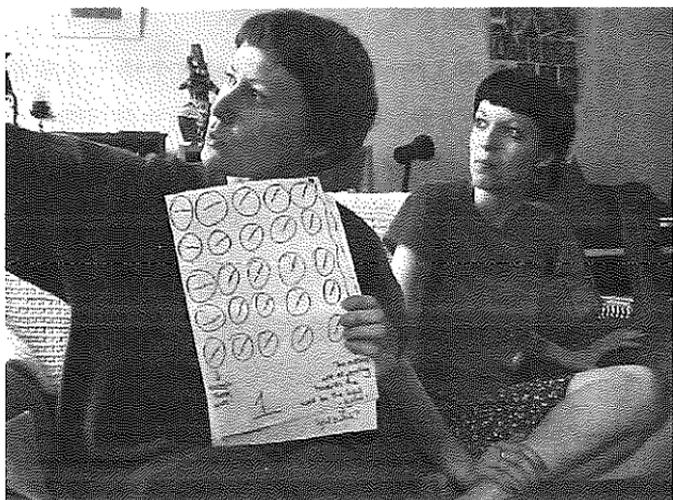
这让你们对散热器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阿拉贝拉：有点让人担心。

黛安娜：有点不祥。

阿拉贝拉：我不知道，这不是我认为的会让它产生反应的东西。我还以为会是电视之类的东西呢。

黛安娜：因为我们试过把它放在电视前面，把电视打关闭，但并没有什么区别。但这让我更多地思考你一直以来的生活。这些不同的电流，是无形的……除非你有一



张指南针桌。

你把它移到外面有发现别的东西吗？

黛安娜：那倒没有，不过把它放外面还挺有趣的。但我们认为有可能，考虑到在环境中移动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如果它有轮子，你可以让它在周围有更多移动。就像一个服务员的手推车？

你会把它描述成一件家具还是你认为它属于电子物体？

阿拉贝拉：我仍然把它看作一张桌子，一张富有美感的桌子。即使它可以是功能性的，我也认为我不会主要以这种方式使用它。我很喜欢这些表盘，我想看看它们。

家里的电子物体是否在家人、宠物或来访的客人之间造成过什么不寻常的情况？

阿拉贝拉：我有烧灯泡的坏习惯，有时它们也会变暗。自从我住在这里以来，有两次我进来把灯打开，结果厅里的灯都灭了。我真的是静止不动的。我对所有金属的东西都会触电。所以，当我下车的时候，我都用指甲碰把手，想都不用想，这样把手就不会电到我。

照着桌子的经历对你思考电磁波的方式有影响吗？

黛安娜：当然。但也会思考有多少物体里面有磁铁，你放在头边上的东西，比如手机。

阿拉贝拉：我想如果房间里有一样东西真的让桌子变得失常，那我就会有有点担忧……但事实上并没有，挺幸运的。

黛安娜：只有散热器。

你把这个物体给别人看了吗？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阿拉贝拉（对房间里的一个朋友说）：你过来看看。

朋友：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当它到这里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它会是这样。

你以为会是什么？

朋友：非常神奇的东西，会变戏法之类的。

阿拉贝拉：也许这是我们的错！

黛安娜：我们谈了很多。我姐姐很喜欢，但她研究科学。她让她的手机这样做（在指南针周围挥舞手机），这样表盘就会一圈一圈地转。

你认为这样的物体在人们的生活中会有一席之地吗？

阿拉贝拉：是的。

黛安娜：是的，当然。它们让你思考得更多，它们真的很有趣。

在日常生活层面呢？

黛安娜：每天思考很好。

阿拉贝拉：我认为如果每个人的家具都是纯功能性的，那太无聊了。

如果这不是纯功能性的，那它是什么？

阿拉贝拉：嗯，它上面有刻度盘。或者这是功能性的吗？

黛安娜：是好奇心。

它们不是告诉你哪边是北吗？这不算功能吗？

黛安娜：知道这些有什么意义？知道北在哪里，这有什么用？

作为一件户外家具怎么样？

阿拉贝拉：我想我会最喜欢那样。

黛安娜：因为无论如何，你都要搬动一件花园家具，不是吗？

朋友：如果你在户外，知道哪个方向是北也会更相关，而不是在室内。在室内你不怎么会考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黛安娜：不过你应该考虑。这想法很奇怪，不是吗？

我注意到你写过指针作为一种标界是多么有用，所以你可以用桌子来取读数。

黛安娜：你可以把桌子转过来，但是针还是会指向同样的方向。我觉得很酷。如果有一个北方，如果你把它印在那里，它就会有一个方向，不是吗？但如果你让它保持原样，它可以有任何方向。但是你可以让刻度盘移动，这样你就可以把它设为0，决定其中一个位置是0，然后让它旋转20度，等等。然后你们可以取一些读数。

阿拉贝拉：我可以想象你，有一天晚上说：“我要读一些数……”（大家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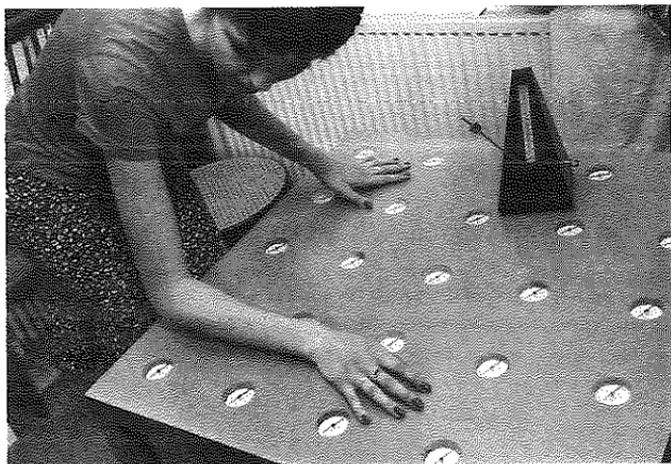
黛安娜：我要买一本记列车号码的书。

你说它是功能性的，然后你认为指南针的作用是无功能性的。

黛安娜：我只是想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画了这些图，试图展示散热器的情况，但因为它们是手绘的，它们有点乱。但是你可以做读数，你可以画出整个房间的磁性平面图。这很有趣。

阿拉贝拉：是的，那会很有趣。（大家笑）

黛安娜：我不知道我是这样的（更多笑声）。我感到脸红。





阁楼

索菲 (Sophie)



当你和你的朋友交谈时，你如何描述这个物体？

靠墙支在梯子上的一个大箱子。有几个人来找我，我不得不解释说：“哦，顺便说一下，我房间里的那个东西是一个阁楼，我已经认领了它。”

物体现在在哪里？为什么把它放在那里？

在我的卧室里，一个相当杂乱的房间。

你用这个东西做过什么？

我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经常使用它。我发现要思考往里面放什么东西很难。一旦就位，梯子很快就能适应周围的环境——我在复习的时候会贴东西在上面。我放了一些零碎的东西进去，但不是很多。我更担心什么是合适的，而不是把东西放进去。

你在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比如我不怎么听的磁带，有情感价值的磁带，还有一些照片。我会把我的乘车卡放在里面，因为它总是被消磁，所以我以为它可以被保护，但我每天都需要它。我会放一些在某种程度上是永久的或者不是经常需要的东西。因为它很高，很难取得，所以我放进去的任何东西都必须

值得它的位置。

你觉得箱子里你可能会放入的东西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呢？

一些感性的东西，一些非常私人的东西，一些我只想保存下来，知道它们在哪里，而不是丢弃的东西。很有可能正好我会拿起特定类型的物品，很难直接说出是什么，就像我有其他装满旧信件或来自我生命中特定时期的东西的箱子一样。

你还有的其他种类的箱子或收藏品是什么？

因为在过去几年里我搬了很多地方，所以东西都被放在箱子里留在那里了。我有一箱箱的磁带，一箱箱的信件和明信片，还有一箱箱零落的东西，比如一箱箱的别针之类的东西。

你觉得扔东西很难吗？

是的。我最近完全搬出来住了，我妈妈让我盘点了所有的东西。这些年来我积累了很多我不想扔掉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放进阁楼然后又马上拿出来的？

我本来打算把一些首饰放进去，但决定还是不了，因为它是个很大的箱子，首饰会到处乱碰，而且很容易碎。我试着去想那些脆弱的、需要以某种方式保护的东西……更像是真的活物，但它们其实不适合放进去。

活物吗？

植物或类似的东西，幼苗，但那样不行，因为它们得不到阳光。

如果你必须把这个物体给别人，你会给谁？

可能是我妹妹，看看她会怎么做，可能会有细微的不同。她很像我，囤积很多东西，但在其他方面又很不同。

你觉得她会对这个用铅做的、保护东西的想法有什么反应吗？

可能没有那么多。我物理考试分数是A，她没有，所以我可能比她更了解这类事情。她不太可能有这种想法。



如果这个物体要传递给其他人，你会给下一个认领者什么建议？

我可能会告诉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这很容易做到，花点时间去想清楚你会放什么进去是值得的。我们很容易就把它放在那里，不放任何东西进去，因为它根本就不会打扰到我们。

你认为什么样的人 would 想拥有这个物体？为什么？

我能想到它会吸引那些比我更有条理的人。我很没有条理，我的东西到处乱放。在某种程度上它试图让事物有一种秩序。但它可能会吸引那些已经喜欢它的人，他们想要一个不同的空间来放东西。

你认为这类物体在人们的生活中会有一席之地吗？为什么？

是的，我想会有，但我不认为它会吸引所有人。

如果家里有更多的物体具有审美或智能功能，你觉得如何？

拥有一些能让你思考更多，而不只是没有特定目的的物品，这将是非常好的。

你认为你会在哪里购买这样的物品？

不知道！在宏贝斯（Homebase）可能有它们。

你认为它们会在宏贝斯出售吗？

不！……我真的不知道它会在哪里。

如果在宏贝斯销售，它会在哪个区？

储物。

如果它在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出售，它会在哪个区？

可能更像家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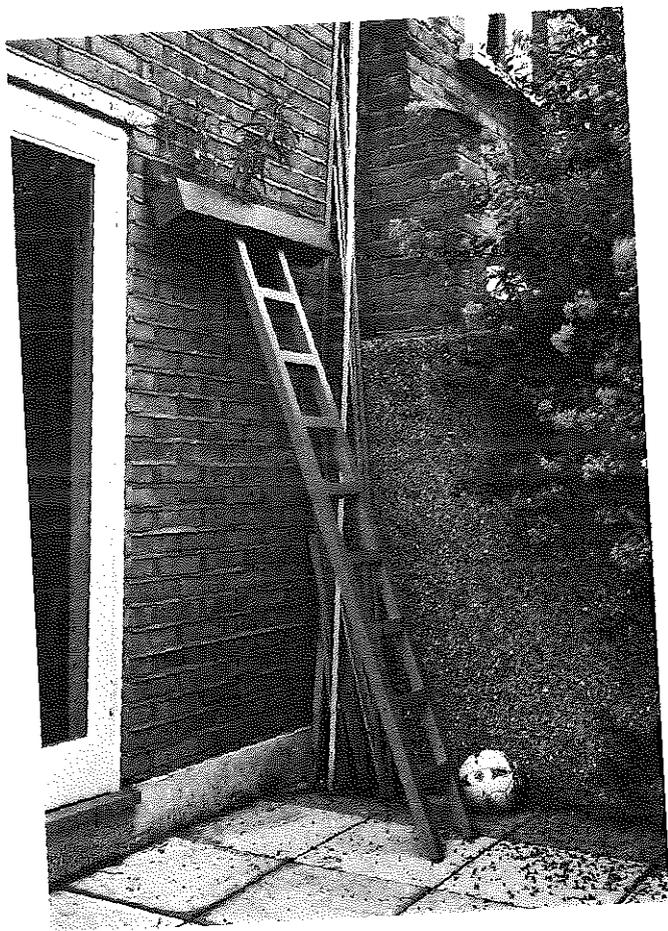
我认为秩序和混乱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物体向你呈现的内容和你思考它的方式，都非常有趣。

当我拥有它的时候，我并没有有意识地去想它，但是对我来说它可能确实呈现出了这一点。我正在思考我想要什么，我不想要什么，你想要的尽管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但你还是想要保存它。

你能想象长时间与这样的物体生活吗？

我想这是一种你会拥有的物体，它几乎会无限期地在

那里，积累东西，然后我想在某个时候你会想“哦，让我们看看那里”，然后扔掉它，再重新开始。



移动电话桌

特蕾西 (Tracey)



当你和你的朋友交谈时，你如何描述这个物体？

这很难，因为我想把它描述成一张桌子但它不是一张真正的桌子。我一开始说它是一个移动电话桌，但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当你的手机来电时你会被通知的方式，因为你关掉铃声，当来电话时它会闪烁。

物体现在在哪里？为什么把它放在那里？

它在客厅角落里的电视机旁边。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个房间里。通常，房间的焦点是电视，或者至少是窗户。所以我把它移到那边，让它在视线之内。这很有帮助，因为有时我完全错过了每一个来电，虽然它在闪，我却没有注意到。

你在房子/公寓的其他房间试过用它了吗？

没有。你必须能够看到它，所以在卧室里它没有多大用处。我觉得把它带去上班会很有趣。我的手机在白天就像拍板一样响。

所以大多数时候，如果你在这个房间里，你会把手机留在这个物体里吗？

是的。有时候，它并不一定需要手机在里面才能闪

光。我们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是人们在街上拿着手机走过。我会冲到窗前，看看那里是否有人。但有时它只是闪了一下，你会想，“我知道我的手机并不在里面”，你会去查看，但它不在。它在晚上最有效，你可以关掉所有的灯，它就会发光，这很酷。

你有时会忘记你的手机在里面吗？

确实会。我用它的最有趣的经历是当我在等人来电话的时候。我坐在这里等了几个小时，然后发现他们打了两次电话。不是我错过了电话，而是桌子没插电。我的室友拔掉了电源插头，所以它根本没开启，也没闪。所以我移动了它，这样一来，（1）我可以看到它，（2）我可以看到它是否插上了电源。

它是否让你改变了对家具在家中角色的看法？

它确实让我思考你如何使用不同的感官来被不同的东西提醒，比如你的手机实际上就是一个铃声。所以不用铃声挺好的，只是一个轻轻的暗示，表明你有一个来电。

如果家里有更多的物体具有电子功能，你觉得怎么样？

我喜欢这个物体掩盖了手机的功能，使它更有美感，更让人舒缓。我们有一个水壶，当它烧好水，就会发出哨声，但你可以用一个控制板来控制房子里不同的东西闪烁不同的光。这是一种更加舒缓的提示方式。

照看物体的经历对你看待电磁波的方式有影响吗？

我对电磁波一般不太了解，即使我从事通信工作。我可能应该知道，信号甚至是在电话来之前就会发出，持续到来电之后才消失。但是，是的，这很有趣，特别是当桌子发光的时候，你没有放手机在那里。你会意识到，在你周围有很多东西，自然或不自然地，都在发射电磁波。但我觉得把电磁波转换成别的东西是个非常好的想法。

你认为这个物体它本身是个小工具吗？

就其本身而言，它只是一件家具。和手机结合起来，它绝对是一个小工具。除非它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发光：你可以用手机功能或者只是审美功能，所以它可以作为一盏灯或其他。

你认为自从借用这个物体一个月以来，最意想不到的
是什么？

我想我不太关心电磁波之类的事情。我能意识到它们，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它为什么会发光，而不是电磁波从哪里来。我想它不会那么有规律地发光是因为它只探测某些特定的波。也许如果它去探测不同的波长，那将是可怕的事情：它会不断地发光，或者它会以更有害或更强的光线闪烁。

你家里的电子物体是否有在家庭成员、宠物或来访的客人之间造成过任何不寻常的情况？

这房子里唯一让人讨厌的就是门铃。它从不工作。人们总是不得不使用他们的手机进入房子，他们总是不得不打电话说：“我到了，你能让我进去吗？”也许我们应该把桌子插到门铃上，这样你就知道有人在门口了。

你把这个东西给别人看过吗？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认为它看起来很酷，想法也很酷，但他们都想办法来增强它的功用，比如在前面放一个小计数器，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你有多少个来电，以防如果你没有看到闪烁，错过了来电。

这个物体是否引发了讨论？你和你的朋友或室友对它的意义有意见分歧吗？

我想有些人认为它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它不是一张桌子，它声称它是一张桌子，所以它把自己歪曲成一张桌子。我的室友也认为它很漂亮，但我觉得她不明白为什么你会需要这样的东西。她绝对没有像我那么迷恋它。她只是觉得它很不可思议。

如果你必须把这东西给别人，你会给谁？

我可能会把它送给我妈妈，因为我知道她更关心电磁波和各种设备。当她打开微波炉的时候，她总是跑出房间，她对手机也有恐惧症，所以，看看这两者是如何相互竞争的将会很有趣。

你觉得她会怎么用它？

她会用它来探测射线和其他东西，她会有意识地仔细观察它并一直监控它，看它什么时候发光，看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她可能会把它移到屋子里所有不同的电子物体旁边看看它对它们有什么反应，尤其是微波炉。如果她能吧微波炉放进去，我确定她会的，这样就能找出规律。





避电器

劳伦 (Lauren) 和简 (Jan)



当你和你的朋友交谈时，你如何描述这个物体？

劳伦：一个电子排除器或一个概念设计的東西，人们会接着问“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会描述它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你应该如何使用它。

简：有些人根本不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

劳伦：方形，粉红色泡沫，尖头，有背板和把手，这样你就可以到处移动它了。

物体现在在哪里？为什么要放在那里？

劳伦：我最后在两个地方使用它。一个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刚开始用它的时候，我觉得它并没有完全保护我，所以我就……

简：……蹲在它后面，窥视！

劳伦：我最后创造了一个小的安全空间，我把它和电视平行放置，但是在桌子后面。我躺在沙发上，所以它几乎保护了我全身，除了头部，这让我觉得有点烦恼。我用它的另一种方法是把它带进卧室，保护自己不受隔壁简的工作室的伤害。它作为象征性的“关门”，作为把自己关起来一会儿的示意，效果会更好些。但这和保护自己不受电磁波伤害没有太大关系，更多的是为了创造一点空间。

简：你确定吗？

劳伦：我不觉得它是在保护我，但我觉得它是在定义一个空间，而非真正在做什么。

简：真的，它太小了，保护不了你，真的。它可以保护你的部分身体，但你还是会吸收到来自它周围的辐射。

劳伦：这个东西并没有让我感到受到保护，第一周反而让我感到不安全，因为它突然引起了我对房子里东西的额外感觉。

它让你意识到了自己以前都不知道的某些神经症？

劳伦：是的。我一直觉得卧室是个安全的地方。当我把它拿进去的时候，我发现卧室根本不安全，因为我有延长线、手机充电器、插头插座、熨斗和吹风机。在任何意义上那都不是一个纯净的空间。

简：我想把它拿开，挂在墙上。这是一件极具美感的艺术品。这个吸收辐射的东西，我还无法如此看待它。我不确定它是否在吸收。

照看物体的经历对你看待电磁波的方式有影响吗？

劳伦：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我不认为我是有意识的，直到我把避电器带到房子里。

简：我知道劳伦在用它作为对付我的武器。我自己其实还没有用过它来防御自己，因为它完全没有意义……环绕房间防御。

你家里的电子物体是否有在家庭成员、宠物或来访的客人之间造成过任何不寻常的情况？

劳伦：笔记本电脑连接着大音箱，有时候简不在，深夜里，康普思（CompuServe）会突然用高分贝说“你有邮件”。吓坏我了，一开始我觉得太吓人了。

简：我用立体音响播放从网上下载的音乐，离开的时候音量还是调高的。3个小时后，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会让人彻夜不眠。

你把这个物体给别人看了吗？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劳伦：人们认为它看起来很棒，人们说“哇”，我认为粉红色吸引了人们。

简：我不得不说，每个人自然都对它的能力持怀疑态度。

劳伦：什么，你的朋友吗？

简：是的，我的朋友们。

劳伦：我的朋友没有，但我的朋友都是博物馆策

展人。

如果你必须把这个物体给别人，你会把它给谁？

简：我想把它卖掉。我肯定你能赚到一些钱。

劳伦：我会把它送给我妹妹，她现在真的很忙，压力也很大。她的房间很小，所有东西都在里面。

你觉得她会把它放在哪里？

劳伦：她有一张床，她的桌子就在床头旁边，那里放着她所有的高保真音响设备，我可以料到她睡觉时它就放在桌子前面。我认为它会很有效，因为它不是用来完全封闭一个空间的，它在那里是一种象征性的保护。

你认为什么样的人 would 想拥有这件物品？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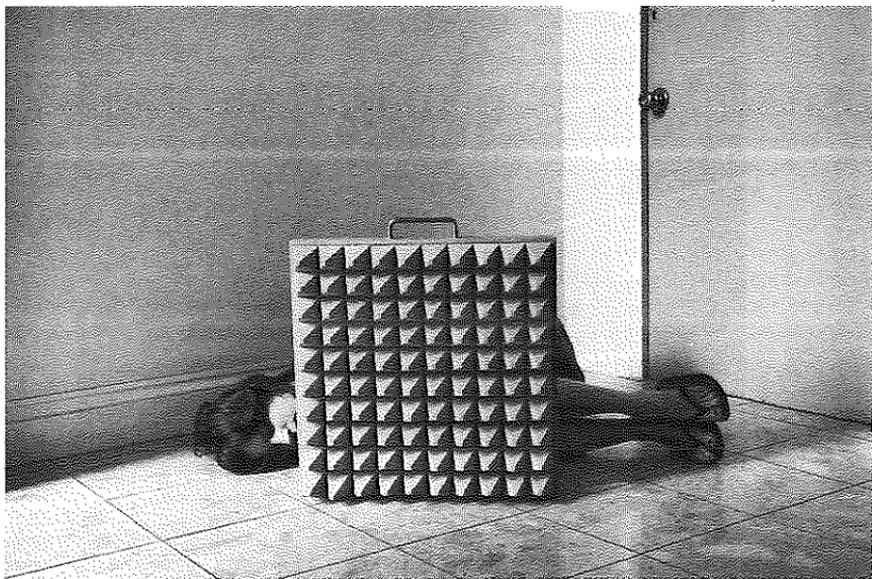
简：可能是某种类型的收藏家。你是指真正会用它的人吗？

劳伦：我想如果你是个作家的话，这是可行的。也许它在你的桌子上，因为你花了很多时间在你的电脑前。

简：平心而论，那些经常用它来保护自己的人，如果他们还没有的话，也会开始养成严重的奇怪习惯，因为你不可能到处用它来保护自己免受辐射。对于在你家外面有







大量的辐射该怎样呢？你是打算走在大街上把它抛向空中保护自己不被路过的天线或其他东西辐射吗？你不可能每天都使用这样的东西，它会让你有点神经质。到处都是辐射。它只是一个方块，并不能全方位保护你。

如果我们要做另一个这样的物体，你会做什么改变？你会如何重新设计它？

劳伦：要么带上它，这样就更容易随身携带，无论你去哪里，都可以随身携带。如果你坐着，你可以展开它，或者让它更大更稳固，这样你就可以在家里有一个指定的区域。

简：但你的意思是你会让它更实用，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不实用的。

劳伦：没错。你是想要它作为一个人们能够自由决定如何来使用它的物体，或是你想要它作为一个说“这是你的安全屏障，当你在电脑前工作，你要做四个步骤来让它开始工作”。我认为它作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物体，很管用。我认为它作为一个有用的物体，不太管用。

像这样的一个物体，在它停用之前，可能有什么样的使用期限？

简：如果它是一件艺术品，我不认为它会到期。我绝不会把那样的东西扔掉的。我可能会把它卖了！

你觉得它是件艺术品吗？

劳伦：不完全是。我认为那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我也在尝试使用它。

简：它就是不实用，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件艺术品，因为如果它被设计成一个实用品，它不会看起来是那样子的。

劳伦：我觉得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在情感上和脑子上都很疲惫。

简：所以你很高兴看到它离开？

劳伦：不，一点也没有，因为我觉得它很美，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会拥有它很长一段时间，它可能最后变成一件艺术品。我确实觉得这个项目很难。我做了一些奇怪的梦。

告诉我们你那些奇怪的梦。

劳伦：我想那只是在第一周，我当时感到有点压力。

我做的第一个梦是，你很早就来取这个物体了，而我还没有整理好。基本上是关于不安全感的，还有一些梦是物体被损坏了，粉色的东西掉了下来，非常痛苦。

简：看吧，这就是它的问题所在：它本应消除生活的弊病，它应该保护你，但它的作用却恰恰相反。

你认为你会在哪里买到这样的物体？

简：在那些时髦的家具店，比如SCP。

劳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买到，因为它……

简：因为它太概念化了？

劳伦：我想有很多设计商店会让你觉得电磁物体很好，因为他们想让你买它们。但它们是危险的。

简：那是捆绑销售的两种产品：这是电视机，这是与它配套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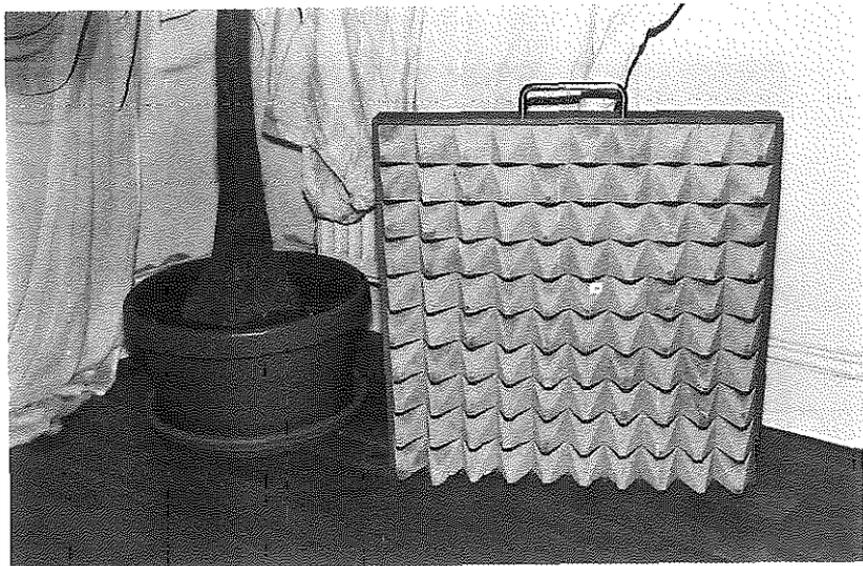
劳伦：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建立我们自己的生意——配有防护物的危险物品。

你认为借用这个物体一个月以来最意料之外的是什么？

劳伦：我没想到它会让我在家里感到更不安全，你本只是以为你得到了这种防护物，你会感到被保护。我真

的不知道你的房子里有什么东西会让你对事物更加敏感。而且我是真的很惊讶你的反应，简。你对这个物体太小心了，害怕使用和移动它。我还以为你会为它痴狂呢。

简：我觉得有一次它在沙发上留下的粉色粉末让我很震惊。我真的没能从那件事中恢复过来。



GPS桌

迪克 (Dick) 、洛娜 (Lorna) 和莉齐 (Lizzie)



当你和你的朋友谈论这件物体时，你如何向他们描述它？

迪克：当我谈到它的时候，会说“我们的房子里有一件艺术品。它是一张桌子，但它的顶部也有卫星的读数。它很有趣——你把手放在它上面，它就会重新调整，它会转移到另一颗卫星上”。在某种程度上，我感觉它更像一只宠物。我是这样描述它的：“我们有一件艺术品，它正在定位卫星。”

物体现在在哪里？

迪克：在我们玻璃房的尽头。房子里没有多少地方能让它连接到所有的卫星。我们很少把它带到外面，原因很明显，这是件敏感的家具。

你觉得房子里还有其他地方可以让它待吗？它会像一件你放在卧室或客厅里的东西吗？

洛娜：如果我有一个可以四处走动的大厅，那就太好了……这个想法可能是，当你进来时，你把外套挂起来，看着它。因为这就是它的特点，你只要稍微查看一下。

所以你过去看看？你发现自己只是走过去看看吗？

洛娜：是的。

迪克：是的。每一天。

现在是什么情况？

洛娜：它迷失了好多回。我早上把莉齐送到学校，回来后做一些固定的日常事务，把东西清理干净，整理一下，我检查一下它，因为这是日常的一部分。“迷失”这个词真是太聪明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为人父母，但你会想，“啊，它迷失了”。你会有点担心，真的。

迪克：你得坐下来观察着，等着它找到什么东西。

洛娜：那是我们商量着移动它的时候……

迪克：但从来没有。既然你现在这么说，这就很有趣了，因为当我下班回家时，有一种习惯。你进来后，放下包，然后来到这里，我要么扫一眼，要么看一下，只是看看它是否还在那里或者它的定位，它获得了一个位置。我总是在睡觉前做这件事。我晚上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当这里所有的灯都关了的时候，我从卧室的窗户往外看，它就在那里。当你往下看的时候，有一小点绿光，这是一种有点安慰的感觉——“没关系。一切都好。去睡觉”。所以我没有把桌子从那里移开，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我可

以从那里直接看到它。所以我实际上比我想象的更常查看它。

你对什么时候它迷失，什么时候它又被定位到有什么看法？你认为发生了什么？

迪克：这真的很傻，但因为灯光闪烁，它在三个卫星之间移动，而且有四个东西可以供你读取，三个卫星的位置和“迷失”，它给了它一种活着的感觉。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它了。我知道它不是活物，很明显，它是一个物体，它是电子的，但有趣的是，它是一个桌子在做这件事……你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感觉：“它还好吗？”把它当作人来对待是很愚蠢的，但确实——我最好去看看那儿的桌子。

这是否让你对桌子有了不同的看法，比如桌子的本质用途？

洛娜：我不这么认为。

迪克：没有。作为一张桌子，我认为它有点不切实际。我们没有用它，因为它中间有一个读数，你不想破坏它，因为你知道它是科学敏感的。我发现捕获卫星信号的整个想法非常有趣。我觉得有趣的是读数而不是桌子。

洛娜：如果你有一个足够大的桌子，你可以在桌子

中间放各种东西，如果你有GPS读数和其他科学读数，那就太好了。如果关注事物变得重要或有趣，比如地球的大气或天气，把这些信息放在桌子中间会很完美，因为那是你坐下来思考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房子里有更多的设备，更科学，更自动化，更电脑化，等等，那么我认为把它作为家具的一部分比把它作为一种读数的屏幕的工具要好得多。当你看到所有的太空项目时，他们会走到一面屏幕前，然后说“哦，让我们按一下这个，让我们看一下屏幕”。如果50年后人们还会坐在餐桌旁，你在那里就拥有一切。然后它就更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它是具有审美功能的你喜爱的东西，还是功能性的东西？

洛娜：让我们震惊的是它给到你的那份你在宇宙中位置的觉知。这是一种非常谦逊的想法，真的。这是一种你可以上到卫星的感觉，你突然意识到你在一天中从未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意识到的感觉，你只是这个星球上的一个小点。

你把这个东西给别人看了吗？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洛娜：他们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同，除非你指出来。

人们会问“它还能做什么？”仿佛他们在想着会有什么花招似的。

如果你必须把这个物体给别人，一个朋友或家人，你会把它给谁？为什么？

洛娜：我的侄子和侄女都是二十多岁，他们会喜欢的。这是一个非常好又很简单的设计。你喜欢更有机天然的东西，但我喜欢它，主要是它的强度和棱角。我认为它更适合现代的生活方式。

迪克：关于桌子的一个方面是你在白天与它建立的关系。我可以想象我们的父母都会对这样的桌子感兴趣，即使他们都很不同。我的父母是住在莱斯特郡郊外的农民，你的父母在萨福克退休了。但我认为，因为他们整天都在家里，和家具待在一起，他们会对它的一切非常着迷。我不认为因为它里边有卫星技术，它就必须是给年轻人的……

洛娜：……而且它不需要是现代设计。

迪克：你提到过突然有一种“我是宇宙中的一个小点”的感觉。这肯定会引起我母亲的兴趣。我能看到她走到那张桌子前，看着它，然后看着窗外的M1高速公路和莱斯特郡的郊外，心想“嗯”。我想她会发现这是一种了不





起的体验。

洛娜：我想她会有的。因为她已经七十多岁了，经常听广播，读很多书，她是那种会对它有心灵触动的人。

你认为这张桌子属于小工具类别吗？

迪克：它可以是。我个人认为它不是一个小工具，而更多的是一个审美的东西。它让你思考，然后你会过去查看它。它只是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当然，并不总是非常有用，除非你是在海上。

洛娜：我想你对它的看法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我可以想象，当你第一次拥有它的时候，你把它看作一个小工具，一件科技产品。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桌子的设计和使用将变得更加重要。它会变成一件家具。我认为这一阶段会很快。

“变成一件家具”，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这意味着它现在并不是一件家具……

洛娜：当你说“小工具”的时候，它意味着某种东西快要过时了。它只是个噱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桌子是一个小工具，因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不会像最初那样被我在这个星球上的位置的这一想法所刺激了。接下

来它就会被用作一张有用的桌子。不是吗？

迪克：小工具意味着它是一种总是具有功能性用途的设备。我不认为它是那样的。我认为它是一件纯艺术品。一件告诉你你在宇宙中的位置的艺术品。这就是它的乐趣所在。这一切的乐趣使你产生庄严而深刻的思想。

洛娜：然而那是像你这样的人。

发生过的最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让你吃惊的事情。

迪克：我想是我们开始对它产生感情的程度吧。我们拥有它的时间不长，但你确实会偷偷瞥上几眼之类的，就像我晚上从卧室的窗户往外看，有一盏小绿灯在那儿向你确认一切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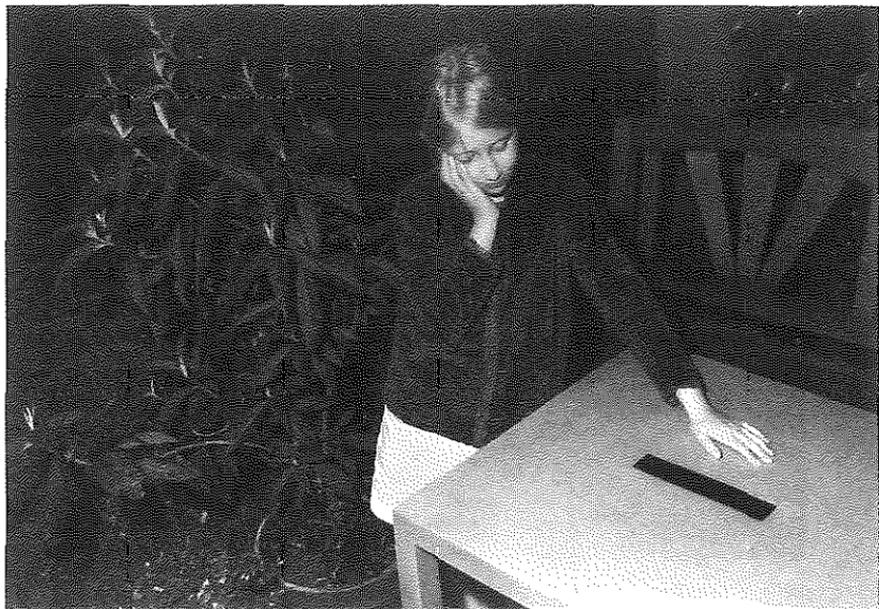
洛娜：我也这么认为。这很奇怪，因为我们不倾向于把人类的感情赋予我们的家具。

你认为这又回到了“迷失”这个词的情感属性吗？

洛娜：是的。对我来说确实如此，就像有了一个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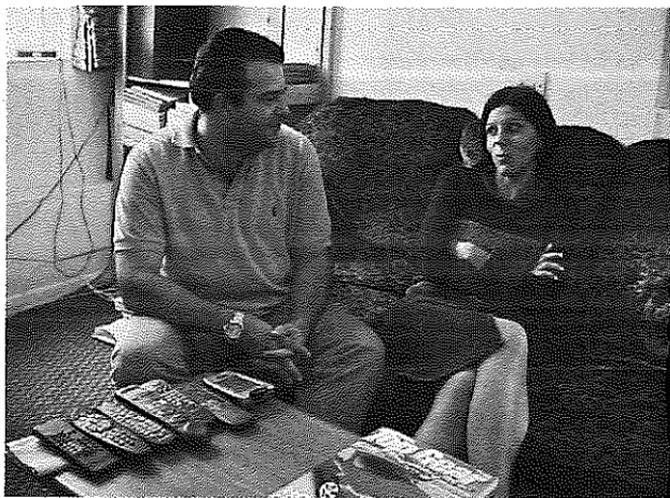
迪克：当你来安装的时候，我们插上电源，上面写着“迷失”，我简直惊呆了。我不太知道我为什么会震

惊。我想“天哪，这可怜的东西迷失了”。这是对这个词的巧妙使用，因为很明显，它引发了我们的情感。这是一个非常情感化的词，并且去弄懂你是否可以扩展这个桌子的词汇是很有趣的，因为那将是非常有乐趣的，比如“尝试找到家”。你不需要掌握大量的词汇。它可以只是五个单词。



寄生灯

丹尼斯 (Denis) 、丽达 (Lida) 和哈里 (Harry)



物体现在在哪里？

丹尼斯：就在窗边。这所房子的房间很小，我们无法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所以我们只好把它垂直放置。我们把它来回搬了很多次，那个地方很适合它。

你用这个物体做什么？

丹尼斯：主要是做试验。因为我们不能把它当灯用，既不能用来看书，也不能照明。

丽达：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它玩。

丹尼斯：我们用其他物品试过它，也用我们自己试过。因为我们发现如果你把一只手放在上面，它就会亮起来。

丽达：但我的手不行！因为我总是很冷。如果我从外面回来，手是冰的，它不会有任何反应。

丹尼斯：我的手和我哥哥的手都管用。我想，因为她的手比我们的小，她释放的电磁能量可能要比我们少。

丽达：但有时它确实可以！

丹尼斯：有时确实如此。也许当她努力思考的时候……

你还做过其他什么实验？

丹尼斯：我们把它和我们拥有的电子设备放在一起，所有的遥控器、手机、灯、电吹风、电熨斗、GPS接收器、水壶、电话……

丽达：我们所有的手表、收音机……

丹尼斯：我们把灯放在电视机旁边，它会一直亮着。我们希望它因为一些东西而亮起来，但它并没有。不过它确实因为台灯而亮了。

所以你把台灯放在寄生灯上？

丹尼斯：……然后它就亮了起来，是的。如果台灯关了，但插座上的开关还开着，它还是会亮起来。那里正发生一些事情，可能是因为电流在振荡，或者是因为灯的开关只关闭了两根电线中的一根。我不太确定，但我知道关于它的两三个不同理论。

用移动电话时发生了什么？

丹尼斯：当它们开始响铃的时候，甚至在它们开始响铃之前，当它们收到信号的时候，它就会开始亮起来。它亮了起来然后又熄灭了。并且当电话响了几秒钟后，它就不再亮了。这意味着来自手机的所有能量强度都是在它开

始响铃之前和之后的那一刻最大。

照看物体的经历会影响你对电磁波或电磁场的看法吗？

丹尼斯：我们想了很多，也讨论了很多，以一种我们从未有过的方式。我认为即使在未来，我们可能仍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电磁。我们将会以某种方式关注它，反正我会！

你家里的电子物体是否有在家庭成员、宠物或来访的客人之间造成过任何不寻常的情况？

丽达：我们有很多小工具，大部分时候我认为都没用，尤其是GPS。在我们去任何地方之前，他得坐上三个小时，摆弄GPS，处理地图。他有他的小工具，而我却不要任何小工具，因为我什么都不喜欢。所以我们总是为我们能拥有多少小工具，又为我能扔掉多少小工具而争吵。

你有一个遥控装置，用来遥控其他遥控器？

丹尼斯：因为我们之间会就谁该拥有遥控器的问题而争吵。

丽达：而且我不知道怎么打开电视，只会换频道。

它们都有什么作用呢？（指着咖啡桌上的7个遥控器）

丹尼斯：好的，这个是电视机的，这是数字天线的，这是另一个天线接收器的，这是其中一个录像机的，这是另一台录像机的，这是立体声音响的，还有这个是可以遥控所有东西的。

你认为寄生灯只是个小工具吗？

丹尼斯：我不认为它是小工具，因为它什么都做不了。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设计物体。

丽达：它看起来很漂亮，也很有趣——但这并不使它成为一个小工具。

什么会让它成为一个小工具？

丽达：如果它会发出哔哔声，你懂的，那种更复杂的。

丹尼斯：它没有屏幕。所有工具都必须有一个屏幕。无论是一个GPS屏幕还是迷你电视屏幕，作为一个合理的小工具它都必须显示一些合适的内容。比如说，如果它能显示湿度和温度，或者是显示时间，那将是向小工具迈进的一大步。

丽达：它必须要显示更复杂的东西……如果有可以测量电磁场的东西会怎么样呢？

你把这个物体给别人看了吗？他们是什么反应？

丹尼斯：嗯，反应不一。有些人假装不喜欢，但我觉得他们是因为没有早点发现它而感到嫉妒！每个人都喜欢的原因是，如果你把手放上去，它会亮起来或者不会。它对一些人起作用，对一些人不起作用。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物体有它自己的偏好。

你有从根本上向他们做过技术解释吗？

丹尼斯：他们大多数人对物体的内部不感兴趣。只知道它是有反应的，而且它与电磁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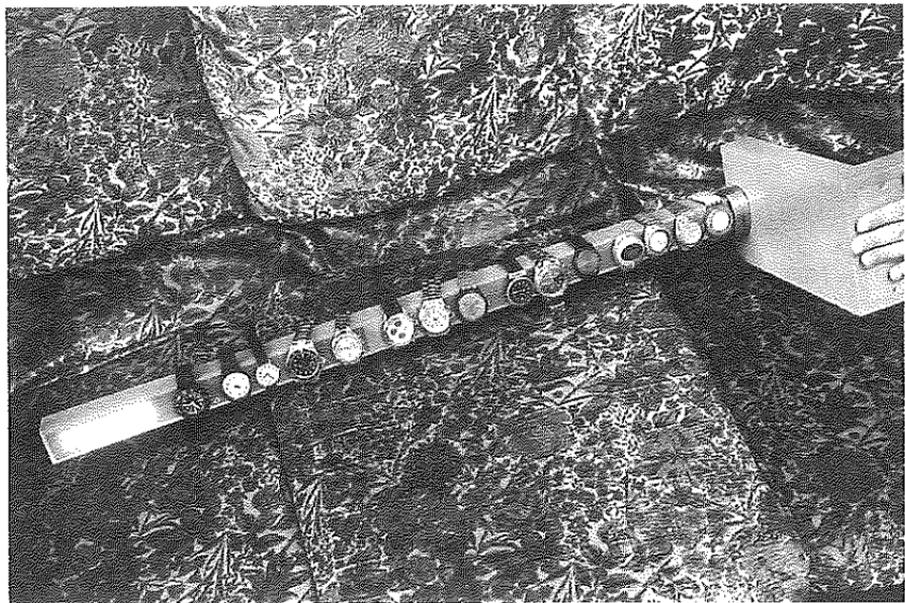
他们中有很多人人都知道电磁辐射吗？

丹尼斯：现在公众已经意识到手机会释放某种能量。他们不确定那被称作什么，但他们知道它是某种奇怪的电子能量。这个物体是将那种能量的作用进行展示的一种方式。

如果你要把这个物体传递给其他人，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丹尼斯：我会让他们自己去发现。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他们。一两周后，我想知道他们用这个物体做了什么，然





后我可能会提供一些建议……

你认为什么样的人 would 喜欢这样的物体？

丽达：像丹尼斯这样的人，他们是小工具的狂热者。

丹尼斯：我想是技术流和现代艺术流的人。那些喜欢设计和与众不同东西的人 would 喜欢它。

如果家里具有更多的这种智能或有审美价值的，而非仅仅功能性的物体，你会有什么感觉？

丽达：我们完全不同：我会买一些东西，只是因为它看起来很漂亮，但丹尼斯不会。

丹尼斯：我认为人们不会买复杂的东西。如果它很复杂，有人 would 买它，是因为它看起来不错，但他们不会用它，那会是一种遗憾。大多数人只会使用一件物品的10%到20%。

我们也一直在问人们是否会租用这样的物体。显然你可以租乐器，也可以从国家美术馆租画。

丹尼斯：其实你的意思是买的话它太贵了，所以你只能租。

倒不必。我猜这是关于对一个物体的承诺。也许它们制作起来很贵，而你又不确定它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所以你可以试一下。

丹尼斯：然后有购买的选择权？

丽达：这是一个很好的营销策略。

丹尼斯：对，你可以试试，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让人们感兴趣。

丽达：没错。你可以对人们说，“这真的很新潮，所以你需要先尝试一下”。它不单单是一件家具，它是新鲜事物。

丹尼斯：最后你可以从实际的价格中扣除租金。

如果我们要做另一个这样的物体，你会做什么改变？你会如何重新设计它？

丽达：嗯，第一，你应该减少充电频次。

丹尼斯：而且它的形状也不是最容易放在房子里的形状。它应该更高而不是宽的。你的其他物体也是这样的，它们在水平面上不占太大的空间。

丽达：并且也许你可以把它来用作灯，一盏真正的灯。更强劲，因为现在你只知道它在工作，但仅此而已。

丹尼斯：看起来有点容易坏。它看起来不够坚固。

丽达：说实话，看起来很贵。

丹尼斯：也许你可以改变它的长度，如果它是望远镜，那么它会变长或变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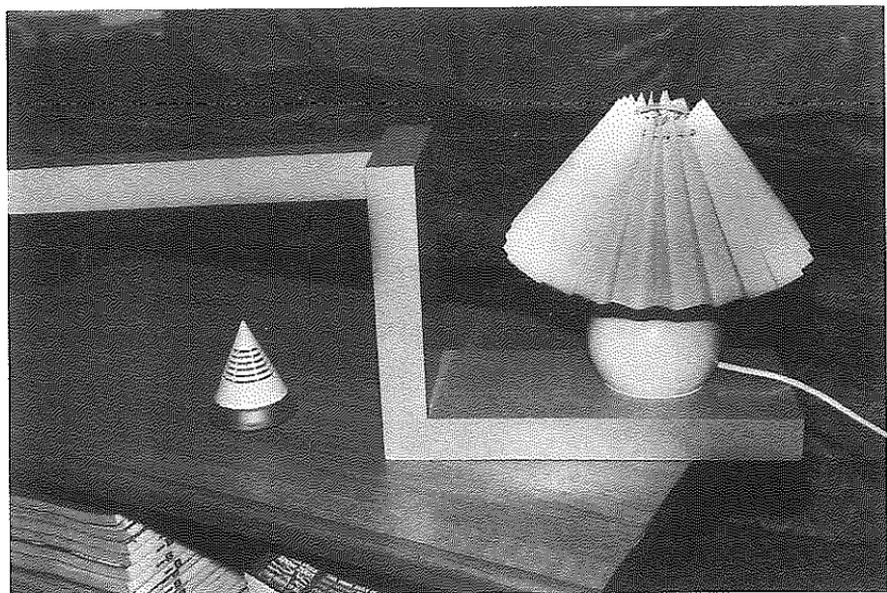
丽达：你喜欢这个物体的什么？

（笑声）

丹尼斯：不，不，这些只是未来你如何改变它的一些想法。我可以对这个和其他物体有很多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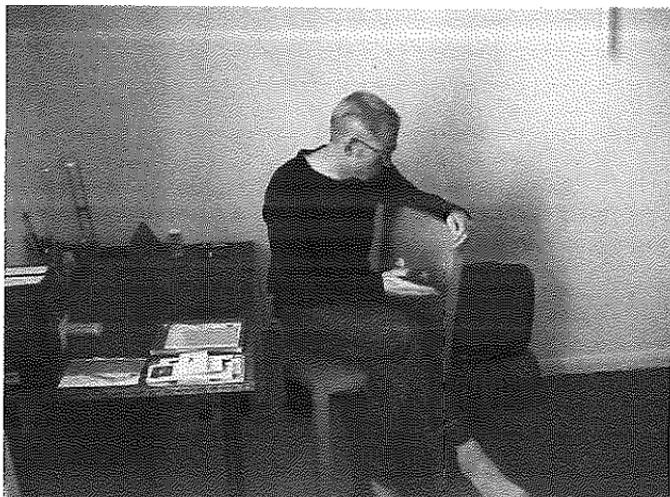
好了，我想我们结束了。

丹尼斯：那你什么时候有下一个项目？



奶头椅

尼尔 (Neil)



当你和你的朋友交谈时，你如何描述这个物体？

真的很难让他们理解这个概念——你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奶头椅，他们就会想到一些非常古怪的东西。然后你试着解释说这是一件能探测电磁场的家具。大多数人只会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是说这很有趣，就像你的房子里有个活物一样。我们没有养猫什么的，所以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段时间后你真的就会对它产生强烈的依恋，它的确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有意识的。

物体现在在哪里？为什么会在那里？

它现在在这里是因为我在桌子前工作——我们把它当作一把合适的椅子用，而不是一件奇物。如果你厌倦了思考，你可以改变你的注意力，去听听椅子在做什么……当我不打字的时候，我试着用我的大脑来改变它震动的频率。我当然做不到，但我确实试了。

你在其他房间试过吗？

我们在厨房里试过。我们把它在浴室里放了一会儿，然后我们认为它会受潮，所以我们把它拿了出来。卧室里没什么电磁场，它安静多了。如果你把椅子靠在窗户上，

它需要一段时间来镇静，但它几乎不是因为什么而变得镇静的。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试过了，但客厅是它总会回去的地方，在客厅的各个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角落，不仅因为电脑，还因为即使电脑关闭，它在这里也非常活跃。

为什么你认为它在那个地方尤其活跃？

楼下应该有个大屏幕电视，或者是一些大的立体声系统，我想这会影响它。这里没有架空电线，但我不知道楼下的电线在哪里。有时候，莫名其妙地，它就这么开始了，但你却不知道为什么。

你做过什么实验吗？

我们几乎尝试了所有的电子设备，把它们放在它旁边，或者它下面，也许触碰下面的天线，看看是否会有什么不同。我们用它试过磁带、录音机、照相机、收音机、剃须刀……把它放在电视机旁边，只有在启动的时候才会影响它，而且是你把它放在右边的时候。它似乎确实喜欢一个特殊的位置。有些东西确实会影响它，而有些东西则对它完全没有影响。有些东西似乎能让它慢下来，这有点可疑。

那和你的身体的关系呢？

哦，是的。如果你站得离它很近，它就会动得更快。如果你碰到天线，它就会变慢。如果你靠近它，它会变化。

如果有其他人在旁边，或者在旁边走动呢？

当我们第一次使用这把椅子时，我们有大约四个人待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这似乎让它慢下来了。所以也许它喜欢陪伴。它变得越快，可能它就越焦虑。

所以你开始理解它的行为。

是的，我想是的。当索菲打电话时，她总是想听听看椅子的反应，看它是否还好。我想它和那些互动宠物是一样的，比如菲比精灵之类的。它们的反应非常原始，但可以被理解。它也有和那一样的，因为它确实有反应。当你晚上回到家，它会加速，你会想，“哦，它看到我很高兴”。我真是个轻信的可怜人。

有些人会说，菲比精灵和电子宠物都只是小工具，还有点耍花招。

这把椅子的魅力在于，它不符合菲比精灵类别的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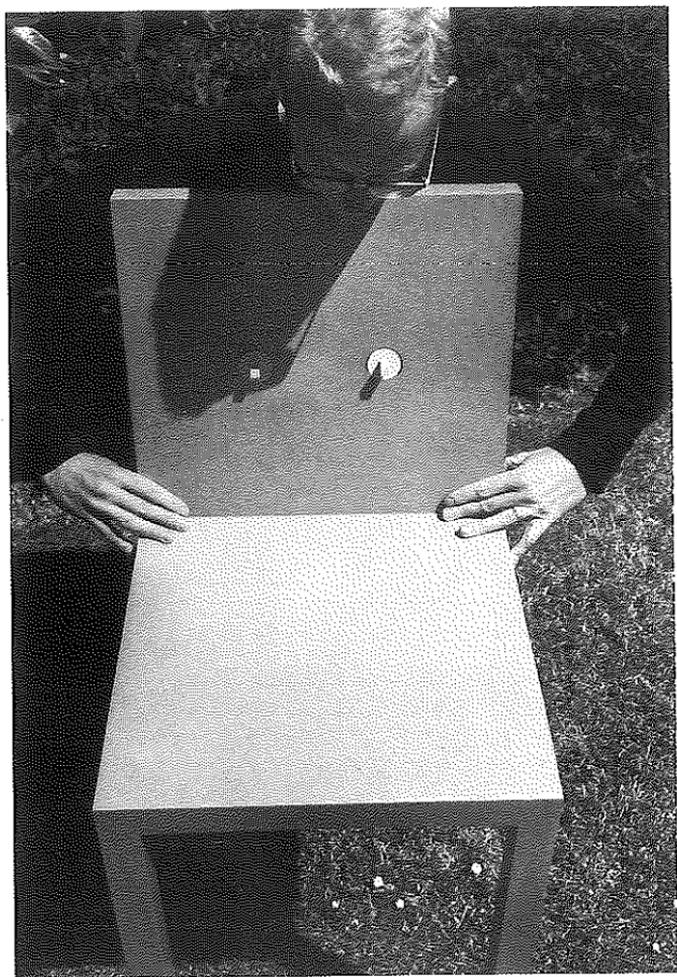
件，因为它不是作为一个小工具呈现的。它是完全隐藏的。我们刚得到它的时候，连开关都没有。它一点也不像小工具。如果你可以调节它的敏感度，或者让它在不同的时间启动，或者在它里面装上闹钟，它就不会那么有魅力了。它只会是另一种小工具。但就如它现在所展现的那样，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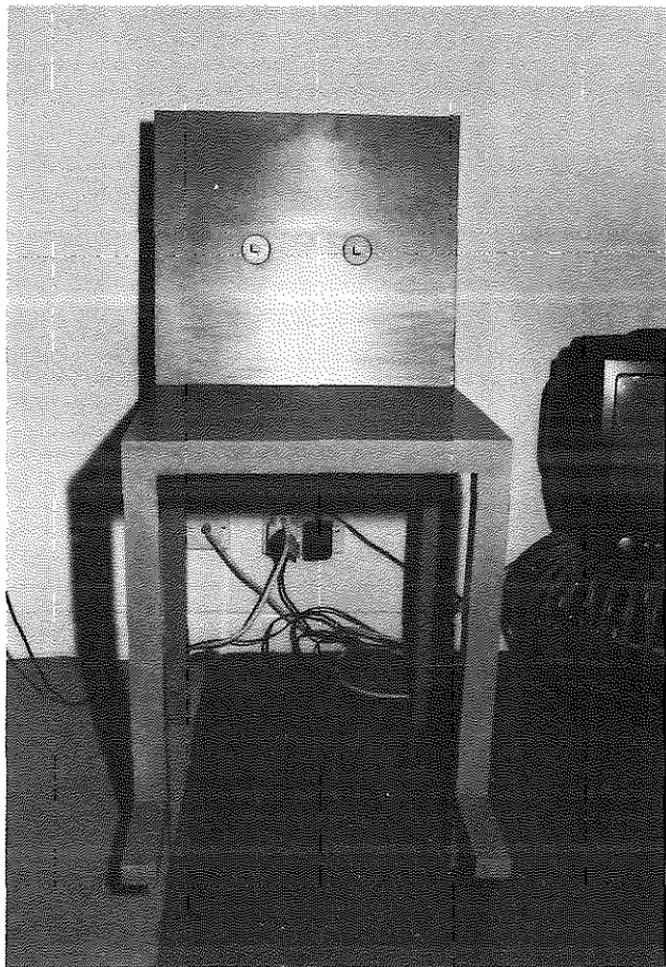
你认为自己经常会查看它吗？

是的。只要它需要，我们无论什么时间都会给它充电，并且我很快就会注意到它是否在工作。我并不需要真的去查看它，因为我不管怎样都会注意到它，也许从索菲回到加拿大后，更是这样。你会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它，但同时它并不会让你分心。

它是否让你对家具有了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真要买件家具，我想这个东西会让我有冲动去以某种方式定制它，这样你就可以形成一种不同的关系。如果我知道这椅子不止一把，如果它是批量生产的，我可能会对它的感觉有所不同。





如果那些你不认为有电子功能的东西开始有与它们不同的电子元素，你会怎么想？

我想，你很难搞清楚它是一件家具还是一个小工具，因为一旦你把任何一种电子零件放到某个东西里，这是否成为主要的事情？我目前还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既是功能性的家具，又能做其他事情。

照看物体的经历对你看待电磁波的方式有影响吗？

是的。我知道电磁波——有整个的网络，所有的这些干扰信号都来自不同的东西，变得更加复杂。很多东西都在使用电磁能，不仅仅是小工具，还有通信的东西，比如手机。我不知道我是否认为这是一种污染，但这正在进行的整个复杂能量交换，我们对它真的一无所知。

如果你必须把这个物体给别人，你会给谁？为什么？

我会把它送给我认为会重视它的人。又是那件关于猫的事情：你不会随便把你的猫交给任何人照顾。如果它是一把椅子，你只需要插上电源，也许就会有所不同，因为它是一把你需要喂养的椅子，每隔几天你需要给它充电，我想把它给我可以信任的人。

什么样的人 would 想拥有这样的物体呢？

我喜欢这把椅子，但我不会把椅子给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我太喜欢小工具了，而且我绝对不会把椅子给喜欢小工具的人。

为什么？

我不认为这是个小工具，是的，但我喜欢这把椅子的原因和我喜欢小工具的原因没有任何关系。

你为什么喜欢小工具？

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对于大多数小工具，你买了之后第一秒就会后悔，因为你知道它不会给你想要的。当我买一个小工具时，我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想是控制一些事物的这个原因吧。如果你买了一个电子记事本，你以为它会改变你的生活，但它所做的只是提醒你，你的生活其实是多么杂乱无章。它似乎不同。

也许这就是把它送给喜欢小工具的人是一件好事的原因？

我不认为喜欢小工具的人会喜欢它。嗯，也许他们会。但我认为电子产品的一大特点是接口，而这个没有。

我想喜欢小工具的人会希望能够对兆赫波段之类的东西进行编程。

如果我们要重新设计这个物体，你会有什么建议，或者你想如何重新设计它呢？

我想保持这个样子。我不想在上面添加任何接口。我喜欢它谜一样的工作原理。没有伸出的电子凸起物也没有任何电线或任何东西的迹象。你可以这样做，但我认为你会冒着把它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的风险。它可能是用灰色塑料制成的。它绝对是一个人造物体，但它并不是一个小工具。小工具似乎太没有人情味了。

如果它完全没有声音，会对椅子有什么影响？

如果只是奶头振动而没有噪音，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因为当它变得更快时，听起来就更紧急，它就像变得兴奋或焦虑了。我想我只是在一种愚蠢的程度理解它。我认为它有这样的小性格，我是一个悲哀的人。

像这样的物体在人们的生活中会有一席之地吗？

我真的认为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能给你关于我们的环境、生活条件，以及我们产生的各种噪声的信息。

我想它使我们触碰到这些看不见的却正在发生的变化。

这个物体有什么让你真的感觉烦的地方吗？

我一点也不觉得烦，拥有它很好。我只希望我能多理解一点……有时，就好像你想用另一种语言跟它说话，当你把剃须刀对着它，好像你要跟它交流，当你打开剃须刀，它却什么反应都没有。

你和索菲有没有对物体的意义产生过分歧？

她以为我会把它当成一个小工具，但我没有。我想这就是小工具和有审美的东西之间的区别……某样东西可以既是小工具又有审美的吗？或者这个小工具能够比物体自身更具美感吗？

我觉得有趣的是，椅子和背景融为一体了。

当它动得更快的時候，你的某些部分已经意识到了正在发生一些事情，尽管你可能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椅子只对我们所处的环境做出反应。我想你们的身体一定觉察到了电磁或辐射，而这把椅子只是放大了它，把它变成了这种声音。

你给它拍了什么样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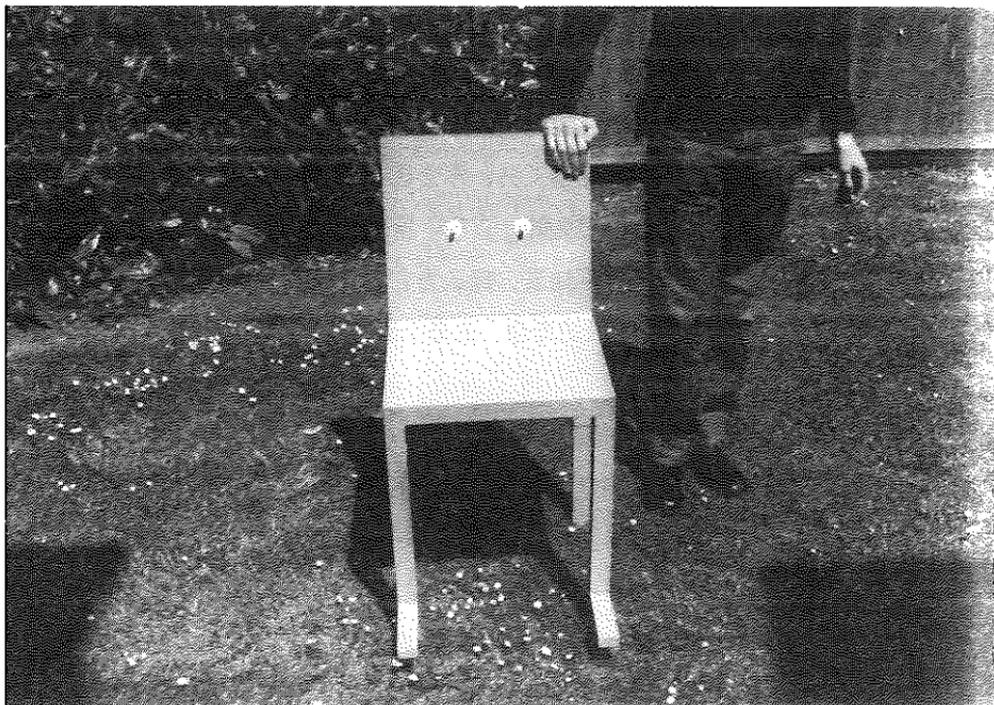
我脑子里一直在闪过所有的照片，比如，人们在椅子旁摆姿势。站在它旁边就像站在一个人旁边一样。

像这样的物体寿命可能有多长？

我无法摆脱我在一件家具和一件小工具之间所做的人为区分。如果是小工具，你会在几年之后把它扔出窗外。但家具是会留很久的，真的。所以它占据了这两种东西之间的位置。我不知道。我认为它有点类似小工具，所以我不认为它有很长的寿命，这是个遗憾。

你能对它忍受多久？

如果它能自动充电，我就不会把它扔掉。我可能会厌倦寻找充电器并把它插上电源——当你拥有更多的电子设备时，就会积攒下更多的充电器。它可能会在五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其中之一，这是一种典型情况。你不会想要最新的款式。你会想要一些类似原型本身的东西，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件东西。这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在他们添加所有那些额外的你并不需要的按钮之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色设计: 电子物体的隐秘生活 / (英) 安东尼·邓恩, (英) 菲奥娜·雷比著; 王晓岚译. -- 南京: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23.3

(设计与时代译丛 / 李砚祖, 张黎主编)

书名原文: Design Noir: The Secret Life of Electronic Objects

ISBN 978-7-5580-9862-8

I. ①黑… II. ①安… ②菲… ③王… III. ①艺术-设计-研究 IV. ①J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01337号

©Anthony Dunne and Fiona Raby, 2001, 2021

This translation of *Design Noir* is published by Jiangsu Phoenix Fine Arts Publishing Lt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10-2021-323

选题策划 方立松
责任编辑 韩冰
项目统筹 罗洁莹
装帧设计 郑承荣
责任校对 王左佐
责任监印 唐虎

丛 书 名 设计与时代译丛
丛书主编 李砚祖 张黎
书 名 黑色设计: 电子物体的隐秘生活
著 者 [英]安东尼·邓恩 [英]菲奥娜·雷比
译 者 王晓岚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邮编: 210009)
制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23年3月第1版 202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80-9862-8
定 价 56.00元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675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就像我们未知的一扇暗门,《黑色设计》为当时完全未经探索的批判性设计实践开辟了一个空间。今天,这个空间似乎不仅显而易见且必不可少,甚至不可规避。《黑色设计》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几十年后,这本谦逊而精湛的书,其余波仍在回荡。

——贾默·亨特 (Jamer Hunt)

美国新学院大学跨学科项目副教务长

美国帕森斯跨学科设计项目副教授

只有如今思辨设计时代的到来,我们才明白了这本恶作剧式又引人入胜的书籍的慷慨馈赠。它再次受到追捧也表明,它仍然是物质批判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也是如何记录参与者想法的一种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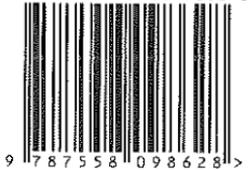
——安·莱特 (Ann Light)

苏塞克斯大学设计和创意技术专业教授

瑞典马尔默大学交互设计、社会变革和可持续专业教授

上架建议: 设计理论

ISBN 978-7-5580-9862-8



9 787558 098628 >

定价: 56.00 元